這家鄉鎮企業……

這家鄉鎮企業……

同志，您可否讓我緩緩氣兒？
我絕不是別有意圖
可是這真是一家如假包換的鄉鎮企業
案情再複雜，可也不能說這違反政策

同志，您可否暫且不要相逼？
我絕不是隱瞞猶疑
只是回想起這事兒來似乎有些不可思議
裊裊繞繞地，連我也不禁要懷疑……

同志嘛，哪能不交代個清楚？
我絕不敢故弄玄虛
只是故事的起頭有點疙瘩
黏黏糊糊地，理也理不出個頭緒……

時間可真是讓人迷惑啊。可不是嘛，同志，時間是不是挺捉弄人的？一套上了它，事情就變得迷迷矇矇地看不仔細了。嗯，這樣也好，否則可真難堪。到底都是活生生的血肉之軀啊。古人有十年寒窗，惹得讀書人沉迷於仕途之探尋……換了今日，咱們有十年文革，倒是整得讀書人都斷絕了仕途的念頭。咳，咳，這又說遠了，這就開始，這就開始……

這該從哪兒說起呢？我看就從佟若飛縣委書記在省委辦公室開會那天開始講起罷。那天一整個上午，我的左下眼皮就老是跳個不停，好似有甚麼不尋常的事情要發生一般，而且那天前一個夜裏，佟書記還特別為了這個會議，跑到我家裏來嘮叨了好一陣，哀聲歎氣地抱怨縣委們巧婦難為的困難，又忿恨省委們那些不知怎麼計算出來的經濟指標不合實際。

也是湊巧，佟書記一進我家門，雨就開始沒頭沒腦地下個不停；他也許已經悶了很久，話匣子一打開，情緒就激昂起來，卻又時而望著窗外的雨急風驟，皺著眉頭愣愣地發呆。

他一坐下就想走，卻不知怎地，又惱怒這場風雨來得奇怪；聽到樹葉子打在窗上的叮噹作響，坐立不安，平時說話的妙語連珠也就變得結結巴巴起來。就這樣，講講停停，佟書記一邊等著雨停，一邊斷斷續續地發著牢騷。我愛人幾次想進房去睡，又不好意思；見他遲遲不肯走，只得下廚房，把原本第二天要吃的一斤掛麵給煮了當宵夜。

牆上的小鐘敲了四下不久，好不容易雨停風歇，三人呵欠連連，書記終於伸了個懶腰，兩手往膝蓋一拍，起身要走；我趕緊趿著拖鞋送了出來，卻又陪著他在沉靜的街道上低頭徘徊了一陣。書記憂心忡忡，話說了一夜，這時倒是沒了詞兒，只出氣似地用力踐踏著一地的殘枝敗葉，隨著暴裂有聲的節奏，一個勁地數著腳步。我陪在旁邊，一路不語，踢著街頭積水，弄得一腳濕漉漉地；偶而擡頭一望天際，卻見星撒玄天，分外清雋。我凝聆天籟，竟自獃了，忘了一夜未曾闔眼，只覺眼明心舒，目酣神醉。天微亮時，我們踱到了書記的家門口，他揮揮手，我轉身要走，卻聽他在臨進門前，語重心長地歎口氣說：「我的預感不怎麼樂觀哩！不知道這次省委又要弄出甚麼樣的風波來。」

不知是不是受了佟書記的感染，那一陣子我的心裏也老是不踏實，可能是因為他盡是拖著我，四處奔走協商，經月勞頓，未能休息罷？這可還有其它的法子嗎？佟書記為了平息工潮，安撫糾鬥，早已給折騰得有如驚弓之鳥；他一方面希望減產停工的企業領導能多少發一些工資給員工，以免引發社會的動盪，一方面他又希望被迫停薪的員工們能共體時艱，一起渡過困苦的日子。

哪知不這樣熱心還好，一旦涉入，他不想聽到的苦水就源源不斷地傳了過來：「說啥呢？共體時艱？困苦的是咱們這些工人，這幾位領導幹部天天請客吃飯，他們怎會困苦？佟書記，一頓宴席上千元人民幣啊！咱們三個人做一個月也賺不到這麼多錢呢！哼！他們可從來就沒這麼樂活過，市區裏一整條街的餐館，就靠這幾個人給支撐著，哪個不是腦滿腸肥？」

佟書記是個老好人，不論做甚麼事，總是希望息事寧人，但面對工潮迭起，卻是一籌莫展。他為了要解除矛盾，也就不斷地讓步，未料逐漸地，破產的企業見縣府出面解決，好似劫處逢生，就將一些棘手的財政問題都往縣裏推。佟書記眼見不相關的錢財困難莫名其妙地攬到了身上，才知道事態嚴重，卻又想不出一個十全的對策，只見他忙裏憂外，幾個月來就沒開懷地笑過。

這天吃完了中飯，我與祕書室的老陳抽著煙，天南地北地閒聊著。

他忽然神祕兮兮說，「省委們似乎不太滿意佟書記補貼停薪員工的作法，這次省部的會議就是準備拿這些破產的國營企業開刀。」他說完，大歎其氣：「大家都是革命幹部，以前一起出生入死，打下了江山，現在不能說破產就破產，讓大家的生活一下子沒有了著落。」

談著談著，也不知道怎麼開始的，老陳從企業破產就談到他解放前與國民黨打游擊戰的事蹟。一談到這些縱橫捭闔的戰功，他就興沖沖地掀開了襯衣，驕傲地顯示著肋骨上一大塊腐爛疤痂的槍孔痕跡。老陳正口沫橫飛說在興頭上，卻意外地看到佟書記的車子進了縣委大院；他老大不情願地放下衣服來，嘿嘿一笑說：「看樣子情況不怎麼好哩，飯都沒吃就回來了。」

我回頭往窗外一看，正瞧見佟書記下車時一臉陰霾的表情，心想他準是在省裏開會時挨了罵，恐怕立刻會有重要事情發生，於是回頭對老陳說：「我得先回辦公室去，他大概馬上會來傳話。」

老陳忙不迭地嘻笑著說：「成！成！您老忙罷，反正我們也只是閑侃著。」他一邊起身開門，一邊繼續說道：「您老多擔待些，看在大家多年在一起打革命的份上，就多勸勸他罷！企業再怎樣沒效率，也不能不管大家的生計，是罷！」他大聲地說著，送我出了門來；嘶嘶啞啞的聲音四處迴盪在闃然寂寥的走道裏。我急急忙忙跨過啼鳥啁啾的院圃，往辦公室走去。平時自行車擁擠的院落，因為同事們回家吃飯午休，一下子顯得寬敞了起來；青鬱蔥蘢的灌木叢中，不知名的花卉一掃清晨颼冷的景象，枝枝昂然屹立在黏黏搭搭的空氣裏。四攬圃徑的乾涸水池中，久壞未修的水龍頭，滴滴答答地在耀眼欲盲的陽光裏滴著水，一時濺珠噴玉，五顏六色地煞是好看。

回辦公室不久，佟書記的辦公室主任匆匆跑了來；一進門就嘟囔著說：「不知吃錯了甚麼藥，一回來就大吼著，要我去找一個『古文物專家』來。我有甚麼法子呢？一時三刻地，叫我到哪兒去變一個這樣的人出來？」徐倩一張輕抹脂粉的嬌俏面龐拉得長長地，兩頰氾紅，倒一點也顯不出已經是快四十歲的人了。

「甚麼『古文物專家』？」我正抓起茶葉沖茶，給一陣大吼大叫弄得一頭霧水。

「我也是這麼問囉，未料他光火，兩眼一瞪，大叫著：『臭老九啊！妳鬥臭老九不是挺能幹的嘛！怎麼現在就傻眼啦？』」她一臉秋霜，靠著桌邊委屈地說：「你聽聽看這是甚麼話嘛！鬥臭老九又不是我一個人幹的，怎麼現在倒好像衝著我一個人來了？」

我聽了有趣，便問道：「臭老九？甚麼年代了，還鬥臭老九？」我見她素衣淡妝，裊裊婷婷，甚是清純，實在連想不起來，二十幾年前，她站在講臺上揪鬥高中老師的張牙咧嘴的表情。

「是啊……」她正想再講，卻見佟書記怒氣沖沖地拍門而入，一看到徐倩，又拉下臉來：「叫妳去找啊！怎麼還在這兒磨蹭？」

我連忙站起，往裏面讓著。「佟老，坐，坐！先喝口茶再說！」我順手遞上了煙，再拿了一把他最喜歡的杭州龍井；迴身之際，給徐倩打了個眼神，她機靈地轉身，一溜煙地走得不見蹤影。

他喝了一口茶，情緒稍緩。「格老子的！真是倒楣！我們平息工潮這麼辛苦，省委卻還怪我們花了太多的錢給虧空的企業。真他娘的沒道理啊！」他一下子又情緒高昂起來，猛吸了一口煙。「你知道他們怎麼說？嘿！他們說不能扶持的企業，就應該讓它破產；能扶持的，要負起督導之責。而且啊，他們還要我盡全力修復有潛力、但被破壞的企業。」

我一聽，原來是為了這件事，鬆了一口氣說：「老生常談，老生常談！這些官樣文章解決不了問題的，您老就別為了這個嘔氣罷！」原來老陳剛才所說的並不是空穴來風，我心裏對他的消息靈通略感訝異，更覺得這些老革命幹部的小道新聞實在不容忽視。

「唉！你不知道啊！前兩項也就不去談它了，反正吵了半天，究竟哪個企業不值得扶持，哪些企業又應輔導，見仁見智，誰也沒個準兒。但是第三項，就離譜地令人無法苟同了。」他頓了一下，擡眼望了望我。

「怎麼？不就是寫篇報告交交差罷了，這有甚麼大不了的？」我心想這種官樣文章寫多了，還不就是一盞茶的功夫嘛，怎麼佟書記在官場翻滾了一輩子，倒小家子氣起來，也值得為這種芝麻大小的事大驚小怪？

「唉呀！你想岔了！這次他們可是認真得很呢！」他停了一下，慢條斯理地，又像是賣關子似地吹著杯子裏的茶葉，慢慢地吸吮了一口，然後緩緩地放下茶杯說：「我作夢也沒想到，他們所說的有市場潛力的企業竟然是指被紅衛兵砸毀的廟宇。」

他看了一眼我驚訝的表情，有些微得意。「你看，這是奇想吧？格老子的！想從寺廟賺錢哪！沒想到吧？我也真是倒楣，就因為我這個縣裏有這麼一間破廟，事情就特別多。現在我們自己發不出工資的企業這麼多，上面還要我幫鄰近的縣負擔一些。你看這不是雪上加霜嗎？」

「有這樣的事？」我看著佟書記一臉飽經風霜。「不會這樣罷？上面很清楚我們這裏虧空情況嚴重啊！」

他喪氣地說：「說得是啊！唉！我看他們大概也是被弄得沒有甚麼法子了；個個省鬧窮，報告呈上去，中央不僅置之不理，還逼著他們限期想出辦法解決。他們怎會不知道我們的困難？他們也是被中央逼得沒辦法。」書記一口煙吸得深入，停留在喉嚨好一陣子，才緩緩吐出。

「中央逼他們？聽說全國都是這樣的呀！也不是只咱們安徽省是這樣的。」

「大概就是因為這樣，內陸諸省只有各顯神通，但求自保了。」他一根煙抽得劈劈啪啪地響。「中央也挺無奈，雖說改革開放是既定政策，但也一直要求沿岸各省開源節流。只不過不知為甚麼，這些幹部經過大半輩子的革命洗禮，竟然吃了甜頭，就輕輕飄飄起來，對中央的指示置若罔聞，如今已成騎虎之勢，不得不順著局勢往前推動。」他呼地一聲，吹得在濕黏的空氣裏久盤不去、裊裊繞繞的灰藍色輕煙，四處飄散。「大家都是革命弟兄嘛，照理說，賺了錢，就應該幫中央照顧內陸省份，但是沿岸的這些省份富有了，卻還是拼命地向中央要錢搞建設，卯足了勁向資本主義國家一路追趕。我們有甚麼辦法？只有認倒楣了！」

「中央支持沿岸各地都捉襟見肘，幹嘛還要我們內陸省份策劃這個，策劃那個；匆匆忙忙策劃完了呈報上去，卻沒錢做，那有甚麼用！」

「唉！大概是心有餘而力不足罷！再說全國為了響應改革開放，不做做樣子，哪成？」他額凝汗露，長吁短歎地說。

「多少年來，各地如火如荼地搞政治運動，城鎮建設都耽擱下來了，現在一下子要恢復，怎麼可能？」我皺著眉頭說。

「說得極是，但是別的建設只有暫時緩一緩，這個國營企業破產導至失業的問題最嚴重，迫在眉睫，刻不容緩。」他一夜沒睡，一臉疲憊地說。

「這個我知道，但我們自顧不暇啊！哪有餘力替別的鄉鎮解決失業問題？」

「唉！鄰近的幾個縣，情況可真是糟糕。」他站起來，步履滯重地踱來踱去。「這有啥法子？他們太好高騖遠了。我勸他們好多回了，但就是不肯聽，幾百畝良田美地硬是給剷平，然後四下邀集港臺的開發商來看，吃吃喝喝，企劃案一個接一個，到最後朱鎔基一聲令下，又全部填了回去播種。這下子可好了，孤注一擲的結果，不止良田破壞殆盡，種田的見沒田可耕，就一窩蜂地跑到沿岸縣市去打工。」他說得忿恨異常：「更糟糕的是，面對外資企業的效率，國營企業的負責人卻懵懂無知，吃喝玩樂，只知有樣學樣，向錢看齊，弄得推委卸責，生產營銷一落千丈。」

「有這麼糟嗎？」我心想，他們不是都說形勢一片大好嗎？

「唉！咱們還算對應得體，縣裏的工潮平息得早；別的縣可就沒這麼簡單了，兵械武鬥，聚眾示威，鬧了幾條人命，省委都已經無法坐視不管了。哼！他們只知責怪我們花太多的錢，卻又拿不出具體方案來解決發不出工資的現實問題，這可是燃眉之急啊！」他走到窗邊，將身子靠在窗上，手支頦下，兀自出神。

「這些幹部沒有深謀遠慮，就恣意悖行，急急就章，而且還誇下海口，五年之內，要讓縣裏的收入翻兩番。」我擔憂地說：「這種話說多了，人都給弄得皮掉了。」

「說得是啊！太貪心了，更何況港臺的商人見多識廣，大家都是翻滾過來的，哪能吃吃喝喝就解決了事情？公帑都不知浪費多少，結果還不是一事無成。」

「他們吃香喝辣的時候也不見得就想到咱們，現在出了大紕漏，又想拖我們下水了？」我有點抱不平地說。

他轉身望著窗外枝繁葉茂的大樹，如空谷迴音地說：「想想這件事也真夠險的，要不是當時在驚惶失措的時候，即時懸崖勒馬，我們現在還不是跟他們一樣，慘兮兮地？我真是應該好好謝謝你！當初你可是頂著雷的。這個我比任何人都清楚。」

「佟老，快甭這麼說了！為了這事兒，讓你給省委批評為推衍塞責，又給下面幹部指責為老邁昏庸，我一直都抱憾著呢！」我慢步走到窗邊，站在佟書記的右手邊，隨著他的視線，望著婀娜飄逸的枝葉，迎風搖曳。

「沒事，沒事！現在他們可都知道了。剛剛開會時，省委還誇了我一下，要別的縣學學我們，在穩健中求發展，這一切還都是因為你有遠見哩！」他欣慰地握了握我的肩膀。

「遠見不敢當，我只是遺憾，最後還是不能力挽狂瀾，也跟著潮流，粗枝大葉地弄了幾個土地開發案；浪費了許多人力不講，還招惹來不少的怨言。」

「這個也不能怪你，實在是我的不對。」他掏出了煙盒，拿了兩根香煙出來，隨手遞上了一根給我。「唉！形勢比人強啊！不做交代不了；上面的持續施壓，下面的看沿岸暴發又眼紅，實在身不由己。」我幫他點了火。「當時大家都不瞭解你，怪你扯後腿；但現在看起來，沒有你的高瞻遠矚，我們今天恐怕會很淒慘。」

我深深吸了口煙，久不言語。佟書記看我不說話，就感慨地說：「唉！只能怪大家都太貪心，又把改革開放看得太政治化了；經濟發展到底不是一場政治運動呀！」

我仍舊不語。佟書記故作大夢初醒狀，噓了一口氣說：「唉呀！所以這件牽連深廣的事，我看只有再拜託你了，別人我也實在不放心；麻煩你策劃一下，看看有甚麼法子可以把這個被紅衛兵砸毀的寺廟給弄起來。」他踱回桌邊的椅子坐下，好不容易說上了正題。

「甭急！甭急！先說說看，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或許省委那兒還可以緩一緩。」我心一急，連吸了幾口煙。

「這次恐怕不是那麼容易，挨幾個罵就能了事囉！」佟書記神情黯然地說：「事情是這樣的。咱們舒城縣裏，在四平鄉內，不是有一座廟宇嗎？以前的故事我也不是十分清楚，不過聽說這個外貌毫不起眼的寺廟，卻有著一個令人稱羨的深厚歷史背景；在時序交替中，寺廟裏出了不少聲名烜赫的

出家人，解放前，更是出過一位大和尚，身旁跟了很多小和尚。據說這位和尚的修持深邃，奇聞軼事流傳遐邇，因此這個寺廟的香火鼎盛，持久不衰。」他撥弄著茶杯蓋，緩緩地說：「兵慌馬亂的年代裏，很多國民黨將領也都慕名而來，拜這位大和尚為師，於是在國民黨兵敗如山倒的時候，大和尚就囑託這些將領攜帶著小和尚，跟著國民黨軍隊逃亡到了臺灣。想來師門一脈，小和尚因此都有了很好的照應，於是大家也就沒有間斷地修行了下來，後來有的更是輾轉到了美國傳法。幾十年下來，個個小和尚都成了大廟的住持。」他娓娓地說完，停了下來，喝了口茶。

「那又怎樣？」我抓耳撓腮，不知玄機地問道。

「這個呀！他們的算盤就比你精了！你看看，幾十年來，跟在這些和尚旁邊的信徒都已經有好幾十萬人了；和尚要用錢的時候，登高一呼，這些虔誠信徒一羣一羣地，捐起錢來，眼都不眨一下，可都是以億來計算的。」

「喲？」我頗感意外地。

佟老語重心長地呼了一聲。「這一陣子，大家都怕工潮會引起示威暴動，於是被逼急了，腦筋就動到這間廟宇上面來了。」

「啊？」我頗感意外，心想事情雖然緊急，但也不應該胡亂抓瞎啊！

「他們早就打好了如意算盤，異口同聲說，這可是一本萬利啊！到時只要把消息傳出去，這些信徒怕不造成萬人空巷，擠破了頭？那時不止收捐款，收門票，另外香舖兒賣香，飯館兒賣飯，家家戶戶再改裝幾間屋子當旅館，不是家家戶戶都富了嗎？」

「哦！」我輕輕一歎。原來是這麼回事！

「不止這樣呀。鄰縣也都幫上了腔，個個信口雌黃，要以這間寺廟為據點，把舒城、桐城一帶發展為旅遊中心，好像這個破廟是間大寶庫一樣。我被他們羣起圍攻，簡直沒辦法不接下來，但他們光是圍在一起鬧鬨，也不見一個人出面自願幫我來做。」他恨恨地敲著桌子，碰碰作響，還弄得茶葉

四濺。「你看看，文革的時候，紅衛兵要砸廟拆樑，省委不讓我制止；現在工資發不出來，省委要我恢復廟宇的舊觀，卻又不發經費下來。他們都不想想，我屬轄下的企業都發不出工資來了，哪來的錢去做修廟的工作啊？」

「現下廟的狀況怎樣？」我心下一緊。

「據說自從遭文化大革命徹底破壞之後，寺廟的圍牆被拆了，屋舍田產也被周圍的工廠搶佔了大半，所有的出家人散得一乾二淨。直到前幾年前，宗教恢復正常，有兩三個和尚自動地重返寺廟，但房舍要不回來，也沒善男信女佈施，僅靠著省裏的民族事務委員會施捨一點撥款過日子。」

我鼻子一酸：「中央的宗教政策怎樣？」我等不及他回答，就懷疑地問道：「當初的小和尚都成了大和尚了，難道我們真邀請他們回來傳法嗎？」

「這個問題問得好……我看省委的意思不是要我們假戲真作，他們只是要我們解決財政危機，可不是真的要復興宗教。」他猶豫不定地說：「到時得和北京的佛教協會商量一下，他們統籌運作，只怕這個是國家政策問題，不是我們這個小小的縣所能擔待的。」他一副拒之不得、迎之不願的曖昧態度，左右為難。「不過，現在不能管這麼多，只能先恢復寺廟的舊觀。你先設法拿捏一下，看看有沒有辦法可以將廟宇儘快修復。」

我面容沉重。「但是佟老所說的修廟，是僅修復廟宇的外觀，還是連裏面的設施、書籍、人員等等，一併恢復？」

他一頓。「這個倒是沒有詳談，你的看法怎樣？」

「若僅要吸引觀光客，當然修修外觀也就行了；但若是要吸引和尚與信徒回來的話，那就不是那麼簡單的了。」

「說得也是。那麼就全面恢復吧！」他見我面有難色就說：「再不行，也得將它的外觀修復，不然交不了差。」

「就怕白費力氣！這裏不是遊覽地區，附近也沒有甚麼有名的景色，只怕修好了，也沒有人會專程到咱們這窮鄉僻壤來參觀一座廟宇。更何況，如果我們的目標是準備吸引海外信徒，不弄個像樣一點，他們是不會來的。」

「說得是！說得是！」他又掏出了兩根香煙，遞了一根給我，見我咬著煙，陷入沉思，就四處找著火柴；我只得站起來，走到桌邊，從抽屜裏找來了火柴，他急急地拿了過來，幫我點上了火。

倆人吸著煙，靜坐了一會兒，聽著遠處的樹枝發出沙沙的聲響。「好罷！讓我想想看，就給我幾天的時間罷。」我臨危授命，推脫不得，只得擔負起來。

「你多辛苦，但這件事要愈快愈好，不要拖太久，我還得具擬可行方案到省部回報呢！」書記耳提面命地叮嚀。

「好罷！就三天罷！」我無可奈何地說。

「好！好！我會交代下去，你要用人、用車，我會要他們準備好。」他如釋重負地站了起來，握了握我的手。

佟書記步履輕快地離開，我的心情卻愈發沉重了起來。

上次獨排眾議，如哪吒鬧海一般，弄得民怒婦怨，羣意沸騰；眾人見我有佟書記撐腰，都說我有恃無恐，動搖不得，雖欲去之而後快，卻又使不出勁兒來，於是就把壓力悄悄地加在我愛人身上，連袂施展圍勦的行動。

這一招下來，我立刻有點招架不住，因為抗拒這件沆瀣一氣的糊塗事雖然招來嫌隙，但因天性使然，我仍能甘之若飴。沒想到我愛人卻因受不了外面的冷嘲熱諷，有好幾個月，都因我的不願同流合污，彆彆扭扭地不肯讓我一親芳澤。她說：「關你甚麼事呢？又不是你的主意，上有佟老頂著，再怎樣失敗也落不到你頭上來；現在好了，強出頭，家家戶戶都知道你擋人財路。」

我愛人不讓我親近也就罷了，幾個月來，天天就只叫我吃冷飯。以後的急遽發展中，眾人見我在危機四伏的縣府裏，居然從容肅穆，找不到任何把柄可以攻擊我，而且在視聽混淆的輿論中，居然還能扭轉乾坤，慢慢地也就對我愛人撤去了圍堵。

我愛人在市場裏，見眾人又對她熱絡了起來，熱飯佳餚也就跟著上了桌；床舖上，身子也柔軟了起來，不止不再拒絕我的尋幽探勝，更是曲意承歡，濡沫加露。

我也不是喜歡標新立異，但是多少年來，承佟書記的倚重，縣裏的大小決策，我都積極參與；我感激他的知人善任，也就竭盡駑鈍，效其驅馳，卻始終也沒想到這件事會鬧得滿城風雨，導致我在愛人面前百口莫辯，深深地影響了夫妻間的感情。現在好不容易倆人鸞鳳和鳴的情形稍有改善，卻又冒出來這樣一件事，弄個不妥當，這一次很可能會被我愛人掃地出門。

想得出神，突然徐倩跑來，興沖沖叫道：「喂！你可真行啊！佟老那好整以暇的樣子，跟剛才簡直判若兩人，『古文物專家』也不要我找了。」她雙瞳剪水，笑靨如花，輕鬆之情不可言喻。「有甚麼吩咐，請儘管說，他要我在這三天內聽候你的差遣，隨時準備替你調兵遣將。」

「多謝了，這麼一件棘手的事攬上了身，我看這兩天我甚麼都不需要，你暫時讓我先好好思考一下再說。」我愁眉苦臉地道。

「白天不需要，我晚上也可以聽候差遣啊！」她見我一臉無奈，就靠在門邊，掠掠頭髮，漾開笑紋地說。

「晚上？別胡鬧了，我愛人知道了，可要不高興的。」我兩眼一瞪。

「你就這麼傻啊？事事要向她報告？」她眼波一鉤，手支下額，不勝慵懶地說。

我一時愣住，不知如何回答。她眉黛盈盈地說：「逗你的啦！你真的認真起來，我反而饒不了你呢！」說完，轉身出門，輕鈴般的笑語鼓盪在空氣中；我還未能反應過來，又繼續浸淫在那個毫無頭緒的思索裏。真是世事難料啊！想當初，還是先認識徐倩，才認識我後來的愛人……

嗯！徐倩與我的關係是不錯，這也得交代嗎？……已有其它的情報了？是嗎？好罷，年代已經相當久遠了……同志，甭催了，每次一想起文革，心就一陣抽痛。嗯，讓我想想……是這樣的啦……只不過，我在這裏只是交代整個事件，並沒有政治性批判的意圖……

徐倩在文革的時代，擔任合肥六中紅衛兵隊長，專門清除舊時代思想的人物。我愛人是她同班同學，因從小在一起長大，就被她招攬，在她隊裏當一個搖旗吶喊的角色。

我大學唸得晚，畢業時已經快二十七歲了；剛調到六中教書時，正巧碰到文革大串聯的運動。我非常反對學生們加入，但或許是年輕氣盛，一時興起，更或許是天真無知，不知文革的真正陰謀，因此鬼使神差地，未加深思熟慮就與同寢室的李存孝老師合寫了一篇大字報，呼籲同學以冷靜審慎的態度來處理千里外的政治狂飆。該篇大字報義正言謹，倒是受到師生與家長的一致褒揚，卻未料種下惡果，闖下滔天大禍。

串聯武鬥來得迅速，全國好似瘋狂一般，校園裏很快地失去了控制，到處血腥一片；我們因為文字賈禍，反彈之力出乎意料之外地快速與強烈。幾次批鬥以後，因為李存孝的倔傲不馴，使得小將們轉而將無以復加的尷尬化為一股清算之風，於是就這樣，昏天黑地的鬥爭無可遏止地加在我們倆人身上。李存孝一股浩然正氣在如火如荼的運動中首當其衝，徐倩以莫之能禦的氣勢，帶領一羣無知的鬧哄者興風作浪，日以繼夜地批鬥他。我在旁雖心驚膽顫，但大多時候反倒成了旁觀者。

幾位老師見不是辦法，勸我們避其風頭，連袂遁世遠行，終於在一個月黑風高的夜裏，悄悄地送我們藏躲到舒城縣去。未料徐倩鍥而不捨，也不知從哪兒來的仇恨，她好像非置我們於死地不可，不肯罷休地一路率眾追趕而下。於是戰線南移，李存孝再度落荒而逃，輾轉躲至鄉下。我則四處託人拉關係，然後連篇累牘地由舒城縣出具公文，將我由省城的六中，形同放逐似地調到舒城的縣委辦公

室。由於舒城的縣委大院目標顯明，徐倩找不到李存孝，就直接衝著我來了，而我缺少李存孝的沛然正氣，一接到她兇神惡煞的眼眸，肝膽俱裂，求饒似地說不出話來。

徐倩不為所動，卻未料激發了我愛人的俠義悲腸。那時我愛人成天跟在徐倩身旁，望見我柔弱無助的眼光，忽然母性光輝現起，於是挺身而出，對抗她的隊長。如此一來，我幾次三番地被徐倩的高漲氣燄攝住而不知所措，卻趁著我愛人在旁的疏通引導，才得以金蟬脫殼。

為了替我洗刷莫須有的罪名，時間一久，我愛人跟我自然地就走在一塊兒；徐倩一向對我愛人都是頤指氣使，卻見她膽敢違背她的命令，跟我暗通款曲，一時奈何不得，卻又看不順眼，於是就與我愛人逐漸疏遠了起來。

徐倩見她批鬥的兩人，一個躲到鄉間，一個又被她最好的朋友羽護著，一時沒有了對象，非常氣忿；她礙著我愛人的情面，動不得我，又不願太過逼迫，怕她遭到同黨的批判，於是就單槍匹馬地下鄉去找李存孝。但不知怎麼搞的，她卻跟幾個人民公社的大隊長在眾目睽睽之下起了衝突。

她一向不服輸，仗持著父親是這一帶的軍區司令，就不知天高地厚地來回奔走合肥與舒城鄉間搬動救兵；後來事情鬧大了，李存孝不知為甚麼突然意外身亡，徐倩也就跟著銷聲匿跡。

文革以後的荏苒歲月裏，徐倩也不知去了哪裏；改革開放逐漸伸展至內陸時，卻見她由北京又彩鳳單飛地回到了這偏遠的舒城，而且不知她運用何種關係，更當上了縣委書記的辦公室主任。

雖然文革已事過境遷，但是餘悸猶存，我與徐倩又在同一單位，成了同事，使得膽小如鼠的我惶惶不可終日。她來了沒多久，我愛人就與她敘上了舊，而且前嫌盡去，相談甚歡。

我很不樂意見到她們再像以前一樣過往從密，但是勸阻了幾次，我愛人就是不聽，還叫我不要擔心，保證徐倩會在佟書記面前替我說好話，照顧我的。

未料事與願違，徐倩初來乍到，仍在惶悚待命之際，就碰上了改革開放的潮流；她也仍是英雌依舊，一馬當先，不僅沒有幫助我，反而說服了我愛人，弄得我內外無援。萬沒想到的是，在這軒然

大波塵埃落定之後，我卻被佟書記倚為參謀；從此之後，一官匏繫，我硬著頭皮地與徐倩成為佟書記的左右手。幾個月朝夕相處下來，我發覺徐倩並沒有想像中的可怕，反而還相當地嫵媚。

這樣交代可以了嗎？……哪兒話，同志嘛，哪能不盡心盡力？剛才說到哪裏了。喔喔，對了。佟老的耳提面命……

我想得癡了，忘了饑腸，看看窗外，竟不知夕曛已殘。突然想起忘了叫徐倩幫我請假條，於是打個懶腰，順手寫了八個大字；臨出門前，在門上貼了一張公告：「外出公辦，兩日即返」。

我信步走出縣委大院，只見天光雲影，晦明不定，原來正是薄暮時分；遠處燈火，忽明忽滅，微風中糝和著桂花馥鼻。我走在田塍上，傾聽四面蟲聲競奏，忽然靈光一閃而過，接著在馨香飄盪中浮現了一個剛毅挺拔的人影，「唉呀！果益！我怎能忘了果益師兄呢！這次真非他不可了！」我當下心頭雀躍，有了主意，於是輕呼一聲，立時三步當兩步地一路跑了回去。

家裏靜悄悄地。早晨臨出門時，我愛人拖著熬了一夜的疲倦告訴我，這幾天，朋友住院開刀，她要去幫忙帶幾天小孩。我心神不寧地進得門來，一時忘了，只覺家中出奇地冷清。反應過來之後，卻意外地發現桌上一長串的掛麵，心想大概我愛人臨出門前買回來的，於是胡亂地下了點麵，吃完就立刻出門。外面月華如洗，一輪明月掙破了雲層的遮掩，拖著冷冷冽冽的寒碧，照得四邊的田埂似水一般地清麗。我蹬踏著嘰嘰喳喳的自行車，不禁回憶起果益師兄與我多年來的君子之交。

唉！這件事說來話長。不過下午佟書記所說的寺廟，其實我一點兒也不陌生。

佟老有所不知，四平鄉內那座匾額不復已見的廟宇，也就是以前遠近馳名的雞鳴寺，他嘴中的大和尚更是名重一時的宗慧法師，也就是果益師兄與我的皈依師。

在香火鼎盛的時期，雞鳴寺裏經常有四、五百人走動，而果益師兄無論從哪個角度來看，都是宗慧法師跟前舉足輕重的大弟子；他遺世獨立，平時沉默寡言，但對廟裏的事瞭若指掌。

我第一次跟著父親到廟裏的時候，就聽到果益師兄指揮若定地指導徒眾安排法器，佈置佛堂，從遠處望去，一切都顯得井然有條；從此以後，他不苟言笑的神情就深深地印烙在我幼小的心坎裏。後來到廟裏的次數一多，我發覺果益平時於法會中，都是代表在家弟子，不論是趨佛像前燒香捻香，或在佛堂中踱步繞佛拜佛，他都是走在徒眾的最前面。

我因為老是開不了竅，所以只能躲在眾口梵音中行禮如儀，卻常見他拜佛拜得淚眼婆娑，鼻聲窸嗦；我雖然不懂原因，卻總覺得感動異常，鼻子也就跟著癢了起來。據說他的妻子更是精進，每天只睡兩小時，時時刻刻修持著大悲咒，將其功德分散於一瓶瓶的大悲水中，分發於眾人結緣，更常結手印替徒眾驅妖度鬼。法師湊不齊時，果益師兄則上場敲擊木魚或引磬等法器，帶領一干徒眾修行；常見他身著海青，肩披幔衣，一板一眼地盤腿敲擊，急急徐徐，一直令我景仰萬分。

我們不止皈依同一師父，更跟著師父研讀「唯識學」。我由於年幼無知，更加上個性急躁，總不耐煩鑽研繁瑣的名相，但是見到果益師兄在佛堂內，卻是越讀越有勁，心下不解，更不服氣，於是經常心高氣傲地找他辯論；他卻是不慍不怒，不止耐心地聽著我強辭奪理的辯詞，更是私下指點調撥我，成了忘年之交。這樣進行了有一年多，就在我逐漸進入狀況，慢慢瞭解了「唯識學」在中國大乘佛學發展歷史的重要性時，未料大陸變色，局勢急轉，於是大家四散逃生，課也就沒法再上了。從此以後，我們就斷了音訊。

解放後，我為了照顧多病的父親，失學了五、六年，偶而到廟裏給父親許願，不意期地還見過果益師兄幾次面；雖然彼此並不生疏，但是在那互相猜忌的年代裏，為了避嫌，又懷疑對方可能已經蒙生退心而變節，所以都是從遠方互望一眼，心照不宣地問個好，擦身而過；文革後，雞鳴寺被毀，四下徒眾更是散得不見蹤影。如今算算，果益師兄恐怕至少七十高齡了罷。

果益住在市郊一棟破舊的住宅七樓頂層。我已多年未來，只能憑著記憶探尋，好不容易找到了住所。四面漆黑，連路燈都沒有，我摸索著放好了自行車，就摸著黑，挨著牆，一步一階地慢慢爬；為了要省電，這間縣裏承造的七層樓房，跟其它的住宅一樣，樓梯間裏永遠都是黑魆魆地。七樓說高不高，說低可也不是太低。我氣喘吁吁地爬到果益的住所門口，輕聲敲了幾下，居然久無動靜。心道不妙，七層高樓莫非白爬了？於是大呼小叫了起來。好不容易，果益師兄微禿的頭，順著燈光現了出來。

「唉呀！稀客，稀客！怎麼有空啊？來，坐！坐！」果益師兄認出了我，一個勁地讓著。

一進門，一股清香撲鼻，而且香薰入髓，令我聞了，肩頭不覺地往下一鬆。「想要跟果老秉燭夜談，所以也就隨興而來了。」

「歡迎！歡迎！」果老神韻古樸地說。

我望著果老清瞿的面孔，發現十幾年不見，卻絲毫未見老化，就開玩笑地說：「喲！果老養顏有術啊！」

「怎麼吃起老哥哥的豆腐來了？怎麼不老？歲月不居，時光如流啊！哈！」說完，呵呵一笑。

小小四方的客廳兼飯廳，擺設簡單，但看上去清爽流麗，一股淡香更是瀰漫於室，盤旋不去。

「果老燃的是甚麼香啊？」我問道。

「自己揉製成的，胡亂用著罷了；外面買不到合適的香，只好自己動手。」他拿了茶盤，打開櫥門，取出茶葉。

我稍微喘過息來：「果老這兒習慣了罷，七樓的高度看來還難不倒您。」

「不習慣也沒辦法，只有乖乖地爬罷！爬不動了，少出門就是了。」他無奈地說。

我心裏突然有了一個奇想，或者可以利用這一次的因緣，替果老爭取一間好一點的房子。於是隨口說道：「想來瓊宇高樓，清淨離塵，正好精進修行了？」

「久不談修行，聽了刺耳囉！」他忙著砌茶。

「嘿！不談還是不修？」我不放鬆地問道。

「呵！老弟不改當年，言詞仍是犀利啊！」他一邊切水果，一邊說道。

「怎說？是不談了呢？還是不修了？」我繼續追問。

他看了我一眼。「兩者俱不囉！」

「當真？」我一雙眼要把他看穿。

「老弟，談不談間，茅舍竹籬，自饒清趣；修不修中，鳥啼花落，咸是化機。」果老幽幽渺渺的詞句似乎不落人間語彙。

「這樣就成！這樣就成！老哥哥，我還是沒看走眼！」

我們相互顧盼一眼，繼而開懷大笑，我更是笑不可抑，心中快逸，感覺又回到了以前的日子；果老笑得淚水都流出來了，擦了一擦就說：「難為你了，多少年來，你掩飾得很好，竟然連佟若飛也看不出來。」

「喲，甚麼事都瞞不了您呢！我想您大概知道我在縣府裏當差，但卻沒想到您連誰是我的頂頭上司都知道了。」

「舒城就這麼一點大，我在這裏住了一輩子，有好多事情想不知道都不行呢。」天花板上一盞暈黃的小燈斜照下來，果老筆挺的鼻樑一時顯得削直如刀。

「說得也是。果老，掩飾不好，哪還能活到現在？那幾年裏，『坦白從寬』可叫得響亮哩，我家裏那位，有好幾次都幾乎要坦白了，幸好沒上當。」

果益師兄感歎地說：「菩薩保佑啊！弟媳也真是難能可貴，雖然不怎麼信佛，卻始終都尊重你的信仰。」其實果老說得不錯，文革時，我愛人不畏強權，不惜為了我，挺身對抗惡勢力，保護我躲過紅衛兵的迫害，在舒城一帶，一向被人津津樂道。

「算了，她懂甚麼尊重信仰？說穿了，還不是害怕話一抖出來，受到牽連。」

「這麼說，這麼多年來，老弟真可說是佛往心中坐了。」果老戲謔地說。

「可不是嘛！不這樣，成嗎？一有顯露，抄家勞改都還算小事，全家老小跟著你挨批挨鬥，可就太划不來了。」

「幸好二十幾年來，大家都買不起肉吃，否則糊裏糊塗地給逼著吃肉，那才真是多造了幾劫的罪業。」果老一笑。

「唉！我倒是破了戒，福報不夠，沒辦法。」我四下望了一眼。「大嫂好罷？」

「好啊！」他微微頷首。「只是她一心求生淨土，幾年來已經不見客了。」

「真是冒昧，我突然跑來，打擾您的清修了。」我略為不安地說。

「沒事！沒事！她不見客，我還得見，否則外面大小事情誰去應付？」他瞅了我一眼，幽幽地說：「老弟看樣子不會是來串門子的罷？」

「甚麼事都無法瞞過您的眼睛，無事不登三寶殿，老哥哥，我就直說了。」於是我把近來國內的經濟發展、縣裏的財政情形與省委有修復雞鳴寺的念頭，大約說了一遍。

果老一言不語地聽完，歎了口氣地說：「我知道遲早他們會動到這個腦筋上的，幾個大城市早已經弄得水沸湯揚，火熱得很，他們還算是遲鈍的。」

「果老的意思怎樣？」我試探地問。

「我能有甚麼意思，隨便他們去弄吧！我不干涉、不阻擾，但也不起鬨、不幫腔，反正有沒有廟，對我來說，沒甚麼兩樣。」

「就怕到時候，弄個四不像，丟人現眼。」

「哼！丟人現眼還算小事呢！只怕業報現前才真可怕呢！」果老警告著說著，忽然沉入深思，好久才說：「佟若飛這個人怎麼樣？」

「他這個人還算不錯，否則這麼多年來，我怎能安然無恙地在他下面當參謀？」我心下納悶，為何他會突然問起佟書記的為人呢？

「大風大浪他也見過不少，就不知道有沒有擔待？」他若有所思地問道。

「他對屬下倒是宅心仁厚，不過有時也是沒辦法，上面逼起來，也不是他一個人可以獨力迴天的。我們這個縣說大不大，說小其實是真的很小。」

「對紅衛兵砸廟拆樑這事，我就沒看到他宅心仁厚的一面。」果老不以為然地說。

「這也沒辦法，省委不讓他阻擋，他怎敢？」

「不阻擋也就算了，但是也不應該幫兇啊！」他兩眉一豎，不怒自威。「想起那塊石版，我就心裏有氣。」

「算了，憑良心說，他至今都還弄不清楚那是怎麼一回事。」我委婉地說道。

「是嗎？很難令人置信！」他不禁嗤之以鼻。

我想不出甚麼話來替佟書記辯解，便轉口道：「果老，真不管嗎？」我心想，這太不像我記憶中的果益師兄了。

「塵寰紛紜，這次真不管了！」他桀傲不馴地說。

我不敢太過相逼，只得迂迴地說：「有沒有其他師兄弟的消息呢？」

「沒有了，大多散了。」聲音乾澀。

「出家僧侶呢？」

「哎！死的死，還俗的還俗；幾個態度堅定的出家眾，逮捕的，遣散的，出走的，沒有一個有下落。」他一抹孤寂的神情。

我聽著很難過，便回到原來的話題：「恢復雞鳴寺，就懇求果老忍讓曲全罷。」

「老弟，這件事再怎樣做，只怕無法熟思審處。」

「只求重拾舊憶，可否？」

「不是不可，只怕痛貽後悔。」果老面容冷凜地說。

「果老，天道好還哪！」

「老弟，人心卻不足恃啊！」

「但是剩下的光陰有限啊！」我簸弄挑唆地說。

「無妨，天地無窮。」他懷振卓心地回答了一句。

「唉！但望果老能超然物外。」我歎了口氣。

「未能與大化冥合，又徒然？」他嘿了一聲地說道。

我多年來四處爭辯，無往不利，遇到了果老，一頓搶白，卻好似拳頭打到棉花堆裏，輕輕地彈回，渾不著力。「果老啊，眾生可憐，何能獨享安閒？」

「算了，久不問世事，已經沒有勁兒了。」

我見事無進展，又不敢催促過力，只得告辭，果老堅持著拿了手電陪我下樓；出得門來，只見外面月色朦朧，已不像剛才的皎亮，但是風倒似強了起來，一時山野瀟瀟，冷風颼颼。

我迎著風，神情落寞地騎著自行車，果老那些不假思索的對白，仍舊在腦中迴盪，但一夜未睡的疲憊卻一擁而至；也不知怎麼到家的，眼矇矇地摸到了床，倒頭即睡。

第二天醒來，已是正午時分，爐灶上冰冰涼地，外面陰沉的天空又討厭地飄著細微的小雨。

我賴在床上，懶洋洋從窄小的窗口，望了一會兒天空，胡亂地東想西想了一陣，即打定主意，決定起身，前往雞鳴寺，先一探幽村古寺再說。

雞鳴寺離市區不遠，公車導個一趟車就到了。車子在市區還算平穩，出了市區就顛簸了起來；我在搖搖晃晃的車內，心情沉重，望著陰悒冷澀的天空，一時不知所措。

到了底站下了車，雨倒是停了；只見近處，零零落落地幾戶人家，一條積水四溢的泥濘土路，弄得寸步難行。遠處的土丘上樹影搖動，婀娜有姿；憑水藉影，倒是不覺得紅衛兵的遺毒尚存。雖然一路淤泥塞道，但是四周景色秀悒恆春，慢慢地走在其間，倒有靜含太古的感覺。

雞鳴寺的圍牆已經倒塌，丈高的雜草肆意叢生，斷垣殘壁，景意蕭條；四週左近，住家稠密，工廠參差其間，雜集鄉野。沒穿褲子的村童在細雨濛濛裏，光著腳丫追逐鴨羣，引來犬吠汪汪，積水四濺。大門階墀兩旁，盛集餿水糞便的木匝桶子高低參差地靠著牆壁，排列整齊，看上去倒顯得連綿迤邐。我穆立在半掩的大門邊，望著不見去處的匾額框架，入門處一片狼藉；尺高的門檻磨損剝落得可怕，原本四方的紅木更是被踐踏得成了圓凸灰黑。

跨門一望，雞屎鴨便，觸目即是，而磚頭鋪成的泥地高低不平，上面堆滿了柴木、煤球，遍地烏漆。四大天王威怒仍然，只是斜置歪放，肩落足騰，一只天戟更是戳得瓦片礫礫；彌勒菩薩與韋陀菩薩雖然安然無損，卻是面目污垢，色澤黯然。從外面移進來的衣服，晾滿四處，遮蔽天日似地掩去了菩薩射出的光芒。進到裏進，看不出有多少人家，只知入目盡是人影，各自忙碌紛紛。

廟中景色已不再清新，雖然仍見風搖樹杪，靄縷雨絲，但令人心曠神怡的盈紫垂紅、擁翠簇綠已不見蹤跡；代之以觸目驚心的草木蕭條，感物傷人。在瓜皮蔓地中間，雞棲於塒，倒是有趣，心想雞鳴雖不復已聞，但雞羣咄食，咯咯連聲，倒是仍與寺名相符。

「找誰啊？」一旁蹲著洗菜的老婦問道。

我趨步向前。「阿婆，據說這廟裏仍有兩、三位出家人，他們住哪兒啊？」

老婦搖搖頭，擡頭望著一旁蓬頭垢面的中年婦人；她就著水龍頭清洗雞的臟肚，血水如紅蚯蚓般地沿著髒髒臭臭的水槽流下，水槽邊雞毛血水滿地，胡泥泥地慘不忍睹。「喏！」她眼不擡、頭不回地揚手一指；雞毛順著濕淋淋的手飄落而下。倉促間，她說：「再往裏去！」四、五隻蒼蠅圍著她的手指揚起，四處飛竄。

我道過了謝，繞過水槽，再往裏面走去。落眼之處，有若時空倒置；苦澀的記憶中，景觀大致沒變，寺院闍舍，歷歷如舊，卻是灰灰濛濛地有一股說不出的落寞。

右邊四合圍繞的古松仍是茂密，樹下重軒鏤檻的亭閣四空，一隻石龜有如寂靜大地般地默臥；石龜後邊丈寬、入地數尺的深溝，厥無一物，正是果益師兄魂縈夢繫的那塊石版的放置處。

左邊苑閣的正當中是個石井，據說大有來頭；小時候常愛探首往井底呼喊，只覺得迴音嗡嗡，雖然看不到底，但感覺上好像沒有水，四周盡是乾乾的泥土。陽光斜曬進去，只隱隱約約地看到周圍的石塊，更顯得古井深不可測。如今不能探頭進去了，一塊大石封壓在上，或許是舊時的回憶罷，總覺得乾涸的枯井周圍散發著一股異常的清麗氣氛，說不上甚麼味道，只覺枯井底下似乎別有乾坤。

中間通道直引亭臺上的觀音殿，殿前有一個大環鍋，在文革時給大家當飯盆使用，現在裏面竟意外地積存了五六寸高的香灰，上面稀稀疏疏地插著幾柱香，香煙繚繞。大殿精雕細鏤的外觀仍然，翅壁飛檐的青瓦依舊，只是少了一份亮麗。

跨過門檻，環顧四周，只見裏面幾丈高的觀音菩薩像，高聳如昔，卻是憂鬱憔悴；圍繞著大殿四周，或歪或斜，橫躺豎立地，幾十尊濃眉大眼的羅漢，斷足失臂，醜態百出，處處顯露紅衛兵小將破壞的痕跡。四處披垂的幃帳破舊損壞，看上去灰塵撲撲，寒愴敗亡；白壁素樑已是黑印朵朵，烏跡斑斑，竟是沒有一處是潔白的。殿內陰黯冷冽，沒有一絲燈光，經久失修的缺角佛桌上，卻意外發現了香爐、火柴具全。我按捺下駁雜思緒，拂案焚香，心下悽悽，了無落處。

出了觀音殿，轉往殿後，下了階梯，竟似到了小爐子的天地；我只見到處架著燒火的小炭爐與煤球爐，火星飛冒，濃煙四起。昏天黑地之間，一位穿著灰黛色斜襟僧服的老人，枯髮灰白，正費力地彎著腰搖扇著爐子；我急趨前詢問，他聞聲擡頭，皺皮嘴角一抿，竟是多年未見的幻如法師。

他一陣驚喜，握著我的手：「唉喲！多年不見，神采依舊。」我喜極而泣，竟自哽咽地說不出話來。他拍著我的肩頭，和顏悅色地說：「回來就好！回來就好！」

我百感交集，一時不知該說些甚麼。「法師，別來可好？」

「好！好！好！」他心平氣閒地說著。

「就剩下法師一人嗎？」我四下張望著。

「除了我，還回來了兩個，宗普法師與悟生師。」他一邊把黑烏烏的罈子放在爐子上，一邊說著：「宗普法師正病著呢！我這正給他煎著藥。」

「宗普法師病了？嚴重嗎？」我關懷地問道。

「受了點風寒，不礙事。」他掀開藥罐，用筷子淘了一下。「他在房裏呢，我領你去看他。」說著，他將爐子的風口關小，以免火爐過旺，轉身在前引路。

多年不見的幻如法師已經相當老邁衰弱，身子佝僂，拉提著僧袍，吃力地引我拾級而上；僧袍下遮掩不住敝衣跣足，不甚悽涼。

我趕緊攙扶著他，他連忙說：「可以！可以！每天來來回回總要走好幾回，不費力。」他氣喘呼呼地邊走邊說：「悟生師比較辛苦，年輕嘛，所有的重活全給他一個人承擔了。」

上了臺階，入眼處，一片寬廣的院子，草木扶疏，幽靜整潔，倒似有人整理過的樣子；往拱圓的側門進入，則到了內院住區。裏面景物忽地一變，自行車散落，來不及收的被單、衣物，在擁擠的廊道上四處堆積；一間捱著一間的禪房，高聲交談，夾著收音機的嘈雜，倒是間間擠滿了人。

我皺著眉，一路過去，在最角落的一間，青燈黃卷的寂靜裏，看到宗普法師面朝著屋角，蜷縮著身軀，裹住被子，咳聲連連。幻如法師輕聲地叫著：「宗普師父！看看誰來了！」

宗普法師病容滿面地轉過身，一見是我，擡了擡眉毛：「唉喲！回來了，你可回來了！」

我撲通一聲跪地而拜。「宗普法師！」

「快起！快起！地寒石硬，不要傷了自己！」宗普法師掙扎著起身地說著。我甫地啜泣不已。幻如法師趕緊危危顫顫地過來撐起我。我一擡頭，淚眼娑婆中卻見牆上貼著兩張對聯：

剎那宕延悠古今
恆日流逝蕩歲月

一時，我若有所悟地愣在那裏；宗普法師伸出了手，我趕緊站起。「這幾年好嗎？師父！」我見他一隻胳膊，裸露泰半，趕緊趨前拉上了被子，觸手卻是冰涼；我心想連被子都不暖和，難怪要生病，不禁又撲撲簌簌地掉下了淚來。

「還好，還好。承佛加被，道心未退，是一大幸。」他疲憊地咳著，拍拍我的肩膀，卻堆砌了滿臉的笑容，安慰著我。「只是積勞成疾，幾年來銷蝕殆盡，茬弱的身體也不能再有多大的作為了，反而拖累了他們倆位。」

「唉！快別這麼說了！」幻如法師趕緊插嘴說道：「大家都是佛弟子，哪能說拖累呢！」

「嗯！」宗普法師靠著我一旁拉過來的枕頭，坐起來接著說：「這裏的破壞可算是相當徹底。回來都已經一年多了，怎麼弄也弄不出一個樣子來！人力不足，沒法子，只能做多少算多少。」

「現在已經好很多了，起碼大雄寶殿與觀音殿裏還有個焚香拜佛的地方。」幻如找了把凳子坐了下來。「你不知道啊！剛來的時候，兩個大殿簡直就像兩個大倉庫，所有不要的東西都塞在裏面，我們三個人光清理這兩間大殿，就費去了整整四個月。」

「是啊！我體力較差，只能剪剪樹枝，清洗被褥，炊煙作飯。」宗普輕輕地說。

「我們年紀是真的大了，力氣大不如前，重活都交給悟生師一人，所以進展緩慢。」幻如不甚感慨地說。

「只可惜我們今天弄，明天眾人又搞亂。」宗普撥動著念珠，幽然說道。

「最令人難堪的，就是這裏的住戶在院落裏殺生，開膛破肚，慘不忍睹。」幻如恨恨地說。

「浩劫，浩劫！」我大大地呼了口氣。

「唉！紅塵多難，苦海無邊。」宗普面無表情地說。

一時哀愁盈室，我轉移話題地說：「我見著果益師兄了！」

「是嘛？他倒是常來。」幻如不以為意地說。

「咦？他怎麼跟我說，他一直沒有您們的下落呢？」我不解地問道。

「他這麼說的？嘿！嘿！他可能是弄不清楚你的意圖吧。」宗普師笑得好開心。「雖說這幾年改革開放，但是宗教還是相當敏感，更何況你還是縣府裏的人。」

「哈！他太多慮了，你們到底是師兄弟嘛！」幻如法師打個哈哈地說：「果益一個禮拜總要來一、兩次，送些柴米來，然後與我們在一起，唸上一下午的經。」

宗普平和地說：「你不要責怪果益了，這幾年來流言蜚語的，誰又能真正信得了誰？」

幻如法師接著插著嘴說：「是啊！算了，自己師兄嘛！我們一回廟裏，他就興奮地告訴我們，你調到縣委辦公室了。他還感慨萬千地說，要是你能回廟裏的話，修廟的速度一定加快起來，他對你的能力一向肯定。」

「他真這麼說？」我心裏納悶。那為何還一副心不甘、情不願的樣子，跟我玩捉迷藏的遊戲？

「果益老成持重，他必是有所顧忌。」宗普打著圓場。

我不禁慚愧萬分，珠淚潸潸地說：「師父們回廟裏，都已一年多了，我竟然不知道師父們生活清苦。真讓我無地自容了。」

「切勿自責，一切隨緣。」宗普師輕聲地說著。

「師父，這一陣子我也是在夾縫中生存了好幾個月，同事們都相當排擠我。」

「我們也都聽說了，所以雖然我們跟省府裏有了麻煩，也不太敢去找你，怕給你帶來不必要的困擾。」幻如師說著。

「跟省府出了問題？」我問。

「也不是甚麼問題，只是省裏的民族事務委員會答應撥款照顧我們的生活，但每次都拖延，要跑好幾趟合肥才拿得到錢。」幻如師抱怨地說。

「不多啦！只是象徵性地撥了一點錢，沒有太多的作用，只夠買點香燭；倒是來來去去地要跑好幾趟才拿得到錢，辛苦了悟生師。」宗普法師補充地說著。

「有沒有寫陳情信給縣委書記？」我心想老陳管理祕書室，要是有信，我怎麼從來沒聽說過？

「給縣委書記寫信？寫是寫了幾封，但也不知道送到甚麼人的手裏，反正一直都沒有下文。」幻如無奈地說。

「我回去問問。」我看看面容清瘦的兩位師父說道：「師父，我既然回來了，一定盡力將雞鳴寺修復。」

「居士有勞，看淡些，不要過度煩心。」宗普師說道。

「有宗慧師父的下落嗎？」我不勝感慨地問道。

幻如法師搖搖頭。宗普法師卻神色自若地說：「無在無不在，『井』枯心不枯；機緣成熟，他自然會現身。」我當時只認為宗普法師逗弄禪機，未曾認真地去思索為何他會將個「井」字特別加重了語氣，再加以心浮氣燥，就更無法體會他的話中其實隱藏著雞鳴寺的大祕密。

我愣了一下，繼續問道：「悟生法師呢？」

「他在大雄寶殿忙著呢。」幻如法師興沖沖地說：「嘻！他最近惱火得很，為了要供佛，好不容易養了一盆花，但每次才剛開花，就給別人剪掉，氣得他哇哇叫！這回可是藏得沒有人找得到，才養成了一盆花，他說他要在大殿裏保護著！」

宗普也掩不住一臉的笑容：「其實看淡一些，眾生也是未來佛，誰喜歡就供養誰好了。」

我們笑了一陣。幻如法師站起來說：「我去叫他！」

「不！不！我自個兒走過去！」我連忙站起，向倆位法師合十告退。

從內院出了另一頭的拱門，就到了往大雄寶殿的甬道上；一旁重關深鎖的藏經樓已經破舊了，但頂端檐角齊整，風鈴依存。甬道兩旁堆積著砧板與木柴，一路連綿而去，慌慌亂亂地連接著不遠處的柴房，雖有間隙，卻與大雄寶殿與藏經樓形成一個相對穩定、卻非離散的結構。

甫上大雄寶殿的臺階，即聞一股低聲咕嘟的大悲咒聲，連綿有致；我隔著窗子，探頭進去，卻見悟生法師蹲在佛桌下，正仰著身子，擦拭著桌腳，青光頭頂上一排受過戒的香火燙印的藍痂在光亮的格子窗欞裏閃動著。

「悟生法師！」我興奮地叫著，隨即走進了寶殿。

他聞聲揚頭，卻「碰！」地一聲，撞上了佛桌。「唉喲！」見我走了進來，撫著頭額鑽了出來說：「是你啊！好久不見了！」

我不說話，握了握悟生法師濕淋淋的手，先在毗盧遮那佛像前膜拜，久久不能言語；起身後，我環顧四週，見大雄寶殿異常明亮，文殊師利菩薩與普賢菩薩分立兩旁，光鮮依舊。

悟生法師精心栽培的一盆花卉擺在佛前，嫣紅欲滴；跟以前的花團錦簇相比，孤盆單景自然顯得落寞沉寂，但苦意丹心所培育出來的畢竟不凡，只見枝枝花蕾昂然奔放，竟是異常地亮麗。

我很欣慰地轉頭，卻見襯托在旁、堆積一角的香爐、蒲團、青燈、槃盤、佛珠、磬碗等等散落得到處都是，令我看著陡然心痛。悟生法師一手拿著抹布，站在這一堆東西前面，隨著我的視線落在身後，忙著試圖遮掩地說：「對不起！對不起！還來不及收拾。」

我再也忍不住地趨前抱著悟生法師，哭著說道：「對不起！對不起！該說對不起的是我！」

悟生法師不再多說，憨然地拍了拍我，就留下我自去忙碌；我哽咽在佛前不停拜著，懺悔道心不堅，流轉無時。也不知拜了多久，我只覺全身輕快，兩股熱乎乎的氣絲從湧泉穴下源源流出，全身洗滌通暢；我轉頭尋找悟生法師，四下卻是不見一人，於是緩緩地走出雞鳴寺。

出得廟來，我鬆了一口氣，見見時光尚早，便沿著傾倒的圍牆，四處觀看擁擠的民舍與工廠；房舍老舊，有的四拼八湊，有的僅是窩棚，搭在圍牆上避風躲雨，看著不覺心情又復沉重，於是轉往一望無垠的田際走去，漫步阡陌。午後新霽，泥土猶濕，順腳帶上黏和的紅土，一步一印。

我站在遠處，望著雞鳴寺藏在遠山如眉、近水嗚咽之間，心中暗自決定，再怎樣困難，也一定要將它修復，讓法師們有個清修的地方。就這樣閒盪了一個小時，傍晚時分，易變的天氣卻又颳起了一陣涼風。我匆匆地在鎮上吃了點麵，就趁著日落餘暉，硬著頭皮，再搭車去見果老。

上了七樓，再度敲果老的門，卻是門鎖秋意，久無回應。有了昨夜的經驗，我就再繼續敲著；果然不久，果老緩緩地開了門。

「怎麼，又是你呀？幾年不見，這次連續兩天往我這兒跑，可不太尋常喲！」果老嘻嘻地開著玩笑，一邊打開了門，往裏面讓著。

「果老，這次非請您親自出馬不可。」我開門見山。

「不行呀！前事之失，後事之師，怎能不警惕？」他嘻笑地說著。

我想著宗普法師說的話，心裏暗自琢磨，好啊，果益師兄原來是欲擒故縱，跟我玩起貓捉老鼠的把戲；我這次倒要看看甚麼時候他才會露出尾巴。於是不露聲色地說：「您不弄，他們照樣也會弄一批人出來，還不是照樣弄；弄得不好，上面怪罪下來，您以為您就躲得了？」

「你不說，有誰知道？」他不以為然地說。

「那您太小看咱們公安的能耐了。」我故意刺激他。

「這麼多年了，又有誰來詢問過以前的事？」

「果老，那是因為沒有那個需要；有需要的話，您的三代祖宗他們都翻得出來。」

「紅衛兵這麼厲害，也不見得打聽得出來。」

「那是因為沒有人阻擋他們造反，如果有誰挺身阻止他們拆廟，他們才不會罷休呢！」我心裏有點不痛快，但是以前的事也不必跟他提了；他不知道過去曾經有過多少次了，我利用職權之便，把幾次要爆發出來的雞鳴寺資料瞞天過海地毀得一乾二淨。倘若我置之不理，讓它順著發展，只怕一干師兄弟早已被鬥得屍骨無存了。

果老不說話。我有些著急地說：「果老，要找您，您是絕對跑不掉的；既然找到了您，雖然您置身於外，到時還不是一樣照樣批鬥您。」

「這麼說來，我是不幹也不成了？」他很為難地說。

「果老，師父常說方便與智慧同樣重要，您就行行方便罷！」我懇求著。「或許藉此因緣，可接引一些人。」

他似乎有些鬆動，卻又說：「算了，多少年了，我已經不管事了，就不要再多事了罷。」

我將白日所見，略為敘述一番。「果老，您就發發慈悲心吧！三位法師乏人照料，瘦骨嶙峋，要清理那麼大一座廟，又被眾人任意支使。果老！我心不忍啊！」

果老面無表情地聽著。「他們的情況我清楚，我也不忍；但是我能力有限，只能供養得起這麼一點點。」

「果老，我沒責怪您的意思，但為甚麼不利用這個機會，好好地將雞鳴寺恢復，令大家都有個安身之處？」

「哼！為德不卒，反倒助紂為虐罷了！」他恨恨地說。

「或許這一次不同了呢！」

「唉！你別再說了，這一套政治運動，我算是看穿了。」果老咬牙切齒地說：「修廟？都是些欺人耳目的作法！」

「果老，可憐可憐眾生罷！大家有多少年都看不見菩薩像了。」

「菩薩自在心裏，有沒有像都是一樣的。」

「是啊！理上講是不錯，但果老要為著相的有情眾著想。」說著說著，我忽然望見陽臺角落的書桌上舖著一紙長絹，上面墨跡猶新，我一時好奇，走近一瞧，但見果老的筆跡，龍飛鳳舞地寫著：

紅旗遮天白駒悸　法鼓沉寂雞鳴息
金券曉飛扣門急　罄聲頻頻晃僧衣

我再三誦讀，甚為感傷地說道：「果老，您我多年不見，已經生分了。您一個勁兒拒絕，似乎有點言不由衷吧？您不是全然不想管，是吧？」

「唉！胡亂塗塗寫寫罷了，當不得真！」

「筆墨還未乾呢！怎地就改變主意了？」

「老弟，別再說了！你要再說，以後我這兒就不歡迎你了。」他故作不高興狀地說。

「喲！這就下逐客令了。」我不理他，大搖大擺地走回桌邊，端起茶杯，抿了一嘴，卻是苦苦澀澀。

「果老，咱們師兄弟一場，我可是瞭解您的慈悲心腸，何必苦了自己？」

果老悶不出聲，我慢慢地踱回桌邊，又細吟輕誦了一會兒，有感而發地說：「師兄，也許這是一個我們可以倚賴的緣起哩！」

「或許罷，但是緣起的奧妙不是我們所能洞悉的。」他轉了個話題。「我有一些海外朋友回來說，現在藏傳佛教在西方世界非常流傳，這可是當初共產黨逼迫達賴喇嘛流亡的本意？」

「可能是誤打誤撞罷？」我調侃地說。

果老的白皙額頭沁著一顆顆湛亮的汗珠。「共產黨表面上雖然宣傳宗教自由，骨子裏卻視糖衣毒藥似的宗教為民族鴉片，不可能有計劃地將佛教傳至國外。是吧？」

「真是無心栽柳柳成蔭啊！」我歎道。

他嗤之以鼻：「臺灣、香港的中土顯教多年傳播，聽說只能在海外的華人圈子裏流傳，但是拜共產黨之賜，藏傳佛教傳到了西方社會，卻替中土佛教打開了一條通往西方社會的通路。這麼一看，我們豈不該感謝共產黨的『德政』？」

「說得是啊！或許共產黨並沒有真正的善意，但以後的發展令人難料，也許佛教就此全面復興也不一定。」我抓到機會，趁勝追擊。

「作夢！無神論的共產黨竟然熱衷起班禪與大寶法王的轉世認證，不是一下子就暴露了他們的政治陰謀？」他百般猶疑說：「而且馬克思躲哪裏去？共產黨的無產階級革命思想豈不是不攻自破？更如何再來摧毀中國傳統社會的團結酵素？」

「那也不是不可能！整個蘇聯一夕之間瓦解，又有誰預料得到？」我努力地爭辯著。

「他們不同哪！雖然都是共產黨人，但是蘇聯在整人的把戲上，還不及中國藉恐怖政治來造成社會主義天堂手段的十分之一。」他痛恨地說。

我默不出聲，又走回桌邊反覆吟讀著這篇無題的詩詞。

果老微笑地說：「喜歡的話，就送給你罷！」

我聞言大喜，連番稱謝，告辭出來。果老仍是拿了手電，一直送我到車站。我目送果老走了，左等又等，公車老是不來，於是信步走了回去。

田間四處空曠，杳無人跡；天際遠處，蒼茫星雲，碧熒熒的冰藍寒光，晶瑩閃爍。我望著永無止境的穹境，好似看到一個大窟窿，恍惚地聽見殘弱的莘莘佛子們嘶聲慘嚎於雞鳴寺外，不得其門而入，又彷彿看見腥風血雨不絕於陰悒的西藏黧黑焦土上，遍地屍骸。我不敢多想，奔馳了起來，一時忘了時間運轉，忘了流變失序，忘了幽深窄道，忘了祝福嘲諷，更忘了肇始終端……

撿重要的說？我以為您要我儘量詳細。好罷，那我跳著說好了……不成？同志，那要怎麼做？注意政策？……喔！是！是！對不起，一時說入了神……是，繼續，繼續……

次日，天高雲淡。我一早躲在公園裏構思，望著小鳥爭食，秋葉飄落。下午意興闌珊地去接了我愛人回家。她意外看我來了，興奮地伸手進了我的手腕裏，一話不說地拉我到菜市場去大肆購買；回家後，補償似地準備了一桌佳餚。我無意辜負我愛人一片苦心，卻是食不知味地吃完了晚飯。

趁著我愛人在廚房裏洗碗，我靜悄悄地溜出住所，牽了自行車出來，一路不假思索地往果老家中蹬踏而去。果老仍是在我喘息未定中，姍姍地在魆黑的走道，開露了一道光芒。

「怎麼？又是你？你可真是鍥而不捨啊！」他還是和顏平緩的神情。

「果老，我效法劉備，三顧茅蘆，懇求果老慈悲。」我上氣不接下氣地說。

果老走進房門，感歎地說：「唉呀！老弟！不是我故作矯情，不願幫忙。你是知道的，共產黨講唯物，修復廟宇根本就是障眼法。誰知道他們下一步要怎樣來整人呢？弄得不好，來個像百花齊放一般的運動，等人到齊了，一併抓了送到勞改營去；那我豈不是成了殘害佛門子弟的罪魁禍首？」

「不會的，不會的。果老，逮捕這些佛弟子有甚麼用？他們又不為害社會。」我坐定了喝茶，順了口氣地說。

「說得是啊！當初幹嘛砸廟拆樑？雞鳴寺又礙著誰的眼了？」

「果老，文革的仇恨就讓它過去罷！這是一個劫數，並不是誰看雞鳴寺不順眼。」我有無限的感傷。「唉！這沒甚麼道理可講，真的只能說因緣聚合，就在這個時候，發生這麼一個劫數。再說，紅衛兵犯上五無間罪的，有的不必等到來生，現在已經開始接受果報了。」

「這個我知道，但是想起那塊石版，我就難以平息。」

「果老，我會想法讓那塊石版恢復的。」

果老默不出聲，突然一掩臉孔，難過地說：「老弟，老實說，這兩天來，我心裏未曾好過，你每次一走，我都難過地想痛哭，我怎麼不想修復雞鳴寺呢？師父的大恩大德我能忘得了嗎？你真以為我是鐵石心腸嗎？」一雙老眼，淚眼漣漣。

我心裏暗喜。「是啊！果老一向關懷眾生，我知道果老不會聽不見眾生的哀嚎。」

「但是幫與不幫間，教我千萬難呀。」果老擦了擦眼淚。「這次省委……會不會仍然只是做點官樣文章，虛應故事？」

「果老，國家已經那麼窮了，幹嘛還大張旗鼓地花那麼多錢來修復廟宇？」我看著果老臉龐的變幻莫測，有些擔心，於是語調儘量輕鬆。

「他們有他們的政治目的，再多的錢都花過。」他仍是不敢相信省委的誠意。

「他們的手段是多得很，但是再有甚麼政治目的，也不需要修廟啊！幹嘛那麼大肆周章？」

「再怎麼說，佛門聖地也不可這麼搞，變成一個賺錢的勾當！」果老仍是不願輕易答應。

「果老！賺錢的企業總比磨刀霍霍、砧板剁剁好吧？」我使出殺手鐧地刺激他。

果老一夕堅決，不為所動，此時聽了這話，卻不免動容。他久久不語，臉上陰情不定，在窗前踱來踱去，然後走到廚房內找東西，出來後又到房裏好一段時間，然後悶悶地坐在椅上；忽然起身，走至桌邊，拉開抽屜取出絹紙，吹開墨硯，哀歎一聲，沾筆就書：

村墟巷空絕人跡　山門傾圮幾家祭
生靈引頸血成溪　哀聞嗥啕半夜啼

寫完，果老丟下了筆，轉身抱著我痛哭起來；我一時無措，拍拍果老的肩膀。「果老，果老，國土危脆，三界唯艱。」

果老逐漸平息下來，走到窗邊，看著窗外的燈火明滅，眉頭深鎖，不說一語。良久，他哀歎了一聲：「剛才你大嫂入定探尋，她說修復雞鳴寺會發生不可預料的變數，弄不好會出人命。」

「是嗎？有這事？」我一驚。「可否拜懺念佛來化解？」

「也許可以罷？希望這只是有驚無險。」果老微微一笑。「或許她看走了眼，想來不應有事，佟若飛還是挺有福報的，一找就找到你。說說看，你打算怎麼推展這件事。」

我見果老鬆了口，不覺心花怒放。「果老慈悲！」趕緊將我的計劃大略地說了一下。

「聽來還不錯。」他皺眉沉思良久。「好罷！原則上我出點力，幫著把雞鳴寺給恢復起來，但細節上要等我與佟若飛會過面才作決定。」

我聞言大喜，忙道：「當然！當然！」一時頓覺上下虛白，心境俱空。

未料一聊就聊到了半夜。我拜辭果老，興沖沖地出門來，一時感到夜風送涼。一路踏著車子，只見月上林梢，屋脊田埂一片霜華；四面風搖樹杪，恬怡靜謐。

我仰望蒼穹，好似看見熠熠生光的寒星把雞鳴寺照得清晰異常；內心中雖然仍被果嫂對佟書記的預言弄得七上八下，但止不住一股從灰燼裏尋獲珍寶的溫馨，濃不能散……

第二天我將果老送我的詩捲起來，急著去向佟書記匯報……這怎麼回事？同志，這啪地一聲，是不是錄音帶沒了？不是啊……要歇會兒嗎？……繼續啊……同志，您這猛地將錄音機一按，可打斷了我的思緒了……歇著吧！吃了午飯再繼續，好嗎？能不能跟我愛人通個電話？……可以可以，就在這兒講……沒事，報個平安罷了……好罷，麻煩您請示一下……

怎麼？不可與外面通話？……好罷，這麼說，她不在裏面了？只要不在裏面，我就放心了……果老好罷？……在醫院裏？那要不要緊？……他怎麼了？……只是人衰力竭，是啊是啊，我不該拖他下水的……徐倩呢？她可好？……在另一處審訊室？是嗎？也在這局裏嗎？……不是，這哪是抱怨，

只是心頭恍恍惚惚，有點不著邊際。徐倩是無辜的，她挺可憐地，一個姑娘家……當然您說了算數，我不過說說罷了，她很清純，不像外表那樣，裝出來的唄，是一種保護她自己的特殊方式……她被抓的時候？沒有啊？哪有時間說話？……喲，她湊耳過來那次？這小妮子，說笑唄，到了這節骨眼兒，還抓了機會跟我逗笑呢……她說這下子真做不成夫妻啦……惹您笑話了……甭這樣說，您污辱我沒啥關係，但不要污辱一個沒出嫁的女孩兒，男盜女娼，這種字眼，用在國家幹部上，您也沒甚麼光采，是罷……可否借把括鬍刀給我？……哪兒話，我怎會想不開，只是好幾天沒修臉了，想趁著午休稍作修適罷了……不會做傻事的……這還要上報啊？……怎麼？不准？安全考量？……真是從何說起？咱還沒被定罪吧？怎可將我當作犯人來看管？……回去括可以啊，但是您甚麼時候放我走？……審完就放？……那好罷，咱也不午休了，這就開始吧……剛剛說到哪兒了？……

得到果老承諾的第二天一早，我就捲起手稿與與果老贈與的詩絹，往佟書記辦公室走去。佟老正在看報，一見我進來，即立刻放下報紙，摘下老花眼鏡，興奮地問：「怎樣？有沒有好消息？」

我開門見山地丟下一句警語。「佟老，事情不像預想中的順利，很多事都仍是未知數。棘手，相當棘手！」

佟老一聽，緊張了起來。「怎說？」

「我已先下鄉看了一下，原來這座寺廟叫雞鳴寺。」

「雞鳴寺？名字倒挺雅的。」佟書記瞇著雙眼，一邊咀嚼著寺名，一邊掏著香煙。「雞鳴寺，雞鳴寺！雞鳴不已，大盜不止，這真是一個好名字！」

「是啊！名字是很不錯，但是寺廟裏面可就慘了！」我接過佟老遞過來的香煙，看著他狐疑的臉龐，繼續說道：「雞鳴寺，前後進一共三院，也不知有多少戶人家佔聚著；寺廟的角落成了廁所，院子內架子四處，炊煙燒飯，環境破壞得竟看不到一絲綠意。」

「喔！我以為是甚麼大不了的事；這不成問題，要他們搬就是了。」他心一寬地說。

「佟老，這可能不像表面上看那麼單純。我曾與幾位淘米洗菜的婦人談了一下，他們都說住在以前方丈房裏的，是個大人物，在省部有一個得力靠山，動搖不得的。」我把面晤三位法師的經過都省了下來，一字不提。

「有這種事？」他顯然不相信有這種人物。

「所以這件事不做則已，要做的話，一定先得到省委，上下疏通一下，把這位靠山擺平，否則說不定得罪了誰，這件事就很難推動了。」我經驗老到地說。

「好罷！這件與省委交涉的事，就讓我來處理。還有沒有其它要省委出面解決的？」

「還有一件，我們不能替臨近的縣市白幹；他們窮，咱們縣裏就出錢買材料，其它的凡要我們資助的縣市，既然出不起錢，只有請關門的企業出人力。這點佟老也要在省委那兒先協商一下。」我老謀深算地預先埋下了棋子。

「這點應該不是問題，反正付了薪資，總得做些甚麼罷？」他不太有信心地猜著。

「另外，將來這些住在廟裏的人家搬家、分房的時候，可能要那些虧損的企業提供住房，而且要讓一間大一點的出來，容納那位內部有靠山的人家。」

「這個……」佟老面有難色。「這個可能比較難一些，他們哪有多餘的房子？而且還要大一點的！不過再說了，省委要我做，這個困難再怎樣也要扛下來。」

我不說話。他接著又說：「其它的呢？」

我欲言又止，心裏暗自盤算，如何在這批搬家住戶中，趁機替果老弄一棟在三樓比較寬敞一點的房子，以免以後為了修復雞鳴寺，卻得經年累月地爬上爬下。於是便說：「其它的牽連較廣，有的非常複雜，要與內部各部門慢慢協商，才能定奪。」

「不能慢了！」他沒耐心起來。「我一定要先有一份報告呈報省委。」

「我知道，佟老，這兩天我一有空，馬上打草稿、寫報告，但是這個計劃案牽涉到我們這兒的人員，不能不先瞭解一下。」我未雨綢繆地說。

「這個容易！立刻召集會議，全部都叫來問一問。」

「但是……」我欲言又止。佟書記見狀，立刻叫道：「小徐！小徐！」我制止不及；徐倩應聲前來，想來在外面已經恭候多時。「馬上召集會議，所有部門負責幹部通通到會議室集合。」激動的神情表露無遺。

我用眼神制住徐倩，輕聲問道：「佟老要不要先去實地勘查一下？下午再召開會議？」

「你不是已經看過了？有這個必要嗎？」他一皺眉頭。

「看看較好，而且我另有事要私下呈報。」

「也好！先瞭解一下狀況也可以！」他站了起來，對徐倩說道：「去把車子準備好，妳沒事也一起來！」

徐倩瞄了我一眼，抿嘴偷笑。我無意一瞥，卻見她竟是風情萬種，眉梢眼角，一顰一笑，在在撩撥我易感的情懷。

車子一駛出縣委大院，我即說道：「佟老，大致來說，修復雞鳴寺可分為兩個步驟，第一個是追討被侵佔的房產，第二個才是全面恢復廟宇的規模。」佟老點頭同意。我繼續說道：「追討房產，牽涉層面廣泛，佟老需打頭陣；恢復廟宇則由我來協調，找一適當人選擔當重任。」

「找著了嗎？」佟書記興奮地問。

「嗯！」我停了一下。「人選倒是有，而且非常有經驗，相當能幹，又是雞鳴寺住持宗慧大師的入門大弟子。」

「喲！你挺神通廣大，短短兩天之內，居然給你找到這麼一號人物。」佟書記欣慰地誇讚著。

「佟老，找是找到了，但是人家可還沒答應幫忙哩！」

一股涼風隨著徐倩在前座打開的車窗，把車內的烏煙瘴氣吹得一乾二淨；佟老與我見徐倩捂著鼻子，趕緊把香煙弄熄。佟書記跟著說：「怎麼？跟你鬧矛盾？」

「跟我倒沒甚麼矛盾，但是不知怎地，他與縣府裏的人這些年來一直有一些疙瘩。」

「喔！嚴重嗎？」

「說嚴重相當嚴重，但如果我們小心處理，也未嘗不可大事化小，小事化無。」

佟書記點頭稱許，我知道他待人處事一向有息事寧人的忠厚態度，於是便把正題輕巧地帶入：「這裏面牽涉到文革時代，在咱們縣裏發生的一件事。」

徐倩聽到文革事件，在前座豎耳直坐了起來。「那時亂哄哄地，佟老也是四處奔忙，可能屬下並沒有機會稟報罷。」我看看徐倩，再看看佟書記，只見倆人全神貫注，於是趁機將這樁果老多年來的心結說了出來。「或許大家不以為這是多了不起的一件事，所以日後也就淡忘了，但這位雞鳴寺的大弟子到今天都耿耿於懷，認為縣委不知體恤民情。」

「不知體恤民情？喲！這可是有違中央政策，需要溝通一下。」佟書記關懷地說道。

「唉！這個故事說來話長，不過簡單地說，咱們縣裏的人把雞鳴寺的一塊宋朝的石版搬走了，到如今不知去向。」我黯然說道。

「石版？宋朝的文物？」佟書記坐直了身軀。「我怎麼不知道有這件事兒？」

「是啊！是宋代的古董；大概不是有意隱瞞，只是大家都不知愛惜古物罷。」我既輕巧又推波助瀾地說。

徐倩見事不關己，就輕鬆地插了個嘴：「都這麼久了，誰還記得啊？」

「那就難怪這位同志無法釋懷了，自己廟裏的古董給縣委搬了出來，誰能順暢呀？」佟老臉色陰暗地說：「下午我來問問看，究竟是誰自作主張，把這樣的古董給搬出去。」他頓了一下。「多大

的石版？」我伸手一比。「這麼大？這麼大的一塊石版，少說也要好幾百斤，誰這麼有本事？能藏到哪裏去呢？」

我跟著介紹了果老與雞鳴寺以前的種種事蹟，然後小心翼翼地打開果老的詩絹。佟書記一見，兩眼發直，讀了數遍，一直頷首稱許詩詞的意境甚高。

我不斷地在旁讚美果益的有才韜藏，而且似渾金璞玉地謙充有禮，更感歎他在七十高齡，仍是學無閒斷，而且如流水行雲地處世無礙。

「佟老，不止這樣哩，果益兄嫂經常私下替羣眾解決爭執不下的糾紛，儼然為百姓的楷模。」我暗示著他們兩夫妻一向為鄉黨所仰望。

佟書記大為景仰。「真不知在我的縣裏還有這麼一位人物！」他迫不及待地要我早日安排會晤的機會來認識果老。

車子還未到雞鳴寺，佟書記對它已經興致昂然；車子一到，他於是一馬當先，四下觀看，而且事事詢問地相當仔細。他每碰到水槽邊、走道旁的髒亂嘈雜，就停下腳步來指指點點，更逗留在四臥沉穩的石龜後，望著那丈寬的深溝問道：「石版就從這兒搬走的？」我默然點頭。

中午時分，出得廟來，在小鎮的麵館吃中飯。佟書記默不出聲，只顧蒙著頭吃麵；唏唏呼呼地吃完麵後，他擡起頭對徐倩指示著：「下午三點開會，一個都不得缺席。」

午休過後，徐倩向我借了果老的詩絹，興致勃勃地模擬他飄逸的書法；我看看沒事，就在徐倩的辦公桌上整理手稿。佟書記一直都不太說話，躲在辦公室裏面寫東西。三點還差十分，他一反過去一向準時到達會場的習慣，要大夥兒跟他一起先去。他一進會議室後，就一言不發坐在他固定的位子上，我也照著慣例，坐在他的右手邊，把一些資料拿出，照順序擺好。徐倩叫老陳先去倒了幾杯茶，自己從櫃子裏拿了一包紅塔山出來，然後坐在佟書記的左手邊。

三點還不到一點兒，走道上就聽見嘈雜的聲響，幽幽渺渺地往會議室傳來，先是總務組的小王說著：「佟書記最近怎麼了？怎麼老是眉頭皺得緊緊的？」

隨著喀喀的腳步聲，主計室的小胡高八度的聲音傳了來：「是啊！山雨欲來的前兆罷。」

再稍遠一些，低沉的老朱的嗓門聲：「我看開完了這個會，謎題就可解開了。」

同是主計室的老謝跟著說：「希望不是太棘手的事。」

小王嘻笑地說：「當然啦！他不好過，我們會好過嗎？」到了會議室門口，嘻笑聲嘎然止卻。大家探頭進來，意外地看到佟書記已經坐在位子上，於是趕緊魚貫入座。

佟書記也不與大家打招呼，面容凝重地坐著；大家不明究理，各各收起嘻笑的態度，相互傳遞著香煙。一時此起彼落，隨著火苗，室內頓時煙霧迷漫。

三點過後沒多久，腳步雜沓，又陸續進來了四、五個人。佟書記四下環顧一週，清了清喉嚨，問著徐倩：「到齊了嗎？」

徐倩裝模作樣地清點了人數：「書記，全都到了，一個不少！」

佟老從口袋裏掏出一張折折皺皺的紙條，字正腔圓地來了一段大義凜然的開場白：「最近中央的宗教事務管理部門下達了國務委員的指示，要各省縣幹部全面正確地執行黨的宗教政策，依法加強對宗教事務的管理。他們指示，各地要把宗教工作納入地方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中，進行長期計劃；要充分依靠廣大信教羣眾，與愛國的宗教界人士，使宗教工作邁上新臺階，這是黨的九五計劃與今後十五年經濟社會發展目標。」

他停了下來，再度四面環顧，這時同事們已開始交頭接耳。他咳了一聲，繼續說道：「等等！我還沒說完！黨的宗教工作總的形勢是好的，宗教領域穩定，但是必須要嚴加防患，不得有利用宗教干預行政、司法、婚姻、教育與社會安定的非法行為，特別是利用宗教進行分裂祖國的陰謀，我們要堅決依法打擊。」他停了下來喝茶，四面一時闃然無聲。

佟書記放下茶杯，往後椅靠了一靠。「為了徹底執行中央的宗教政策以及為了便利佛教徒聚會與加強佛教活動場所的管理，我決定把修復雞鳴寺，當作今年三大工作任務之首。」各人面面相覷，有的人更是不知雞鳴寺在哪兒，一時鬧哄哄地。

「肅靜！肅靜！」佟老敲了下桌子。「今天我們開會的目的，就是要就這項業務，研究當前的局勢，檢討可能的行政缺失，以及提出解決的方法。」

眾人四下相顧一眼，小胡搶先發言：「這不太對吧？全國都在推動改革開放，怎麼我們反倒把這種利益佛教徒的無關緊要的事情，擺在第一位？」

老陳嘻笑地說：「平常看你蠻靈光的，怎麼現在就鈍了起來呢？」他啐了一聲。「改革開放與恢復雞鳴寺是同一件事啊！真是開不了竅嗎？」

小王也糊塗了。「同一件事？這是賣弄甚麼玄虛呀？」他伸手抓了擺在桌上的那包香煙，倒了一把出來，四散地發著，卻朝著徐倩，直截發難。「喂！小徐！妳別在那兒偷笑啊！提個頭嘛，一頭霧水的，哪弄得清楚啊？」

佟書記拿了根香煙起來，將個香煙屁股「哆哆！」地在桌上敲著，然後捏了一捏，把香煙前面擠壓出來的紙捲給撕了去。「小徐，妳口齒清晰，就告訴他們罷！」

徐倩不好意思地清了清喉嚨，就把省委與縣委的雞鳴寺計劃從頭到尾說了一遍。果然徐倩口齒伶俐，加油添醋地把個修復雞鳴寺計劃，說得有如一樁國家重點工程。

徐倩娓娓說完了，眾人四下觀望，一時無語。老朱噓了一口氣，恍然大悟地說：「唉呀！原來如此，妳怎麼不早說呢？」低沉的聲音劃破了一室寂靜。

老陳舉起了被香煙燻黃的手指，在空中搖搖晃晃，指指點點，有若舊時的紅衛兵揮動毛語錄的景況。「好主意啊！真是高明的一石二鳥之計！最近我也聽人家說，這些信教的人發起癲來，可真是狂熱得很！偏偏他們又都有錢，那麼我們為甚麼放著藉古廟發財的機會，不狠狠撈一票呢？」

「是啊！慷慨解囊是佛教徒的美德呢！」小胡起鬨著。

老謝興奮地說：「只要有法子和海外的法師搭上了線，我看就吃不完了；你們曉不曉得，一個出名的法師登高一呼，這些教徒簡直不把錢當錢看。」

「是啊！是啊！一些大一點的廟裏，幾個月內收了幾億的捐款，比一些國營工廠還賺錢，幹嘛不弄？反正海外的人要看甚麼，我們就給他們看甚麼。」小王應聲答著。

「說得是啊！修成之後，也許雞鳴寺成了全縣最賺錢的企業也說不定！」老朱在議論紛紛中說道；一時眾人對縣委的百年大計，歌功頌德起來。

佟書記見大家七嘴八舌地說個不停，就提高了聲音，用力地咳了一下，眾人自動地靜聲凝聽。

「嗯！這也是不得已的事，前一陣子，我們補貼破產的企業員工，被省委罵得要死，這次更是交代下來，以後虧損的公營企業要自己想法子來彌補虧空；不止這樣，他們還要我們薪資照發。我們又不是印鈔票的，哪有辦法變出那麼多錢？所以只有出此下策了。希望各位到外面去不要亂說，這並沒甚麼光采，只要記得咱們是在執行中央的宗教政策就行了。」

「佟書記，您也不需要太覺得過意不去，先甭說上面壓得緊，這其實真是一條不花本錢的活路啊！」老陳安慰地說：「我們都知道佟書記一向照顧大家的生計，為了嗷嗷待哺的下一代，有時也顧不得那許多了。」

「話是不錯，但各位不要挑明地講，更不要到外面去講，大家心照不宣就行了。」佟書記眉頭一皺。「各位一定要記住我的話，不得放出任何風聲，讓羣眾或國外的記者知道。」

「那萬一羣眾問起來，怎麼一下子要砸，一下子又要蓋了；我該怎麼回答？」小胡問道。

「這個問題一定會有人問的。你們就說，以前文革時砸廟是一樁錯誤的行為；現在改革開放，國家富裕了，中央為了要落實宗教政策，所以全面協助恢復所有的寺廟。」佟書記胸有成竹地說著，卻意外地發現大家都沒有了意見，於是就接著說：「不管誰問些甚麼，這是上面的指示，要把它當作

第一工作目標來進行。大家要警惕一些，雞鳴寺的狀況相當不好，傷痕累累，樑柱倒塌，佛堂荒蕪，佛像砍首，石版雕畫均被砸爛，慘不忍睹。」他語氣沉痛地說著。「明天你們全體抽空去看看！」

「全體？這麼勞師動眾啊？」老朱問道。

「我怕你們一個一個分批去不太好，萬一碰上以前被整肅的，可能有不必要的誤會。」他幽幽地說：「是罷？以前你整人整得七葷八素地，不知留點餘地，現在又跑到人家的廟裏去指兵點將，這也太過招搖了。」

佟書記大概想起那段文革往事，一時不願多說；看著大家似乎受到感染，於是抽了幾口煙接著又說：「去的時候，知會一下縣長辦公室、公安與鄉鎮委員會，要他們也派人前去。各部門都要配合一下，廣告宣傳方面一定要做好，不要忘了講這是配合中央的改革開放政策以及落實宗教政策。」

四下出乎意料地寂靜，沒有人發言，於是佟書記繼續說道：「我們也需要開始著手佈局來準備住戶遷移的問題。老謝負責組織一下，原則上，我想將寺廟外面的工廠佔地首先收回，然後儘量勸退住戶；不成的話，看看能否仿照唐山大地震後策動的組合家庭模式來推動。」

小胡與小王飛快地記著筆記。「倘若再不成的話，只有先在我們自己縣裏的單位裏面找空房，然後到鄰近的那些破產企業裏面，看看有沒有辦法塞一些人家。」佟書記陷入沉思地說：「進行這些事情切勿打草驚蛇，引起羣眾的猜忌，時機成熟後，我會立即召集有關部門開會協商。」

老謝忽然說：「佟書記，遷移之後，我們準備怎麼個修復法？要花多少錢呢？」他主管縣裏的預算，一向對金錢十分敏感。「您剛才說，佛頭也被敲掉了，這總不可能找個水泥匠，一個一個地給補回去罷？」

佟書記默不作聲，於是我趁著這個空檔，再進一步把腹稿講了出來：「預算永遠都是我們最大的困難。我先來說一個故事，也許可以讓我們明瞭，事情開始以後，諸項因緣自然會慢慢地聚合。」我停了一下，卻見徐倩明亮的雙眸瞬不轉睛地盯著我看。「你們知道北京郊外的雲居寺罷？據說寺廟

開始修復不久，有一天，美國來了一個信徒，看到雲居寺到處充溢著石版，暴露在外日曬雨淋，慈悲心一發，回去後募捐了一百萬美金來建造寺廟，以免石版暴露在外。你們想想，蓋個儲藏石版的地方就花了一百萬美金。」

「一百萬美金？」小胡吐了吐舌頭。

「照啊！我說教徒是不把錢當錢看嘛！」老朱叫道；一下子又是七嘴八舌地說個不停。

我看氣氛又再度熱絡了起來，就逐漸地將石版事件引爆了出來。「是啊！石版！誰會料到這個石版會這麼珍貴？」

「石版？咱們好像也有石版罷？小胡！」佟書記冷不防地丟下一句。

小胡猛地被一叫，嚇了一跳，愣愣地看了看四周，見每個人都望著她。「石版？是啊！我們是有好多石版在廟裏。是罷？老陳！」

老陳一時不知應說甚麼。「有啊！是有好多啊！」

「前兩天，我到廟裏勘察的時候，在一家住家內找到這本縣誌。根據這本縣誌……」我揚了揚手中的線裝書。

「線裝的縣誌？」佟老伸了頭過來。「好哩，我竟然不知道咱們這兒還有這種舊社會的東西。看來咱們的政策也不是執行得很徹底。」他眼光一掃，幾個對望一眼，噤若寒蟬。

「佟老說笑了，該出爐的，時間到了，慢慢地都會出爐的。中國的文化怎麼可能燒得光呢？」我笑笑，繼續說道：「老陳講對了，這本縣誌上也說，廟裏以前收藏有很多名家雕刻的石版。」

「那好極了！不管刻的是甚麼，也不管是甚麼朝代的，只要是古代的石版就成！」佟書記興奮地說：「快去搬出來，海外的教徒愛的就是這些石版，而且是愈大的愈討好！」

「沒有大的了！上次縣裏為了響應省委的興建公園計劃，稍大一些的，都給拿去舖路了。工務隊裏還剩下一些，但都是些碎的了……」老謝不經意地說著。

「鋪地？荒唐！把古代文物拿去鋪路？誰叫你們這麼做的？」佟書記瞪著眼吼道。

「這不關我的事，我只是照著上面的指示做！」老謝委屈地說：「唐朝佛經都可拿來當草紙，幾塊石版又算甚麼？」

一時面面相覷。「佟書記，現在也不是追究責任的時候了，先想法子把它們給恢復起來。」我打著圓場。

「我以後再來算這筆帳，現在你們給我四處去尋找，只要是從廟裏弄出去的，通通給我登記起來。」佟書記疾顏厲色地下達命令。

我頓了一下，就繼續說道：「另外，這篇報導說，雞鳴寺的鎮廟之寶是一塊一丈多高的石版，上面刻有大勢至菩薩的圓通章，而且還刻著大勢至菩薩的像。」

「鎮廟之寶？」小王問道。

「不錯，這篇報導還說，鎮廟之寶不在，雞鳴寺就不可能興旺；如今我們最大的問題就是這塊鎮廟之寶現在不知去向了。」我至此才算將石版導入了正題。

「甚麼鎮廟之寶啊！讓我看看。」老謝抓了縣誌過去，摘下眼鏡，瞇著眼睛看著圖片。「就是那塊石版嘛！」

「你知道啊？好極了！現在這塊石版藏在哪裏？」佟書記急切地問道。

「那塊石版嘛！」老謝擦著眼鏡片，慢條斯裏地說道：「上次修建人民廣場後大街公共廁所的時候，正巧缺水泥，等著驗收，情急之下，有人建議我，來廟裏找塊現成的石頭，我就交代下去，去借用這塊石版一下。後來大概是太重了，撿查完後就沒有人願意去運回來，所以驗收完了，就這麼給一直用著。」大家凝神傾聽，徐倩卻在一旁跟我眨眼。

「人民廣場的廁所？這不是我去驗收的嗎？怎麼有菩薩的像我會沒看見？」佟書記不解地說。

「就是怕您發現，知道您不會進去女廁所，所以就給安裝在女廁所那邊。」老謝無奈地說。

「唉呀！你們怎麼這麼胡來，把菩薩的像擺在女廁所裏面？」佟老大怒，拍桌而起。

小胡皺著眉頭問道：「這可奇怪了，我用這間廁所少說也有一百次了，怎麼從來沒看見過甚麼菩薩像？」

「怎麼？不見了？」我驚訝地問道。徐倩眨著眼，暗示我不要再說下去，我假裝不解地問道：「被偷了？這麼大一塊石版怎麼會被偷呢？」

「唉呀！不是被偷啦！我想因為石版太重，與其它的水泥聯結，有了裂縫，就倒了下去，掉到毛坑裏去了，反正驗收完不久，我就聽說有人又重新砌了一牆。」老謝好不容易交代清楚：「那時，大家對宗教都是刻意地污辱與醜化；我心想事不關己，少插手為妙，所以也就一直沒去追究。」

佟書記一言不發。眾人機警地發現事情比想像中的嚴重，也不敢多說。「掉到毛坑裏？這下子我怎麼向省裏交代？」他臉孔青青白白地。「挖起來！給我挖起來。」說完，怒氣沖沖地推開椅子，一聲不響地走了出去；走到門口，他又回過頭來：「所有工作暫停，先把石版的問題解決！小徐，妳跟我到辦公室來！」

徐倩忙不溜站起，卻不忘在經過我的座位時，由背後戳了我一下：「你沒看見我跟你眨眼嗎？怎麼？唯恐天下不亂呀？」

我轉頭看見她又是嬌嗔又是玩笑的樣子，嫵媚豔麗，竟然癡了，忘了回話；她見我直勾勾地盯著她看，就眼波一掃地嗔道：「討厭！又是那副書呆子的樣子；看我不跟雪兒講，好好地搥你！」

天清月明，四野清麗。我向晚時分再到果老那兒覆命。

一進了門，大氣尚未喘定，我即大聲嚷著：「果老，我今天太高興了，真是大快人心。」接著一口氣地將白天的精采片段，撿重要的說了一遍。

「老弟，適可而止罷！不要事情鬧大了，適得其反哪！」果老一副息事寧人的樣子。

「不！果老，這件事，我打算讓它鬧大，最好驚動北京的佛教協會，或中央的宣傳單位，才能大有作為；我一輩子怕事，活得窩窩囊囊，這次我要鬧得轟轟烈烈！」我腦中閃動著三位法師清瘦的身形，頓覺英雄氣慨，責無旁貸。

兩人相談甚歡，我興之所至，信口說道：「我好久沒作詩了，現在想作一首。」果老聞言，忙取出一絹，我即揮筆而成：

紅巾方卸小將衣　忽見商賈媚戎夷
閭里無產萬戶倚　百衲虛垂千家憶

果老拍手稱許：「老弟確是才高八斗，真是委屈了你在這個偏遠的舒城縣當差。」他擡頭看看我。「太妙了！你那天拿了我一首，今天老哥厚顏，就把這首詩給留下了。怎麼？不會捨不得吧？」

「哪會？大不了，明兒再揮筆就是！」倆人舉杯互笑。

您說笑了，胡謅亂塗地，哪有甚麼流傳千古的想法？破四舊？當不得真，同志，早就破得徹底了……您瞧，您這一打岔，我可就亂了……到哪兒了？是啊，清理廁所……

翌日，朝陽明麗，白雲卷舒。

佟書記一早即驅車前往合肥與省委洽談。徐倩拉著老陳，四處拜訪鄰近鄉鎮的工廠，安排人手前來人民廣場集合。我則在辦公室壓陣，起草擬寫報告。

過了一個禮拜，有一天早上，趕著上班的人潮剛過，鄰近縣市的下崗員工麇集於人民廣場，黑壓壓來了一片；佟書記親自督陣，數了數人頭，要一干待命的員工分成七組，每組均有十五、六人。

隨即他一聲令下，將全市鎮分為五區，要五位親信幹部各帶領一組，踏遍大街小巷與四處的公園，將所有從雞鳴寺移出去的石版，不分大小，一塊塊地找出來，搬至寺前。

殷殷叮嚀之後，各組離去；佟書記再從剩下的三十人派出十人去商借拉肥車，剩下的二十個，都是年輕力壯的，又分為四組，一組五人。

佟書記囑咐他們各各捲起褲管，分批下毛坑，清洗廁所，打撈石版。這一班年輕的，一聽要挖廁所，就四下鼓譟起來，抱怨佟書記不甘願分錢給他們，所以把最骯髒的事分派給他們。鬧了半天，羣情激忿，佟書記見壓服不下來，就私下叫徐倩見機解散羣眾，於是四、五輛拉肥車擺在一旁，眾人耗著。在毫無進展的情況下，未到中午時分即自行散去。

下午徐倩再度四處打電話給各廠的負責人協商。第二天，幾個廠方的經理也來了，眾人才逐漸被勸服；但糞池難熬，經年累月的積便，弄得眾人輪流頻頻，進展緩慢。

果老的孫女兒就在附近的郵電局上班，幾天來，就只看到他們嚷嚷吵吵，一進一出地，顯露著一股失魂落魄的神情，四處慌慌張張地尋找，但又不知在找些甚麼。後來更看到四、五個拉肥的，把拉肥車排了一列，臭氣衝天，黃金四溢，整條街臭哄哄地，行人遠遠地繞道而行；她納悶地問圍觀的行人：「怎麼回事？幹嘛書記親自指揮清理廁所呢？」

待業員工在十月驕陽照耀下，上下掏撈；餘夏威力仍存，裏外煎烤，四面更加臭哄難耐。拉了幾十車肥後，終於淡淡淺淺地見得到黃黃的石版了。大家鬆了口氣，紛紛爬出來，躲在樹蔭下喘息。佟書記連忙蒙著鼻子走進去觀看，但是從上面也看不見有任何石版雕刻著菩薩的像。

他冷冰著臉，看了一肚子火，就朝著一羣在樹蔭下抽著煙的壯工吼道：「再下去撈！就算要把廁所拆掉，也要把石版給我撈起來！」於是大夥呆到傍晚時分，四、五個人再下去撈，但是撈到天黑也撈不著。「沒有呀，哪有甚麼石版？」

「沒有？再四下摸摸看，有沒有菩薩的像？」

「沒有就是沒有嘛！」工人擡起了臉喊道，卻見佟老像洩了氣的皮球般地。

「再給我撈，這可是宋朝的石版啊！」佟老望著一張張擡頭張望的灰黃的臉，心有不忍，就說道：「再撈撈吧！大家的生計可都落在這塊石版上了。」

大夥面面相覷，不知佟書記賣弄何種玄虛，但看到他哭喪的臉，有所不忍，只得再蹲下去撈。這麼撈到毛坑裏伸手不見五指，還是連個影子都看不見。

孫女兒看得心驚膽顫，下了班，匆匆跑回去；她跟我打了招呼後，就忐忑不安地說：「爺爺，出事了哩……」她上氣不接下氣地看了我一眼，把要說的話硬是吞了回去。

「別急，慢慢說，甚麼事？」果老見她不語卻望了我一眼，便又說：「自己人，沒關係的！」

她如釋重負，忙說道：「石版啊！那塊石版還在嗎？」

「石版？」爺爺起身四處探望了一下，回過頭來故意壓低著聲音：「大概還在罷！多少年了，我也沒再去看過，只怕還在原來的地方罷！」果老顯然極為鍾愛這位孫女兒。

「怎麼？出了甚麼事？」我逗著她問。

孫女兒把這幾天在人民廣場的事大略地說了一說。「大概就是在找那塊石版罷！四面臭哄哄地，街道又是亂嚷嚷地，我跑得遠遠的，也聽不真切。」

「你講對了，是在找那塊石版啊！」我瞅著她笑。

「咦！當初你也有份啊？」她驚異地問道。

「他沒份，爺爺怎會得知消息？」果益師兄透露玄機。

「原來當天夜裏，就是你偷偷把消息傳了出來的？」果老與我相顧一笑，心照不宣；當初雖然並未挑明直講，但正是我把消息傳出，要他立刻想辦法救出這塊石版。

果老見我默認就說：「我一接傳話，立刻導了幾包水泥，找了十幾位師兄弟，在亂糟糟的廁所工地，以偷天換日的手法，神不知鬼不覺地給調了包。」

果老輕描淡寫說著，但我知道在那個年代，這個可是驚心動魄的滅門舉止。我一時感歎不已。

「果老，我看差不多是時候了，麻煩您讓石版現身罷！這麼多年來，我還不知它藏在何處呢！」

「妥當嗎？」果老摸摸光溜溜的下巴。

「我想這次可保安然無恙！」我心中暗請諸神護持。

「老弟也真沉得住氣，這許多年來，問都不問一聲。」

「我不想問，也不敢問；我心想，少一個人知道，就多一分安全。反正事情沒有暴露，就表示還是果老藏著，那我還有甚麼不放心的？」我轉頭問孫女兒：「妳也參與了嗎？」

她搖搖頭說：「我當時太小了，甚麼也不懂。」

我摸摸她的臉龐。「嘻！那妳怎麼會知道啊！」

她不好意思地說：「是我爺爺告訴我的。」

「是嗎？怎麼個藏法，可否說說看？」我逗著她。

孫女兒看看果老，見他在一旁頷首微笑，即迫不及待地說：「你可知道嗎？真是天衣無縫呀！我常常繞過去看，真是一點都看不出來；這麼多年來，一條裂痕都沒有。」

「喲！說了半天，到底藏在哪兒啊？」

孫女兒抿嘴一笑。「其實叔叔天天都經過那兒呢。」

「咦！是嗎？這可神奇了，真是莫測高深，到底藏在哪兒呢？妳快說罷！」

「就在郵電局廣場的圍牆上。」孫女兒神祕兮兮地說。

「喔！怎麼弄的！」我心頭詫異。

「爺爺先用稻草混合著黏土，塗在石版上面，然後外面再以石灰鋪上，把它跟其它的磚牆連在一起。這麼多年來，也不見它剝落，否則裏面的菩薩像一定顯露出來。」

「是嗎？真是妙絕！」我拍手稱許。

「唉！我可是日日擔心呢！深怕有小孩去觸摸，一不小心，一整片都會掉下來的；或許是菩薩加被罷，這麼多年來，也不見有任何示警跡象。」果老好似無限疲倦地說著。

「果老，功德無量啊！」我拍拍他的肩膀。「那麼咱們下一步該怎麼辦？」

「等時機成熟，我找一個月黑風高之夜，悄悄地去把外層的水泥敲下來，第二天一定會有人去通報的。」

「妙！妙！」我們三人俯仰大笑。

第二天清晨，我一踏入辦公室，徐倩立即興沖沖地拉著我躲在一角：「找著了！找著了！找著那塊石版了！」

「找著了？」我心想，這怎麼可能呢？昨夜果老還說不在廁所裏啊！我狐疑地問道：「確實是那塊石版嗎？」

「沒錯！沒錯！一早就有人來報，菩薩像都現露出來了；圍觀的人越來越多，都說菩薩顯靈了呢。佟老等不及你來，已經一個人先去看了！」她忽然若有所悟地看了看我。「怎麼？你好像早已有預感似地？」

我一凜。「我哪有甚麼預感！我只是覺得奇怪，昨天散工的時候，都已經挖到底了，還是甚麼也沒有，怎麼今天一早就有人挖到了？」

「嘻！不是啦！不是在廁所找到的，你想都想不到！今晨天未亮，掃街的人就來報，一早就在郵電廣場圍牆邊，看到一地的水泥與黏土，幾個掃街的人納悶地掃了一陣，才驚異地發覺牆上有菩薩像以及一些看不懂的經文，她們不敢怠慢，慌慌張張地立刻派人來通報。」

「啊！有這種事？」我故作驚訝狀，心想果老果然手腳俐落，昨夜我一走，他果真就去將菩薩像給敲了出來。

「一起去看看罷！我就是等著你來。」她殷切地說。

「好呀！讓我把公事包放下來！」她跟著我進了辦公室。「呆會兒，咱們先去人民廣場，把那批人給一起叫去，免得他們又跳到冀坑裏去，臭哄哄地又白費工夫。」我低頭打開抽屜。

「對！對！虧你想得週到！」她忽然手支下腮，撐著胳膊在桌上，趨前挨向我，輕聲問：「你恨我嗎？我以前那樣對待你？」

我鎖上了抽屜，略為尷尬擡頭望她一眼，本想數落她幾句，卻見她櫻桃小口微張地輕吐蓮音，甚是迷人；一時氣也沒了，只得說道：「算了！過去的事不提了！」

她調皮一笑。「嘻！沒有我，你還娶不成雪兒哩！嚴格說起來，我還是你們牽紅線的月下老人呢！」我瞪了她一眼，她輕吐香舌，故作驚嚇狀。

到了郵電廣場，只見佟書記正用水沖洗石版。大勢至菩薩像栩栩如生地矗立在草叢中。

佟書記看到我們來，後面跟著一羣工人，不自覺地揮動著水管，手舞足蹈起來；一時激水四散急噴，工人嘻嘻鬧鬧地散去，又吱吱稱奇地圍觀著菩薩。

「看啊！錯不了的！菩薩像！大勢至菩薩像！還有圓通章，錯不了！錯不了！」佟書記一掃這幾天來愁眉苦臉的表情，繞著石版歡叫；眾人見到平時一向頤指氣使的書記，竟然像小孩般地在菩薩像旁邊繞著，也都受到感染，莞爾地開著玩笑：「菩薩可憐我們，早就自個兒爬上來囉！」

「你們來得正好！」佟書記明快地指揮眾人前去安排工程隊與起重機。

不多時，工程隊來了，在領班的口哨吹奏下，大勢至菩薩石版緩緩地被吊上了車。

果老由孫女兒陪同，遠遠地躲在眾人堆裏觀望。哇！好不壯觀哩！大勢至菩薩緩步昇天中，只聽聞工頭口哨急促如同嗩吶騷噪，眾人四下圍觀若似迎神拜會，四、五位老婆婆更是跪在地上，口中唸唸有詞，於是一股修廟風潮就此熱熱鬧鬧地緊鑼登場。

在卡車揚塵往雞鳴寺駛去的當兒，舒城縣大力修葺雞鳴寺的消息，不脛而走，在安徽省的大小縣市裏四下流傳；連個數十年沒有如此清新過的公廁，也被眾人津津樂道，歷久不衰。

數日後，果老請我吃飯慶功；杯箸交錯中，我望著果老說：「您聽說了沒？這下可是鬧得滿城風雨，據說驚動了省委與宣傳局的人員。」

「聽到了！你幹得好！三位法師乍見失落的石版安然回歸原位，也都非常欣慰！」果老露出了多年不見的笑容。

「嘿！果老！您手腳俐落啊！沒想到那天我一走，您當夜一聲不響地就付諸行動了。」我稱讚他道。

「我？」他狐疑地望著我。「沒有啊！」

「怎麼？不是您幹的？」我放下了碗筷。

「不是啊！那天孫女兒匆匆忙忙地跑來通知我，我還當著她的面說了你一頓，怪你沉不住氣，才一個晚上，就全給抖了出來。」他一雙筷子停在空中。

「我沒講啊！我那天早上一進縣委大院，就感覺亂哄哄地一團，不久就聽說菩薩現身了。」我有如墜入五里霧中。

「會不會是您孫女兒幹的？」

「她才沒那個膽哩！」果老微笑地說。

「這麼說，那晚上我們在這兒說著，菩薩那邊就現身了？」我驚訝地問著。

「看來是這樣的了，或許正巧有人去觸摸石版吧？郵電廣場上，一向人來人往的，或許甚麼人趕巧了，不小心觸碰石版了？」

「這麼巧啊？早不碰晚不碰，我們這兒談著，那兒就起狀況？太神奇了點吧？這幾年都沒人去碰它，可見得那位置並不是很明顯，真耐人尋味啊！」

果老沉吟半天。「這也不是不可能！不過就是理事無礙的顯現罷了，離華嚴的事事圓融境界，還差一截呢！」倆人不覺伸手一握，信心陡然加深。

「果老，修葺雞鳴寺的第一炮，就如此風風光光打響了，我很欣慰，也很有信心。現在我可以安排您與佟書記見面了吧？」我殷切地問道。

「可以，可以！」他欣樂地答著。「是時候了！這次我看因緣差不多聚合了，也許我們以後再也不必躲躲藏藏，但是你跟我的關係暫時還是不要揭穿，怕臨時有變，你還可有個內應。」

我點頭，表示同意。

佟書記與果老的會面，在修復雞鳴寺的過程裏，是一件關鍵性的大事；徐倩機靈，瞭解這一次面晤的嚴重性，特別在錦江飯店訂了一間沒人打攪的房間。

倆人初見，互道仰慕之心；喝了茶後，徐倩張羅著紙筆，未料果老早已有了準備，從口袋中拿出一張清單，上列種種事項，細節中有重大原則，圈圈點點，鉅細靡遺。

佟書記非常欣喜，拿出老花眼鏡，逐項審察過去，而且逐條打勾，叫徐倩拿出本子登記下來，聽他順著單子一路唸了下來：「訂做僧袍、購買香爐、縫製法鼓、修補佛像、繪製畫廊、栽植樹木、整修花圃、翻修走道、建立齋堂……咦？建立齋堂是怎麼回事呢？」佟書記問道。

「建立齋堂就是要制定寺規，嚴禁任何人在寺廟內殺生，同時不准四處炊煙作飯，只准由齋堂提供齋飯；上軌道以後，還要研究一個制度，來規範採買、種菜、薪柴與吃齋飯的規矩。」果老和顏歡色地解釋著。

佟書記邊聽邊點頭。「吃齋飯還要規矩？就照人民公社的慣例好了，十一點開飯，要羣眾去買飯票，然後排隊領菜，跟大眾食堂一樣，就不要再來甚麼規矩了；上面的只要聽到有新規矩就要問，挺囉唆的！」

「不要規矩？但是，上供呢？」果老問道。

「上甚麼供？」佟書記不解。

「過堂呢？」果老再問。

「過甚麼堂？」佟書記仍是不解。

「萬一人多，吃不夠怎辦？」果老一本正經地問。

「吃完為止，還要怎樣？」佟書記坐直了起來。

「吃完就沒有了嗎？」果老有點嘲諷地說。

「喂！果老，您不要盡是說這些沒人聽得懂的話。」他有些不耐煩起來。

我打個圓場。「這些細節以後慢慢地再協商，咱們今天只決定關鍵性的原則事項。」

「好罷！我希望雞鳴寺能隨時開放，供徒眾膜拜。」果老替信徒要求著。

「這個可不行，管理員不在的時候，一切閒雜人等不得進入。」佟書記不答應。

「開放之後，希望能自由免費進出。」果老請求。

「不成！一律照中央規定，酌收門票。」書記絲毫不放鬆。

果老顯然有備而來，有的事項點到為止，雖然意見分歧，卻也不加逼迫，一時氣氛融洽，互相敬讓著喝茶。忽然果老丟下一句：「住持誰當？」

佟書記不加思索地說：「當然一定得要是幹部！」

果老放下茶杯。「不行！住持一定要是個真正的出家人！其他的和尚，你們要安插甚麼樣的人我不管，住持一定不行，非出家人不可！」果老毫不退讓。

「我不管住持是不是出家人，只要他是國家幹部就可以！」佟書記斬釘截鐵地說道。

眼看談判破裂，一時僵住了。佟書記有些過意不去，就轉個語氣說道：「其實，佛教協會現在已經將住持的名稱統一稱為監院。」

「監院也好，住持也好，反正一定要真正的出家人。」果老不悅地說。

佟書記無奈地說：「那麼由佛協來決定罷！」

「為甚麼捨近而求遠？宗普法師就在寺廟裏，他又是宗慧法師的師弟。」果老堅決說：「宗慧法師是以前的住持，德高望重；宗普法師現在輩份最高，年高德邵，是理所當然的住持人選。」

佟書記看了看我，似乎責怪我沒將宗普在廟裏的事跟他說。「他恐怕已經年邁體衰了吧？」佟書記不以為然。

「那由他指任好了。」果老轉了個口氣。

「這我不能答應！中央有明令指示，監院一定要由佛協指派。我可以推薦一位，但是還是要由他們認可，私相授受是絕對不允許的。」佟書記絲毫不退讓。

「宗慧法師呢？」徐倩插了一嘴。「他不是以前的住持嗎？……我是說監院啦！」她看了看佟書記。「請他出來主持廟務，不是名正言順的嗎？」

果老不語；佟書記點頭說道：「宗慧法師一向為國人所景仰，佛協一定會接受的！」

我看看諸人，感歎地說道：「唉！宗慧法師在紅衛兵來砸廟的前一天晚上，離奇失蹤，這許多年來也沒有人知道他的蹤影。」

果老悶不吭聲；佟書記知道他難過，就換個口氣說：「果老，我有我的立場，希望您能瞭解。監院一職，我一定儘量要求佛協指派一位能與宗慧法師匹配的出家人出任。好嗎？反正他們指派，是不是國家幹部，我也管不到了。」

果老見佟書記退讓，也就不再堅持了，喝了口茶繼續說道：「其他的僧侶，書記也一併請佛協指派嗎？」

「不這樣，難道我還能去挑選嗎？」佟書記故作輕鬆地說。

「真要挑選的話，我願意親自上北京面晤每一位法師。」果老面不改色地說。

「果老，咱們暫時不說佛協是否允許您這麼做。法師駐院有這麼嚴重嗎？佛協指派的，難道還會是假的出家人嗎？」他見果老不說話，有點挑戰似地說道：「照您的標準，要如何才能算是真正的出家人呢？」

果老一本正經地說：「出家乃將相所為，很多資質是裝不出來的。從外表上看，出家人的儀表要莊嚴，鬚髮要剃除，行止要溫柔，說話要和緩，性情要溫文爾雅，生活要簡樸，而且一切不良習慣都不能有；內在修為就更不是三言兩語可說得完的，但基本上說，僧侶大多要有一些國學基礎，研究經典才不會成問題。」果老好似給佟書記上了一課。

「幹嘛？這不成了舊社會的選秀才了？」佟書記故打哈哈。「算了！外面的僧侶交流，我還是交給佛協統籌處理，省得我麻煩；以前在這兒的僧侶，如果有意要回來的話，我就通通交給你來全權決定。這樣行嗎？」

果老聞言大喜，連忙答謝；書記接著說：「您甭謝我了！這次得您大力鼎助，我還得要謝謝您哪！」佟老面容突然就和藹了起來。「我不能讓您白出力氣。月薪就以縣委級的待遇委任支付，外加糧票配給，其實也不多，就只兩百多塊錢，算是車馬費罷，但所有的信徒捐款與門票收入，均由縣府收取，你不能擅自作主。」

「我自己倒不需要酬勞，但是我希望能有權動用寺廟的捐款。」果老幽幽地說。

書記深深地看他一眼。「果老，動用捐款千萬不行！」他面容凝重地叮嚀。「廟產歸縣府管，一切和尚薪資與寺廟開支均由縣黨部支付，所有捐款自然也由縣府收取。這個就不要再與我爭論。」他一臉堅決地說：「這間寺廟在我的帳簿上與縣裏任何一家國營企業沒甚麼兩樣。我希望開放兩年之內，能夠收支平衡。」

「我並不是想將捐款移作它用，我只是想拿來整修觀音殿與大雄寶殿。」果老澄清地說。

「這個我知道，但我自有打算，整修大殿的費用，我也會編入預算。」佟書記無奈地說。

果老不吭聲。佟書記歇了一會，就說了：「唉！不怕您知道，在沒有一個解決倒閉企業的萬全方案之前，門票收入我打算先拿來解決失業員工的生活問題！果老，佛教講慈悲，現在我放著縣裏面七成員工兩個月發不出工資，卻把公款拿來建造廟宇，再怎麼說，也是不慈悲啊！」

徐倩插了嘴，「建造廟宇前，我們還得搬遷雞鳴寺住戶……」

「既然如此，我這份工資就不要發了罷！」果老相當瞭解書記的處境。

「拿著罷！我知道您也有困難。」書記體諒地說。

果老仍想推拒。我插了嘴：「果老，佟書記是一分心意，您可拿來供養師父啊！」

「是啊！果老，收著罷！這樣我心裏也好過些。」書記忽然眼眶濕潤地說：「唉！文革的破壞我也一直耿耿於懷，中央政策搖擺不定，大家都是受害人；現在有這麼一個機會，也讓我出點力氣，替大家做點事。」書記也傷感了起來。「我可以給您保證，只要我在這個職位一天，我會珍惜信徒的捐款，善加利用，照顧大家的生活。我的職責不止這個寺廟，還得維持社會的安定。」他斜著身子，從茶几邊伸出右手。「果老，您信得過我嗎？」

果老不覺動容，雙手緊緊地握住了書記伸過來的手。「書記言重了！您菩薩心腸，慈悲為懷，我先替舒城縣的百姓感謝您！」果老誠摯地說。

「好說！好說！」書記客套地說：「您自己有沒有甚麼需要我幫忙的？只要我能力所及，一定盡力做到！」

「沒有！沒有！我們倆老還會有甚麼要求？」

我趁機插嘴說道：「果老住在鄉間七樓頂層，進出非常不便。」

「喲！怎麼不早說？這個容易。」佟書記立刻轉頭跟徐倩說：「小徐，明兒就去找房管局的人談談，看看能否在公園附近找間兩房的屋子，要三樓的。」

徐倩連聲答應著，未料果老拒絕了：「我多年蝸居，已經住習慣了！」

我著急了起來。「昔日深居，或許足不出戶，現在為了修復雞鳴寺，您可能得日夜奔忙，七樓到底不方便啊！」

「但是我不想將換房的事與修復雞鳴寺的任務扯在一起。」他仍是頑固地拒絕。

「幫個忙罷！果老！就算您撐得住，可憐可憐我吧，我這一陣子爬上爬下，實在吃不消。」我有些痛恨他的食古不化。

佟書記不禁也說：「是啊！閒言止於智者，果老就毋需多慮了罷。」

果老笑了起來，看看我，似乎怪我多事，但是也不再堅持。事情到此告一段落，書記轉而聊起果老的詩詞；兩人一時惺惺相惜，大有相見恨晚的遺憾。

佟書記與果老會晤不久，收復雞鳴寺佔地的調查工作就悄悄地在縣府裏快速開展了起來；書記相當投入，對眾人的工作進度盯得很緊，時時要老謝匯報。

我見事情進展順利，於是向書記請命，開始籌集建廟的經費。省委有言在先，省部沒錢，於是我連續寫了兩封文情並茂的信到佛協，申請撥款。

在大家忙得不亦樂乎的當兒，我意外地發現徐倩卻沒甚麼事情做，整天遊手好閒，四處晃盪；於是我向佟書記請調徐倩，支援募款工作。佟老欣然答應，於是徐倩再度發揮她的長才，上竄下跳，廣泛結交。她不止在本縣募款，更是挨家挨戶，到鄰近的縣市去募捐。我看著她一元、二元地收集，著實心疼，她卻絲毫不在意；有時碰到好心的老年人，一捐就是一百，她會快樂一整天；若是碰上了外資企業的老板，一出手就是一千，或是美金一百，她逢人便道，雀躍不已。果老在這幾個月內，將薪資全數移交給徐倩，當作捐款，更是令徐倩感動異常。

侵佔雞鳴寺的住戶果然牛鬼蛇神，成份複雜，一時難以搬遷。佟書記下達命令，責成老謝協調所有的省縣市民委、佛協、房管局與相關的企業，分別召開部門會議，要求騰出佔地。一時鬧得上下

波及，人人自危；但是各路人馬相互爭執不下數月，仍沒有妥善的方法。此時，佛協一小筆象徵性的款項也撥了下來，徐倩募款所聚集的捐贈更是累積到了一萬元。

我預估侵佔廟產事情一解決，修廟可立刻開工，於是便叫徐倩停止這種辛苦的募款；她嘴巴雖說不累，聽我這麼一說，倒是鬆了口氣。我看徐倩這幾個月來，慢慢地磨鍊得心境平和了下來，於是靈機一動，就帶領她去見宗普法師。他們幾次相談歡暢，我就找個機會試探她的誠意，是否願意發心照顧兩位年老法師的生活起居。未料她多日相處，見法師乏人照料，正有此意，於是立即洗盡鉛華，忙進忙出地不亦樂乎，更是自掏腰包，常到市場裏購買法師的日常用物，一有空就往雞鳴寺跑。果老也因多次捐款的接觸，對徐倩鍾愛有加，這次見她有此機緣，發心照顧師父，更是欣慰不已……

同志，徐倩與我的關係是私事，就不要再追問了罷……於案情的瞭解？……我想多少有些幫助吧！……好罷，我說就是了，徐倩的質詢就免了罷，同志，一個女孩家……當然，當然，知無不言，言無不盡……這麼開始說罷……

一日，徐倩與我在雞鳴寺忙碌了一天，向晚時分，結伴出了寺門。倆人一邊走向公車站，一邊不自覺地就聊起了佟書記來；忽然她心血來潮，透露了一個晴天霹靂的事情。「你知不知道，佟老是李存孝的父親？」她說。

我見她的眼神紊亂波動，好似不怎麼認真，便問道：「啊？這怎麼可能？他們一個姓佟，一個姓李，怎麼可能！」

「佟老是李存孝的養父。」徐倩輕聲說道：「我當初聽到也是不相信。不過這是千真萬確地，不需要再加猜疑。」她兩眼骨溜溜地一轉。「其實如果不是因為佟老是存孝的父親，我也不會由北京自動下放到這兒來。」

「真的？妳沒騙我？」我狐疑地問。

「我幹嘛騙你？你們同事多年，但是你並不瞭解他；你只知道那張大字報把你們的命運連繫在一起，卻不知道那張要命的大字報卻是我與存孝中間的千里鴻溝。」她清透曼妙的身軀在落日餘暉中搖動，婀娜撩撥。「我好恨他！他的脾氣硬得跟石頭一般，我只求他稍微軟一點，他都不肯，還教訓我『士可殺不可辱』的傳統中國讀書人的傲骨。」

她見我不說話，回眸倩笑地說道：「你們都以為我是領頭造反的人，其實我也只是聽命行事；只不過你們誰也料不到，上面還有這麼一位神出鬼沒的領導人。他躲在暗處，卻是操縱全局，又巧妙收買了全團的人；鬥人根本就不是我的本意，但他卻不讓我停下來。我白天鬥存孝，鬥得手腳發軟，實在不忍心，晚上偷偷地去懇求他為了自身的安全承認錯誤，那麼我就可以理直氣壯地放他一馬。」她哽著喉嚨地說：「我哪捨得害他？他那倔強的眼神，想來就叫我心碎。不料他卻連生命都不愛惜，也不等大家來鬥他，就這麼自己跳進巢湖裏。」她不禁嗚嗚地哭了起來。

往事真是不堪回首呀。我默然哀傷。徐倩擦了擦眼淚繼續說道：「我得到消息後，痛不欲生；這麼多月來，其實我深深地愛著他，卻又恨他不肯為我受一點點的委屈。」我見她兩眼紅腫，便輕輕地摟著她。

徐倩無限感懷地說道：「佟老那時也自顧不暇，省委不止不准他壓制紅衛兵，還要他聽從這些紅小將的指示。唉！他眼睜睜地看著自己的養子給逼得跳湖，卻是束手無策。多少年之後，我父親才告訴我，存孝根本只是替罪羔羊，他們真正要鬥爭的對象是佟老；存孝深刻體會，只有以他的死才能挽救佟老的性命，於是毅然地投湖自盡。也就是因為倆人的姓氏不同，這一件陰謀才久不為人知。」

徐倩黯然神傷地說：「存孝死了之後，我萬念俱灰，便要求我父親幫我調走，愈遠愈好。正巧父親的好友給四人幫從新疆調到北京當軍區司令，於是就把我調到他身邊當文書。我向佟老告別時，實在沒有想到我還會再見到他，因為那時我覺得他躲不過這場浩劫。」

她順勢靠著我。「文革後，所有的人事又變了；父親的好友年紀輕輕，卻因與四人幫有瓜葛，被勒令退休，我們這些小嘍囉，也就跟著樹倒猢猻散，一個個被東調西調。我雖然一直在北京城裏，但換了好幾個單位，生活一直都不穩定；可能因為四處漂泊，存孝的影子不僅不見散去，卻是愈來愈鮮明。終於有一天，我聽說佟老還活著，而且也給平反昭雪了，於是就自動請調，回來了舒城。」她擡起了頭來，如粉蝶戲弄清風般地說道：「回來後，卻發現你不止還在，更與雪兒成了親。」她素白纖指一戳我的面頰。「哼！便宜了你！存孝就沒有你的福氣！」

我一怔。「小倩，找個伴吧！不要再漂泊了！」

「我一個人生活多年也習慣了。」她垂首斂眉，在秋風颯颯中拉了拉衣領，卻把我推了開去。「多年蹉跎，沒有緣份，勉強不來的；佟老一個人也是孤單，需要我的照顧。」

「妳不離開這兒，李存孝的影子始終存在，妳怎麼可能有緣份呢？」我關心地說。

她瞄了我一眼。「命裏有時終須有，命裏無時莫強求；宗普法師說得好，夫妻無債不來，單身不見得就一定不好，有時反而是一種福氣呢。」

「是嗎？夜深人靜之時，連個談心的人都沒有，妳不寂寞嗎？」我想著我與我愛人在動盪歲月的相濡以沫，心中感歎浩劫中苟延殘喘的不容易。

「我以前常自半夜驚醒，無由來地就會想起存孝，總是傷心難過；皈依宗普法師以後，我平靜多了。」徐倩落寞地笑笑。

「妳皈依了？」我一時驚喜。

「是啊！就是兩個禮拜前的事。那天你不在，就在大雄寶殿內皈依的。幻如與悟生法師，還有果老，都在旁觀禮呢。」她喜孜孜地說道：「但是宗普法師私底下跟我說，他不收女徒弟，這是替他師兄宗慧法師收的。他還說，宗慧法師與我有一段未完之緣呢。」

「是嗎？這倒玄了！宗慧師父都已不在了，但是不管怎樣，還是要恭喜妳！」

「多謝你們了，我多年漂泊，現在總算安定了下來；人生聚散無由，行雲浮止，好似自有它的定數。」她說得潔目澄懷，落落寡歡。

「妳真有福報，雪兒機緣比妳好，但就是沒有福報，始終不肯皈依。我說不得她，真無奈。」我心下戚戚地說。

「你啊！」她眼波流轉，又是纖手一指。「人在福中不知福！雪兒對你多好，她愧疚沒能給你生個一男半女，著急得不得了，還跟我協商哩……」

「協商甚麼？」我不解地問道。

「不說了！現在不想做了！」她欲言又止。

「協商甚麼？為甚麼不能說？」我追問。

「不說！不說！」她羞紅了雙頰。

「沒甚麼大不了！妳不說，我回去找雪兒問個清楚。我就說妳在攪舌根！」我逗著她。

「我沒攪舌根！這是雪兒的意思！」她著急了起來，芳華猶存的臉龐閃動著綽約笑意。「其實我一直就要她跟你明講，這種事也不可能把你綁著上架，怎能讓她一個人乾著急？」

「到底是甚麼事？」我沉不住氣了，抓緊她的胳膊。

「唉喲！疼嘛！輕點嘛！」她挽袖拏臂。「你看！都紅腫了！書呆子就是不懂得憐香惜玉！」她看我又回伸雙手，趕緊說道：「好啦！好啦！我說就是了！」細眉接著一挑。「她還不是怕你斷了香火，想找個人替你生孩子。」

「咦？有這樣的事嗎？」我鬆開了手，一時惆悵。「唉！其實我是不在乎的，她倒是一直掛在心上；宿緣未知，有無子嗣，自有深意。」我說。

「女人嘛！心總是軟些，情感也脆弱。」她看我一言不發，就又靠著我，擡起眼來緊盯著我，蘭音輕吐。「我真搞不懂，你有甚麼好？為甚麼她會對你如此地死心塌地？差點連我也賠了進去。」

我打斷她的話。「小倩，人與人之間的相處都是帶著數劫的宿緣來的，只要結的是善緣，見了面自然就會有幾分好感。雞鳴寺的眾生都不是這一世所結下的緣，所以我們要好好珍惜啊！」

她若有所悟地點著頭。「我醒悟得太晚了，平白造了好多孽！」

「不晚！不晚！一切要等因緣成熟，才能瓜熟蒂落；世事自然得很，造作不得。」

小倩不知想到甚麼，抿著嘴笑，又把話題轉了回來。「你說是你有問題，還是雪兒不能生？」

「我怎知道？反正樂得輕鬆！」我踢著路旁的石塊兒。

「依我看，你是沒甚麼問題的！」

「依妳看？」我狐疑地望著她。「雪兒該不會把我們閨房的事也告訴妳罷？」

「不說清楚，我怎能答應她？」她嘻地一笑。

「但是她不會笨到……」

「她笨？」徐倩一抹璀燦絕美的笑意。「看你聰明一世，糊塗一時；你有沒有想過，上次為了幾件土地開發案，你跟全縣府的人唱反調，情況有多尷尬？你想你怎能那麼快地就被佟老提拔上來？沒有雪兒的策劃以及我的推動，暗中助你一臂之力，哪能讓佟老注意你的見解？單靠你一個人呀，你想都不要想！」

「啊？原來妳們不是真的與我作對？」我恍然大悟，一時心下甜蜜蜜地。

「雪兒怎麼捨得呀？心肝寶貝哩！」她調侃我。「她設計好了良策，請君入甕，卻又怕你的牛脾氣，不敢讓你知道，實在是用心良苦啊！」她揶揄地說：「真不知你是幾世修來的福氣！你只知道你吃冷飯受委屈，卻不知道雪兒不忍心看你受苦，偷偷地在我那兒哭泣，人都瘦了一大圈。」

「還說呢！她不讓我親近，我怎知道她瘦了？」

「說你木頭人，你就是木頭人！難道就不懂得察顏觀色啊？」她瀲灩逼人。

「我怎不懂？」忽覺不妥，便轉口道：「妳不知道啦！我是指夫妻間的事！」

「我怎麼不知道？」她噗嗤一笑。「雪兒說你蹇驢無策的樣子才可愛哩！」她逗著我，在泥濘的路上踱著方步。「嘻！一夜蹀躞到天明，可不好受囉……」

「啊？她說了我甚麼？」我一時情急。

「唉呀！你不要多問，反正我沒嫁過人，弄不清那些臊人的事！」她忸怩朝著駛近的公車奔跑過去……

不好意思，惹您笑話了。我呀？是啊，是啊。修行過一陣子，不過一直都沒有進步……說不上有甚麼領悟……定力差唄……

多月的協商，終於有了眉目。有一天，主計室的老謝匯報書記，眾人已分房妥當，於是佟書記即命令所有雞鳴寺住戶擇日搬家。一日，我與果老在廟門口閒聊著，忽見眾人擡著一件傢俱往外搬，我們相顧一視，即驅前質詢，未料四、五家人全圍了上來，頓時一觸即發，兵戎相見。

「媽的ㄨ，房子都讓給你了，你還要怎樣？」

「同志，講點道理，這是菩薩的住所，不是我們要來自己住的。」我打著圓場。

「菩薩在哪？我住了那麼多年，也沒見著一個鬼！騙誰啊？」

「是啊！菩薩見不著，活人倒是給你們這幫人吵得不得安寧！」

眾人七嘴八舌地說完，就動起粗來，強行搬運；果老按住，不讓過去，眾人卻將他推倒在地。果老年邁，長年吃素，哪經得起這麼用力一推？登時趔趄踉蹌，歪歪倒倒地摔個四腳朝天，手臂應聲折斷。眾人見傷了人，不免慌張，丟下傢俱就想走，滋事的小伙子卻虛張聲勢地說：「媽個ㄨ！老子在中央都有人，你這個糟老頭，行將就木，還在這裏神氣活現甚麼？當心老子清算你！」說完，卻也一轉身，跑得不見蹤影。

我把公安找了來，維持秩序，一邊趕緊送果老到醫院去。果老在醫院裏綁繃帶的時候，湊耳與我協商，設法召集人馬圍堵，我欣然照辦，於是一批批屬於廟裏的傢俱都給攔截了下來。

一時，廚具碗筷，散得到處都是；有些傢俱雖然給四處分了去，但如今拼湊回來，刷洗乾淨，陰乾，上了漆後，竟是色澤黝亮，渾厚沉著。雖然此舉儉省了很多廟裏將來的開支，但是如此一來，果老四處開罪，成了眾矢之的。

此時，在縣府裏，佟書記連日來被大批遊說人員吵得雞犬不寧。原來自從大勢至菩薩像被重新安裝回雞鳴寺後，有關的國營企業負責人即運用各種門路關說，希望能承包雞鳴寺的營造工程。

佟書記一概推託，告知已由果益全權決定。一時之間，果老的七樓住所車水馬龍，爬得眾人唉聲載道，但又被果老的軟接硬使手段，弄得渾不著力，於是又回頭來找佟書記。佟書記只說：「你們專業，當然是快些，但是建廟不必太快，廢墟留著給海外佛子看，只怕捐款更多哩！」

果老對走後門的一向不假顏色，這次為了省錢，更是決定不發包給承包商，於是自己招募幾批工人，再選些可靠的人，輪流監工；慢慢地，觀音殿動工修建了，廊房也開始彩繪，幾批工人更是將大門拆除，換掉門檻，以及將四天王殿內整片凹凸不平的磚地全部掀起，重新鋪過。

由於工程浩繁，果老很快地就發現兩、三位監工疲於奔命，新買的木料、工具更是不翼而飛，於是他連夜寫了幾封信，請求舊識協助，更拉著我親訪以前在雞鳴寺的法師們，一一請求他們出山，共襄盛舉。有的還俗的法師，見果老出面，問明詳情，欣然就往；有的老年的出家人，喜極而泣，卻也因已被紅衛兵嚇得魂破神飛，說甚麼也不願重操爐灶。如此，多日拜訪，卻僅召集了十二人，於是果老將新血分為四組，輪流分職三殿，監工一事總算定了下來。

一日，佟書記找果老與我在大雄寶殿協商，卻見昔日雞鳴寺藏經樓職事的法師自己找上了門；法師膜拜菩薩後，羞慚難當地對果老說：「果老，我辜負了居士們多年的供養，罪業深重，再也不能出來為人表率……」

果老忙說：「法師多慮了，浩劫餘生，理應珍惜……」

「我所有的戒都破了，怎能再接受眾生的供養呢？再說，一家老小又嗷嗷待哺，放不下啊！」法師仍是一臉堅毅之情。「有甚麼事需要我的幫忙，我當然義不容辭；但昏聵糊塗，只怕愧對僧衣，無法再接受供養。」他伸手握住果老的手。「我這次來，是因為得知果老復廟，非常欣慰，同時也想將我多年來藏在心中的祕密講出來，以免遺憾。」

說完，他即拿了把圓鍬，帶領眾人往藏經樓後的觀音洞走去。進了陰濕的觀音洞裏，我們就著頭頂一線天光，看見居中而坐的四臂白玉觀音像兩臂破折，底部碎裂。

四人對望一眼，誰也不想多語。法師要大家幫忙搬開觀音像，然後移開底座石版，即著手挖了起來。幾次換手之後，我們終於看見一個地洞，法師於是領頭走了進去。

潮濕的地洞裏，四周以灰泥鋪地，上鋪稻草，一箱箱的佛經整整齊齊地用布包紮著；我與果老見了，歡欣若狂，只聽法師說道：「這是我在紅衛兵來的前夕，連夜冒死搬運，神不知鬼不覺留下來的經書；現在就交給果老，供養菩薩吧。」說完老淚縱橫。

果老一聽，撲地一聲，跪了下來，撫地痛哭，我也跟著跪拜，師徒三人抱著哭成一團。佟老在一旁也不覺唏噓。哭過一陣，我們四人從地窖裏次第搬出層層捆紮的經典。

果老略為休息以後，打開第一箱，見最上面擺著以前藏經室的目錄，卻意外地發現有的經名被藍筆劃去。「這是怎麼回事？劃掉的代表甚麼呢？」果老疑心地問。

……法師搖頭不語。

「還不少經被劃掉呢！解深密經、金光明經、本生心地觀經、大佛頂首楞嚴經……」果老一邊翻頁，一邊唸著。

法師仍是悶不出聲。「喲！師父寫的雞鳴警策、祖庭事苑與唯識論疏也劃掉了！為甚麼呢？」果老問。

法師「哇！」地一聲嚎啕大哭。「燒了，一把火燒了。」他掩面狂嚎。「是我！是我幹的，我親手點著了火，就站在這兒，望著熊熊烈火，燒去師父多年的手稿，猶如燒著我的片片肉肉。」

我們都愣住了。法師嗚嗚說：「不止這些，還有木雕佛像，法器聖物，居士們用的早晚課唱頌本子，足足燒了三個時辰；我親眼看著魔頭們四下鑽動，團團圍繞，就著火光，四下鼓譟著敲碎了玉觀音的雙臂。」我們拍撫著法師的肩頭。「燒完後，他們不相信只有這些經典，於是分批套問，希望能從眾人口中拼湊得到蛛絲馬跡；不過藏經這件事，除我之外就沒有第二個人知道。於是他們就拷打我，但是再怎樣，我也說不知道，就這樣才將這些經書保留了下來。唉！在那個時代裏，我無法相信任何人，包括日夜在一起修行的師兄弟們。」

佟書記故作輕鬆地說：「這可真險啊！萬一果老這次不出面，這批珍貴的藏經不就永無露面的機會了？」

「是啊！」法師幽幽地看了看佟書記。「我也是日夜擔心，深怕這批藏經會永遠被埋在地裏，所以我早就寫好了遺囑，把當日發生的事蹟詳詳細細地寫下，藏在地板內，準備等有緣人發掘，有朝一日，公諸於世……」

這樁藏經復得的事件一過，果老立即重新佈署，調了兩位法師到玉觀音洞裏處理藏經，更調兵遣將，要臨近的破產企業支援；不料企業雖破產，領導人還是顢頇自大，根本不予理睬，於是經由佟書記，命令輾轉傳達，待業員工終於來了，卻做得心不甘、情不願，屢次抱怨又怠工，更脅迫佟書記陣前換將；書記躊躇未允，一概拒絕，於是一時果老地位鞏固，如日中天。

然而搬出去的住戶有如百足之蟲，死而不僵，除了在旁推波助瀾，多方危言聳聽以外，更連番四方攻訐，於是甚麼光怪陸離的勾當都出籠了。果老不得已，只含詬忍辱地整天寒著臉阻擋惡勢力。在這風雨飄搖之時，我也是焦急異常，每日奔走兩地，在縣府為果老四處闢謠，安撫羣眾；在廟裏，我則俯首甘為地唱白臉，以緩和果老永遠橫眉冷對地扮黑臉。

鼠輩力量出乎意料地龐大，廟裏於是經常不意期地出現縣委與武警，阻擾工事的進展。果老與我多日研商，一籌莫展，事情卻是愈演愈烈，四方流言讓復廟工作不得不停頓下來。果老痛定思痛，終於向佟書記下了一份最後通牒，自請解除監廟之職，並建議由佟書記負責處理一切復廟事宜，以俾事權統一，命令貫徹。

佟書記接信，把我叫到辦公室，詳細垂詢；我加油添醋，大歎縣委勢力龐大，掣肘干涉，大事難成。佟老勃然大怒，要徐倩立即召開縣委會議，把各個縣委臭罵一頓，從此杜絕一切關說。當夜，書記登門造訪果老在公園邊的三樓新居，懇請果老勉力為之。果老推卻不得，只得再度仰承督責。

重新上任後，果老感歎有加。他為了報答書記的知人善任，每日行色匆遽奔波雞鳴寺與家中，含莘茹苦地整軍經武，冀期臨時拼湊的工作人員，能夠派上用場。這段時間內，果老不止三令五申，稟公執行，而且事必躬親，絮叨叮嚀。

由於自己監工，購物成了一項極繁重的工作，果老為杜絕貪污，於批准購物上緇銖必較，如此眾人沒了油水，自然討伐鞭韃，宵小之輩於是說果老性情執拗，不可與謀，更譏諷他一輩子都沒做過官，臨死前有一個封官受祿的機會，就不知天高地厚地支使起眾人來。面對流言蜚語，果老猶若雄藩地矗立著，絲毫不以為意地說：「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就在佟書記與果老倆人逐漸彼此信任的當兒，新的監院來了；他到了不久，陸陸續續地又到了十幾個出家人，向監院報到。大家興奮一下子來了這麼多幫手，未料新的監院傲慢恣肆，一時以宗普法師為首的一派老和尚與新的出家人形成壁壘分明之狀態。

兩派混雜在一塊兒，倒也分不出彼此，只是平時可看出，這一批新的僧侶不似宗普逆來順受，事事積極參與，也常與果老爭執得面紅耳赤。於是逐漸地，新人專橫跋扈起來，監院更是明目張膽，結黨營私，把宗普與果老壓在下面。果老面對新局勢，猝不及防，只能看在眼裏，自個兒生悶氣；佟書記皺了幾次眉頭，卻也未多說甚麼。

終於有一天，書記與果老倆人在觀音殿起了爭執，果老氣得咻咻不已，書記卻也是喋喋不止。倆人一來一往地爭論，不知吵到甚麼，果老吼道：「書記！時代不同了，世風丕變，人心向義啊！」書記也吼了回去：「這種話在我這兒說說無妨，在外面講，管你甚麼時代，照樣要殺頭的！」

直到有一天，藍頭蒼蠅嗡嗡擾耳，四下飛逐，果老大為疑懼，到處追尋，果然在水槽邊再度見著雞毛與血跡。果老勃然大怒，指著佟書記破口大罵：「佟若飛！你幹得好事！」說完拂袖即去。

佟書記低頭不語。果老走後，工人坐吃山空。書記見不是辦法，交代徐倩弄一張合肥至北京的臥舖票。等了數天，託人買的車票送來了，佟書記輕騎簡服地出發到北京佛協去。半個月後，佟書記回來，卻是隻字不提。過了不久，佛協來了公函，將新的監院與一干僧侶外調。

僧眾走了不久，果老回寺，修廟再度復工。有一天在宗普法師的禪房裏，佟書記很欣慰地說：「新的監院馬上就要來到任了，據說是一位曾經駐錫山西五臺山殊像院的老和尚，僧臘很高，可見得佛協對雞鳴寺的重建非常重視，同時寄以厚望。」他心怯地看看果老；果老卻是凜然正坐，一副不可苟協的面貌。「我還準備寫封信到佛協，謝謝他們指任監院，同時請趙樸初為大門的匾額題字。」佟書記興奮地說。

果老一聽，一時又不痛快起來，揚眉看了看書記。「題甚麼字？我們雞鳴寺的法師們這麼多，文采筆墨，隨便找哪個都比趙樸初強，再怎樣也輪不到他來我們這兒搬門弄斧。」

佟書記一聽，臉就沉了下來；我趕緊打個哈哈。「果老，佟書記有他的用意，這不是誰的文采好的問題，這是官場虛應，勉強為之，有時是免不了的；更何況，將來我們求助佛協的地方多得很，有一個這樣的匾額，方便不少。」我看倆人都不說話，但臉色都平和了不少。「不看僧面看佛面嘛！毛主席的瘦金體匾額到處都是，還不是同樣的道理？」宗普法師頷首稱許。

正說話間，工人來詢。退下後，果老眼前房門一閃，進來一位步履蹣跚的禿頭老者，果老跳彈而起：「唉呀！若平法師，可盼到您了！」

「果老！果老！真對不住！接信後就起程，但路途遙遠，又堵在成都兩個禮拜等火車票，真是勞您久等了。」若平法師風塵僕僕地說道。

果老等若平法師向宗普問了安，就向我們介紹他是峨嵋山伏虎寺的常駐法師，繪製佛像之技巧在現在的大陸上可謂無出其右。我們異常欣慰，擔憂多日無人修補佛像，總算有了著落。

正在此時，工人來報，神祕兮兮地說，郵局送來十幾箱的包裹，都是對岸寄來的。果老高興地說：「今天可真是雙喜臨門啊！」我忙問道：「甚麼東西？十幾箱？」

眾人匆匆地跟著工人出來。果老走在前面，回過頭來說著：「佛教文物啊！」

「那好啊！我正有此意呢！前些日子我在北京時，特別跑到承德去參觀了好多的廟宇，還要了好多臺灣寺廟的住址。」書記緊接著說：「他們都說，臺灣很多捐助的機構都很熱心，只要寫封措辭婉轉的信去要，不論甚麼文物，他們都會寄來。」

果老欣慰地說：「英雄所見略同！只是我快了一步！」

書記聽到果老褒獎，不覺心花怒放地說：「是啊！是啊！我已經叫人研究成立文物販賣部！」書記討巧地顯示著他亦不乏先機。

果老停步下來：「文物販賣？人家送給我們結緣，我們還能賣嗎？」

「怎麼不能？」書記見先機倒成了餿主意，一時緊張了起來，結結巴巴地說：「他們富，給得起；咱們窮，只有賣！」

「沒有人會買的，到處都要得到！」果老頗不以為意。

「賣給外國人啊！更何況，也不是每個人都見過。」書記臉色回轉了過來，又有了頤指氣使的神態。

「我們擺著，慢慢賣，反正賣一件，賺一件，也不會蝕本。」

我見果老又要變臉，趕緊拉著他的衣袖說：「是啊！外人怎麼搞得清楚？臺灣不會在乎的！」果老悶不吭聲；若平法師在一旁，對突如其來的針鋒相對弄得一頭霧水。

就這樣，書記三天兩頭跑來，與果老時有爭執，我常是在旁暗捏一把冷汗。但書記見事情進展順利，對果老也就漸漸勗勉有嘉；慢慢地，倆人協商次數增加，當初意見不合的冷漠就淡了下去。

我看到他們彼此愈發信賴，不覺欣慰異常。佟書記帶人，不信任則已，一旦信任，常是充分授權，而且絲毫不為強權所逼迫，於是這一段日子，佟書記對鼠輩宵小提高戰事層次，在省委對果老的口誅筆伐，也就不加思索地一一承擔下來。眾人見多方阻擾，卻計不得逞，幾個回合下來，逐漸銷聲匿跡；阻礙一少，事情就更是進展神速。

一日半夜裏，佟書記與我從省城鏖戰經日回來，心血來潮，就經過雞鳴寺去看看。寺外，天地銀輝，一片平和，未料寺門虛掩，一支大鎖斜插在門栓上。我們對望，心頭訝異，躡手躡腳地推門而入。四下漆黑，遠處一盞小燈，有如幽靈；我們照著手電，一路潛行，不覺有異。忽聞一陣木魚聲清脆有致地傳來。

我們均大感意外，探頭一瞧，只見果老盤腿敲擊木魚，口中唱頌大悲咒，果嫂彈手捻指，四處走動。「作法嗎？」佟老問，我搖搖頭，他一吐舌頭，不敢打攪，觀看一會兒，即悄悄退出。

第二天問及果老。他說：「我們搬到新居的第二天晚上，我帶我愛人來看了一下。她一進廟門即開始頭痛，感覺陰氣森森，鬼魂遊蕩，於是決定每天晚上在廟裏唸兩個時辰的大悲咒，超渡亡魂。剛開始時很困難，因為多年的殺戮，聚集在這兒的冤魂野鬼實在太多了；有的躲在房裏，四處潛伏，不露面，更不願合作，還搗蛋摸臉拍肩，不然就是吹滅蠟燭，我們常需與他們說佛法，或不停地唸咒給他們聽，與之溝通，才逐漸軟化，消逝而去。經過了這幾個月，現在廟裏已經乾淨多了。」

奇怪的是，廟裏的確也逐漸祥和起來，好像又回到以前溫馨的樣子。雖然還未開放，但大勢至菩薩石版前總是鮮花繽紛，大概眾人聽聞菩薩顯現事跡，膜拜之人就愈聚愈多。石版前的銅製香爐，據說是佟書記買來供養的。他每次來雞鳴寺，一定先在大勢至菩薩像前上香膜拜，然後靜坐一柱香的

時間，才到裏面視察。眾人看在眼裏，都暗自稱奇。他私底下跟我說，雖然咱黨向有明訓，不准黨員信教，但他卻止不住，因為大勢至菩薩夜夜都出現在他的夢裏。

……喲，哪能呢？同志，話哪能這麼說呢？是這樣的，人生似夢夢似幻，夢中有境幻無影……對，對，您這麼說就對了，是日有所思，夜有所夢；這種感覺就好比時間黏在甚麼地方，空檔好像特別長，納悶間，轟地一聲，喧嘩人生又回來了……是啊，夢境就是人生，時間總在醒來時開始作怪，認真想想，人生可有一樣是真的？……惹得諸位深思了。瞧您說的，這可是您要問的……那麼，繼續好罷？……

我見時機逐漸成熟，當下不動聲色地四下複印雞鳴寺的歷史記載，分別寄至省市民委與佛協，又託省宣傳局寫了一份報告，大談雞鳴寺於宗教史的重要性；接著在一堆以中央為首的觀光宣傳中，我們冠冕堂皇地將雞鳴寺以一個不可多得的古跡安放在發展安徽省的文化旅遊基礎上，更以振興舒城的人文景觀為由，大力宣傳雞鳴寺的歷史地位。

一時之間，這個偏遠小縣在地圖上的標籤愈來愈顯著，雞鳴寺的位置也清楚地以紅字印在合肥通往黃山的路線上，與臨近向有「儒學傳承」之稱的桐城相互輝映。美中不足的是，省部的政工寫作人員，平時宣傳文稿寫多了，大都養成一種說不清的無產階級酸溜溜的味道，更何況眾人不懂佛法，誠意也不夠，於是把一件修葺雞鳴寺的盛事描寫得好像一篇企業開發的報導，不然就是把它寫成一篇到處可見的遊記。

我唸來唸去，老覺得這些文章搔不著癢處，於是想寫些東西紀念這一次盛事，同時做點宣傳，但多日搜腹無文，急得如熱鍋上的螞蟻，卻也無可奈何。面對佟書記樸實大度的胸懷與果老瀟灑豁達的感染，我總有無能為力之感。

一日，在大勢至菩薩前枯坐，忽而心血來潮，文思泉湧，立即拔足狂奔至觀音殿，抓來紙筆，落筆萬言；未料拾來之作非但字字珠璣，句句鍛鍊，而且筆力雄健，擲地有言，全文更是氣象非凡，韻味悠長。

我狂喜非常，果老讀之，亦是嘉勉不已，於是立即託人郵寄至美國洛杉磯縣的法印寺。此文在海內外佛教雜誌刊登，一時佳評如潮，各方勸勉信件如雪片飛至；更有甚者，廟雖尚未修建完成，但海外捐款因而意外地迅速累積。書記見主管預算的老謝成天笑瞇了眼，就瞞著果老，偷偷把捐款拿來應急，分發給數以百計的失業員工。

書記安定了員工家小後，心頭雖緩，但每次面對果老，卻總覺得無法信守諾言而惶恐不安。我於是安慰佟老說：「十方法界每一件事都有它的緣由，因果分明；布施者雖不念布施，受施者卻永承施恩，所以捨受緣起於雞鳴寺，雞鳴寺將來必當承受。」

他似懂非懂地說：「但願如此，但願如此……」

修復雞鳴寺逐漸成為省部宣傳宗教民主的樣版，一時省委要員紛至沓來。省委書記的座車多次在泥濘不堪的車道上弄得污跡斑斑，就大為埋怨縣裏的道路建設太過緩慢。幾次跟佟書記提及，他只是不理，終於有一次，中央民政部與佛教協會派員視察；省委一急，派了一團工兵，三個禮拜內修成一條筆直的柏油大道，由公車站一直通到雞鳴寺的大門口，門前空曠的泥巴土地，更是鋪成一塊平坦的停車場。佟老見計策得逞，即囑咐果老成立接待中心，以新的監院淨心法師、宗普法師與幻如法師為首，負責講解雞鳴寺歷史，同時要徐倩隨時匯報接待事宜。佟書記經常陪著賓客同來，而每次均要果老陪在左右，常在參觀大員面前，極力推崇果老，為他的殫精竭力大事褒揚。

慢慢地，雞鳴寺的型態出來了。眾人被果老餐風露宿的精神感召，更震驚於募款的嚇人成效，於是逐漸申請加入復廟事宜，自動請纓要求義務工作；企業員工收了雞鳴寺的捐款，心有戚戚，暴戾

之氣不復已見，均毫無怨言地接受果老的支使清理雜務。如此在一片稱頌之下，復廟不止成績斐然，而且通過報章雜誌的刻意渲染，佟書記與果老的名聲更是如一時瑜亮地震動中央，名噪京畿。

此時，佟書記心思活絡，一舉擴大復廟計劃，將重點擺到了寺外，命令老謝監督新馬路兩旁的住戶人家，要求各家各戶修理門戶，清潔街口，同時召集屋主商量在院子內騰出空房，更與公安單位研究租賃空房、招待旅客的規定。

沒多久，街道兩旁豎立起單調平淡的藍色塑膠板，晶晶亮亮一片拼搭起來，竟與各大城市不知從何時流行起來的看板一模一樣；這些歪歪斜斜地寫著粗俗的餐飲小酌字號，沒有中國的建築風格，但又說不上是西式的，卻將這條沒有一點美感的小街道，襯托得儼然形成了一個小商業區。

此舉雖有利地方經濟，卻引起了公安局的注意，於是公安局具函要求安插安全人員，確保雞鳴寺的安全。果老聽後，甚不以為然，但也知這項要求連佟書記也無權拒絕，暫不說公安情治單位自成一個體系，公共安全恐怕是任何人都無法承擔的責任，於是沒有多久，一大批公安警衛就四處混雜於工作人員當中。

一日，書記與果老不知從何處化緣來了一大堆盆景，我與徐倩立刻協助搬運。四人興致勃勃地將盆景搬至荒涼的花圃裏，掘土施肥，弄得灰頭土臉，忽見兩位身著僧袍的出家人，在廊道裏不忌諱地看著我們種花，一邊就抽起煙來了。其中一位說道：「嘿！咱們啥任務都出過，真沒想到這次居然扮演起和尚來了！」他摸著新剃的頭，在陽光的照耀下，光溜溜、白慘慘地。

「不過咱可真搞不清楚，咱們整天晃來晃去地沒事做，出的是哪一門的任務啊？難道要咱們也去唸經拜佛啊？」

「當和尚就是咱們的任務，你可不要假戲真作啊！」

「啥好差事！格老子的！進了廟裏，啥都得忍著。」

「是啊！要喝酒、吃肉、抱女人，回家再去幹。」

「這個也就罷了，但是一整天不抽煙，可難熬喔！」

「再囉嗦，送你去坐監牢，你可不也要熬著！」

「坐監也比這個好啊！總不能不讓我抽煙罷！」說完漸走漸遠，煙蒂反手一彈，正巧彈到果老的面前。書記甩掉手上的鏟子，一時就想發作。

果老按住書記的肩頭，感慨地說：「現在可真是真假莫辨了！」

……是嗎？真對不住，不知道就是您，多所冒犯了。是嘛，出任務是挺辛苦的。是，是，尤其是在廟裏……

公安部暑完畢，省委就下達命令，要佟書記籌劃一個盛大的開寺儀式；書記一聲不響地就交給老謝處理。老謝經驗老到，不止組織了一羣小學生在街旁搖著旗幟，高喊歡迎的口號，更把中央民政部與佛協，省部宣傳人員、各大報社與中央電視臺全數邀了個齊全。

鑼鼓喧天之間，販賈麇集，雖弄不清雞鳴寺的盛衰興亡，卻也一個個引頸而望，只見諸方要員魚貫登上臨時在寺廟牆外搭起的講臺，多方從各個層面引證，把個雞鳴寺的修復，喧嚷成中央的政策落實。一旁，監院淨心法師昇座，二十多位法師由宗普與幻如領頭，分兩行次第排列在趙樸初的匾額之下，癡立不動，寂靜素穆；金黃色的僧袍閃動在血紅色的桌巾間，有若蓮出污泥，隨風飄飄在鼓浪搖曳裏，將往日雞鳴寺的盛況悄悄地帶了回來。

我跟在容光煥發的佟書記身旁，見到果老帶領著徐倩與雪兒躲在羣眾裏，一臉清瞿瑩明，忽然無由來地感到自己與這個典禮格格不入，不禁嗒然若失，視線逐漸漫漶不清起來……

日復一日，冬去春來，煩忙的一年就在修葺雞鳴寺的工程紛擾中過去了。

眼見雞鳴寺逐漸修復，大家都很欣慰，但是果老卻顯得愈來愈老態龍鍾，清瞿面龐皺紋四爬，背駝了，說話也不再如以前宏鐘嘹亮，聽起來總覺得中氣不足。雖然如此，果老還是日以繼夜地忙碌著，廟中眾人時時都聽得見他的咳聲四起，飄盪在迴廊的角落裏。

佟老此時官運亨通，四處赴會宣揚雞鳴寺籌集外資的驚人成績，廣受褒獎。他更是一鼓作氣，單槍匹馬地排除省委的阻擾，大力推動雞鳴寺修復以來的第一次海陸法會。在連篇的強力宣傳之下，引起了全國以及海外佛子的注意。省委見到曾幾何時，不僅雞鳴寺兩旁的民房早已被預訂一空，舒城與桐城縣裏破舊的旅舍連夜傳出爆滿的訊息，連合肥市專門接待外賓的稻香樓也掛起暫不接受預訂的牌子，一時瞠目稱奇，於是就命屬下將海陸法會的佛誕日登入了省委的行事例裏。

這麼一來，省委看見萎縮的地方經濟猶若注入一劑強心針，於是不再阻止，更是鼓勵鄰縣幾家破產企業把以前推出的中外合資的賓館開發計劃，從箱底翻出，又興致勃勃地喧嚷了起來。一時死灰復燃，熱鬧滾滾，幾百畝良田美地又再度遭殃。

眼看法會近了，宗普法師連夜帶領一干人眾在大雄寶殿裏，準備最後的事宜；佟書記、果老、徐倩與我日夜在廟裏奔忙，終於有一天，我們見大事底定，欣慰地在亭園內喝茶慶賀。

四人閒聊一陣，就往寺廟大門款步緩行。走在階梯口，又再度回首，隔著亭園，望著大雄寶殿內的燭光波動，人影幢幢；四人互握著手，漫步走下臺階。走在空曠的廊廡之間，輕脆腳步應著簷滴聲碎，一時有若空谷般的寥寂。

在這一片寂靜之間，大家都不太想說話，書記突然就踢了一下步伐說：「真要多謝你們師兄弟多月來的日夜操勞。」徐倩在一旁噗嗤地抿嘴偷笑。

我尷尬地說：「原來佟老早就知道了？」

書記與徐倩對笑：「盡在不言中，盡在不言中！點破就不美了；只是您們的大勢至菩薩騙得我好苦，讓我平白地多聞了幾天的糞便。」他詭譎一笑。「算是我冒犯菩薩的懲罰罷！」

果老乾涸一笑。「得罪！得罪！」他望著廊外的柳絲舞風，走出廊道，繞塋撫樹，輕輕一歎：「真是不容易啊！」然後仰天望向一落蒼茫天際。「我已經油盡燈枯了！」

我一陣傷心，趨前跪了下來：「多謝果老成全，眾生有幸。」

他即刻攙扶著我。「使不得！使不得！」見我仍是跪著，只好也跟著跪了下來。「老弟，功德無量啊！沒有你的穿針引線，只怕我們還沒將寺廟清出呢！」

佟老趕緊趨前攙扶，浩然一聲長歎：「唯物誤我一生戎馬，鬥爭毀我一心清明，革命助長爾虞我詐，無產促弄家破人亡；到頭來，一場空，莫若長跪懺拜，菩薩融岩化石，遊子心平氣和，階級豈又奈我何？我安其心於大勢至菩薩面前，連石龜見了都點頭稱許。」

啊？妖言惑眾？您甭這麼懷疑我……扯哪兒去了？我只是實話實說呀，免得惹您不痛快……

一陣哀傷過後，眾人重新回到廊道，一邊聊著走過觀音殿，忽然遠遠地發現壓在石井的大石頭上，端坐著一人，散髮披肩；我們走近一瞧，發現是一個大約七旬的蓬頭垢面老者，一襲破衣，雙目精炯，絡腮鬍滿頰漫爬。

果老一看清楚，甫地即拜：「師父！師父！」我們三人愣在一旁。

我注目千翻，不覺大吃一驚，也甫地而拜：「師父！」

果老叫道：「師父！想得我好苦！」原來，老者竟是失蹤多年的宗慧法師。

宗慧師不語，伸出嶙峋瘦骨的右手，「起來，起來！我都知道，我一直都不曾離開。」

眾人不解，宗慧師接著說：「我尚有一件因緣未了，待此一完，自當離去。」說完，牽著書記與徐倩走至觀音殿的平臺上。不知過了多久，只見倆人哭得淚眼娑婆，雙雙跪在宗慧法師面前，法師雙手撫著倆人的頭頂，嘴中喃喃，然後說道：「老衲現在可要走了！」

說完，宗慧師輕飄飄抽身而退，下了臺階，來到跟前，向著果老與我深望一眼，一言不發。

「師父……」果老哽咽地叫道。宗慧師暗歎一口氣說：「一切莫要強求，順緣隨緣吧。該放下的時刻，切勿抓得太緊，畢竟諸境空幻，早一刻晚一刻都沒多大差別。雞鳴寺的一切就不要太執著了罷！」說完即往大勢至菩薩的石版走去。果老與我即刻趨前相陪。

宗慧師說：「要注意若飛，儘量在他走時，能令他沒有牽掛……」

果老聽著，撲地一跪，我趕緊也跪了下來。「你們沒事，你們沒事……」宗慧法師說著說著，突然轉往大勢至菩薩石版後，倏忽一閃不見人影。我們一跳而起，追了過去，卻已不見蹤影。

此時石版上方紫金耀目，光明普現，整間亭閣上下震動，石龜蠕蠕前爬；師父舌綮蓮花的詞句在大勢至菩薩的石版前，迎空飄落，字字清晰：

幽坐石井斷乾坤　靜觀擎天覺曉春
驚聞雞鳴破渾沌　偶掀遮簾窺初魂

古井無波心自忖　石版高顯照全村
二十寒暑知迴路　不定自定吐芳芬

縈縈繞繞，近飄遠盪，最後盤旋在石版的上方，久不見散去；書記仍是趴在平臺上，哭得死去活來，徐倩在一旁拉都拉不起來，我一見，兩股眼淚順著鼻腔上湧……

沒有欺瞞呀……真是這麼一閃，就進入了大勢至菩薩的石版……您不瞭解，菩薩化身千百億，本無定形……不錯呀，宗慧法師是大勢至菩薩的應化身……

那石版真是活的，活菩薩呀，您拜拜看，它硬是活的……您瞧，佟書記在石版前誠心地膜拜，硬是把宗慧師拜得現出身形……不，不，怎能跟七俠五義相扯呢？……這哪話？哪是故意隱瞞宗慧師的行蹤？……喲，哪敢知情不報呢……我就做個總結罷……

四月八日佛誕日，正值春盛，一早浮雲翳日，涼風習習。四、五輛大型觀光豪華巴士停在擁擠的停車場裏，格外顯眼。四處賓客雲集，喜氣洋洋走動在簇擁著灰墻紅瓦的亭臺樓閣之間，一時有若往日的香火興旺；香煙再次繚繞在幽靜明秀與蒼松環繞裏，竟是引人輕縷空思。

我徘徊於人羣之間，只見院落裏蒼鬱樹木，扶蘇竹影，夾和著迴廊的樹聲盈耳，令人聽了滌心洗塵。四天王殿、觀音殿與大雄寶殿內，到處可見失業員工穿梭於四處懸掛的幔幅之間，勞苦堅毅的臉龐閃爍在光鮮亮麗的織錦綢緞裏，在掀角處散發莊嚴素穆，菩薩前更是人頭鑽動，爭相供上鮮花與香果，一時顯得滿堂繽紛灼灼，盤果纍纍。

吉時一到，寶相莊嚴的宗普法師走入佛堂，幻如法師隨伺在旁，然後法鼓三咚，四下寂靜。隨而引磬一敲，維那師喉音一拉，四眾即頌起爐香讚。佟書記陪同淨心法師列位在前，只見他雙眼閉上，雙手前伸，竟自合十，行音至香雲蓋菩薩摩訶薩時，忽然哭倒在地，久不能起。

果老趕緊從後面人羣中趨前攙扶著他，步履蹣跚地到後面的會客室休息；他哭得老淚縱橫，我與徐倩見狀，立刻跟了進去。不多時，兩名公安人員尾隨而至。

喲！您這可說遠了，我哪敢諷刺您？是罷？再怎麼講，這都是真實的經過……怎敢造假呢？

佟老握住我的肩膀，哭得氣若游絲地說：「真沒想到，存孝投湖的前天晚上皈依了宗慧師父；更沒想到，存孝投湖的剎那，宗慧師也隱身古井。」他氣息漸弱地說：「存孝求仁得仁，續我賤命；

師父隱身在古井裏二十年，卻只為了引導我這個迷魂。我佟若飛何德何能？何德何能……」慘嚎之聲到了最後，嘶嘶啞啞，夾雜在佛堂內的梵音迭起，卻若獅吼震耳。

良久，絲絲繞繞的哭聲漸杳，他躺在果老臂彎裏，軀體卻變得僵硬，忽而他睜開了眼睛，臉上顯露出一種安祥而舒緩的神情說：「果老，我真高興能成為您的師弟，若我有不測，請在我火化後，將骨灰撒在大勢至菩薩石版前。」他乾澀地嚥了一下口水。「另外，答應我，替我好好經營雞鳴寺，替我照顧失業員工；大家都是失離的遊魂，真不堪等待那未成熟的機緣。」

果老哀傷地點頭。兩名公安人員對望一眼，轉身往警衛班長飛奔而去。

佟書記見狀，輕歎一聲：「又添麻煩了！」轉頭對著徐倩一笑：「我看見存孝了，一身金黃色的僧袍，就在彩虹的邊緣……」

我攙扶著滿臉淚痕的徐倩，猶若身行天際，漠不著邊；此時，六字大明咒的唱誦聲彷彿融合了清瑩的淚珠，在透亮的大雄寶殿裏，飄曳，盤旋，愈盪愈遠……

就是這麼一個荒老的故事
談不上反動言論
更不是畏罪自殺
只是老幹部晶瑩剔透的情操
廣邈的心聲呀
曠古的悲腸……

這家鄉鎮企業……（電影劇本）

這家鄉鎮企業……（電影劇本）

劇情大綱：

中國大陸的朱鎔基繼李鵬出任中共總理職位以後，持續他自一九九四年以來就一直堅持的金融緊縮政策；他雖然成功地扼止了兩位數的通貨膨脹，但卻不可避免地引發了全國性的經濟蕭條，使得國內失業率劇增，社會動盪不安。在新一波人員精簡政策下，他更加大刀闊斧地裁減中央與省級行政幹部、合併大型國營企業與安置退除役軍人，使得從中央與省級單位的裁減人員陸續下崗至市、縣，乃至鄉鎮級單位，與岌岌可危的地方鄉鎮企業爭奪有限職位——這股待業大軍由沿海的富裕城市一直追蹤到較為貧脊的內陸省城，引起一連串的骨牌效應。

安徽省為了安置這些失業人員，持續向縣市幹部與鄉鎮企業施壓，於是在無所不用其極的策略運作之下，省委將腦筋動到了久已失修的雞鳴寺，責成舒城縣的佟若飛縣委書記，擇期將寺廟修復以帶動地方繁榮。縣委臨危授命，卻因雞鳴寺在文革時期慘遭摧毀性破壞，寺內建築早已大都被燒燬、佛像殘缺、房舍又被民眾全數侵佔，需要龐大的修復與拆遷經費；但是無奈的是全省正處於金融緊縮的當口，省委無力撥款協助建廟；舒城縣又面臨縣內多數企業虧空的財政窘困，無法籌集足夠的建廟資金，於是縣委在復廟期間急得焦頭爛額。

在求救無門的情況之下，歷經文革批鬥卻體認時代悲劇的兩名佛弟子挺身而出，盡棄前嫌，以極深的悲心傾盡全力協助縣委書記修復雞鳴寺，並帶動起前所未見的地方繁榮。雖然最初在追討房舍的過程裏，兩名佛弟子與久居雞鳴寺的住戶起了不可開交的爭執，但後來彼此終於互相體諒，在和諧

的氣氛下協力完成了雞鳴寺的修建。在逐步推動建廟事宜時，諸多積壓已久的仇恨與哀怨在感人肺腑的交融下一一化解；最後，縣委書記更在因緣成熟之後，悲欣地成就了他這一生一直努力不懈的造福鄉黨情操……

人物介紹表

主要人物：佟若飛（縣委書記）、果益、我（無需具名）與徐倩（縣委書記辦公室主任）

次要人物：妻子雪兒、果益孫女兒、宗慧法師、宗普法師、幻如法師與李存孝老師

無需具名人物：

一羣法師：悟生法師、藏經樓法師、若平法師、淨心法師以及其他十來個僧侶

一羣同事：老陳、小王、小胡、老謝、老朱以及其他同事四、五人

一羣工人，一羣公安

聲音（不呈現影像，但以聲音暗示其與省委的身份相符）

省委與各方要員，政府文宣人員一批

四、五位老師

雞鳴寺住戶、踢水小孩四、五人以及洗菜老婦兩人

一羣待業員工與鄉鎮企業公關人員

一羣觀眾與搖小紅旗的小學生

醫院護士

父親

果老夫人

密室

- 屋內闃黑，頂端小窗外，雨聲淅瀝
- 喘音吁吁，與撥動佛珠的聲音交錯
- 間雜焦躁的吸煙聲，在煙頭紅光閃爍裏中歇
- 室內香煙撩繞的空氣若隱若現

同（密室）

- 開門，甬道暈黃燈光剎那間射入，一閃即滅
- 公安警員拉開木椅站起，木椅刮著水泥地嘓嘓作響
- 來客腳步嘈雜，壓抑著躲避煙霧的輕咳
- 隨著腳步的停歇，在黑暗的深處，傳來身陷沙發的聲音
- 沉重的大盤帽擱置在黑暗的桌子上

同（密室）

- 啪吷一聲，束光大燈打開
- 強烈燈光直接照射在我的臉龐
- 我以右手遮掩燈光的直照，背匿著光芒探視坐在深處的來客；右手的佛珠在額前垂掛，珠影在面龐前晃動，格外加大
- 喘聲稍息，逐漸變得冗長
- 啪吷一聲，一本報告跌進束光裏，報告封面上寫著「這家鄉鎮企業……」

黑暗裏的聲音（沉穩、沙啞地）：你這是寫的甚麼？

我（驚魂甫定地）：這……您不是要我坦白嗎？

聲音：你坦白了嗎？

我（委屈地）：我沒敢隱瞞……

聲音：那怎麼滿紙都是佟書記的罪過，你自己倒是撇得乾乾淨淨？

•喘聲再急

我：是嗎？我倒不覺得我推拖了責任，再說，佟書記也沒甚麼罪過……

•強烈的束光飄浮著煙霧

聲音：再重新交代罷！

我：我已經交代清楚了……

•束光懸浮著粗大的手指

公安：坦白從寬，你不要自討苦吃。

聲音：咳。注意態度。（口氣轉趨緩和）我們只是要知道你真正的意圖。

我（驚惶地）：同志呀，我哪能有甚麼其他的意圖呢？這真是一家如假包換的鄉鎮企業，所以案情再複雜，您也不能說這違反政策呀。

聲音（耐心地）：沒人說這違反政策，只是你的坦白書所說的似乎有些不可思議。

我：是呀……事情裊裊繞繞地，我現在回想起來也不禁要懷疑。

聲音：你不要再猶疑了，交代清楚對大家都有好處。

我：大家都是同志嘛，我哪能不交代清楚？我絕不敢故弄玄虛，只是故事的起頭有點疙瘩，黏黏糊糊地，理也理不出個頭緒……（停頓良久）

公安：喂！你不要不知好歹……

•背景的聲音再度制止

我：同志呀，您讓我緩緩氣罷……（哀傷地）時間可真是讓人迷惑啊。可不是嘛，同志，時間是不是還挺捉弄人的？一套上了它，事情就變得迷迷矇矇地看不仔細。嗯，這樣也好，否則可真難堪。到底

都是活生生的血肉之軀啊。古人有十年寒窗，惹得讀書人沉迷於仕途之探尋；換了今日，咱們有十年文革，倒是整得讀書人斷絕仕途的念頭。（背景的咳聲再起）咳，咳，這又說遠了，這就開始，這就開始……

・佛珠在強烈的燈光裏轉動著
・臉部顯現堪忍的哀戚

我（猶疑地）：該從哪說起呢？

聲音（善解人意地）：你想怎麼說就怎麼說。

我：我看就從佟若飛縣委書記在省委辦公室開會那天開始講起罷……（停頓沉思）那天一整個上午，我的左下眼皮就老是跳個不停，好似有甚麼不尋常的事情要發生一般……

聲音（突兀地）：等等！先說說你們前天夜裏聚在一起的事罷。

我：咦？前天夜裏？……（醒悟地）是呀，那天的前一個夜裏，佟書記還特別為了這個會議，跑到我家裏來嘮叨了好一陣，哀聲嘆氣地抱怨縣委們巧婦難為的困難，又忿恨省委們那些不知怎麼計算出來的經濟指標不合實際……（陷入回憶）那個晚上，不知怎麼搞地，雨沒頭沒腦地下個不停……（抬頭望著窗外落雨）

蒼穹雨聲嘩嘩
・闃黑
・雨珠飄盪

我的住宅
・我將視線從窗外的落雨移轉回來

・屋內飄浮著柔和的燈光，照著簡單的擺設
・佟書記踱著方步，妻子在一旁坐著
・佟書記一會兒情緒激昂，一會兒又望著窗外的雨急風驟，皺著眉頭愣愣地發呆
同（我的住宅）
・妻子呵欠連連，幾次想進房去睡，又不好意思
・妻子見他遲遲不肯走，只得跟我使著眼色，囑咐我到廚房去
同（我的住宅）・廚房
・妻子躡著腳步
・我抱歉地摟著妻子腰部
妻子（壓抑聲調在耳邊喃喃說著）：現在也沒法子了，我看就把明天要吃的掛麵給煮了當宵夜罷。
・我點著頭，順勢輕吻妻子臉龐
・妻子羞了我一下，推著我出去
・我耍著賴，妻子轉身抓起掛麵，作勢要砸，我趕緊閃了出去
同（我的住宅）・客廳
・佟書記站在窗前聽著樹葉子打在窗上的叮噹作響
・我走到佟書記身邊，遞了香煙過去
・佟書記皺著眉頭，就著火柴點著了煙
・他深吸一口煙，踱回椅子邊坐下，立刻又走回窗前，盯著窗外
・我陪著在旁，請他寬心
・他坐立不安，平時說話的妙語連珠就變得結結巴巴起來
同（我的住宅）・飯廳

・妻子端來三碗熱氣騰騰的麵
・熱氣趨散了寒意
・妻子在飯桌上舖筷張羅，我回頭看著她的身姿優窕
・妻子向我打著手勢，我轉頭回去請書記移至飯桌前
・三人窸窸囌囌地吃著麵
・佟書記臉部冰霜融化，開始話家常
・大雨不見停歇，書記與我移坐客聽
同（我的住宅）・客廳
・妻子徹下殘餚，張羅著茶水，身姿於轉返之間，流露出高雅的神態
・妻子陪坐；佟書記講講停停，一邊等著雨停，一邊斷斷續續地發著牢騷
・三人呵欠連連
・牆上的小鐘敲了四下
・好不容易雨停風歇
・書記終於伸個懶腰，兩手往膝蓋一拍，起身要走
・我趕緊趿著拖鞋送了出來
同（我的住宅）・樓梯間
・黑闃的樓梯，搖搖晃晃的步履
・書記與我站在七層樓房前面
・書記邁步，我猶疑了一下，望望拖鞋，跟在後頭，送了出來
積水遍佈之街道
・我陪著佟書記在沉靜的街道上低頭徘徊了一陣

・書記憂心忡忡，話說了一夜，這時倒是沒了詞兒，只出氣似地用力踐踏一地的殘枝敗葉，隨著暴裂有聲的節奏，一個勁地數著腳步
・我陪在旁邊，一路不語，踢著街頭積水，弄得一腳濕漉漉地
・我偶而抬頭一望天際，卻見星撒玄天，分外清雋
・我凝聆天籟，竟自獃了，忘了一夜未曾闔眼，只覺眼明心舒，目酣神醉
・天微微亮時，曙光照得街頭異常清新
・我們踱到了書記的家門口，他揮揮手，我轉身要走，正撞上迎面而來的陽光
・書記倚著門扉，我停了下來
書記（語重心長地嘆口氣）：我的預感不怎麼樂觀哩！不知道這次省委又要弄出甚麼樣的風波來。
・書記進了門去，我卻在街心發起呆來
・我想抽煙，摸著口袋，卻發現香煙忘了帶出來，一隻手就愣在口袋上，抬眼卻見一個大好曙光射在身上

澠光擴散
・曙光轉為束光
・隻手摸索，聲音窸嗦

密室
・我在強烈束光下摸著口袋，遍尋香煙不得
我：我能要根煙嗎？
・一包紅塔山從屋內闃黑處丟了過來，在桌上劃出一道亮光

・窗外雨聲停歇
聲音：佟書記真的是這麼說的嗎？
我：那還能假得了？
・我猛吸一口煙
・煙霧衝向束光
我（極於辯白地）：不知是不是受了佟書記的感染，那一陣子我的心裏也老是不踏實；可能是因為他盡是拖著我，四處奔走協商，經月勞頓，未能休息罷？（浩嘆一聲）這可還有其它的法子嗎？佟書記為了平息工潮，安撫糾鬥，早已給折騰地有如驚弓之鳥；他一方面希望減產停工的企業領導能多少發一些工資給員工，以免引發社會的動盪，一方面他又希望被迫停薪的員工們能共體時艱，一起渡過困苦的日子。哪知不這樣熱心還好，一旦涉入，他不想聽到的苦水就源源不斷地傳來。
影像重疊
・在辯白的過程裏，我的臉部逐漸被幾度呈現的書記臉龐所取代
・書記臉龐清晰呈現後，再轉為羣眾臉像，特大描寫
・聲音激昂，煽動性強
羣眾：共體時艱？困苦的是咱們這些工人，這幾位領導幹部天天請客吃飯，他們怎會困苦？佟書記，一頓宴席上千元人民幣啊！咱們三個人做一個月也賺不到這麼多錢呢！哼！他們可從來沒這麼樂活過，市區裏一整條街的餐館，就靠這幾個人給支撐著，哪個不是腦滿腸肥？
聲音重疊
・在叫囂的後半段過程裏，激昂的聲音逐漸被沙啞的聲音所取代
・羣眾臉像逐漸黯淡，最後呈現一片黑闃
聲音（感嘆的口吻）：佟書記是個老好人，不論做甚麼事，總是希望息事寧人……

我（同意的口語）：是呀！但佟書記面對工潮迭起，卻是一籌莫展；更何況，他為了要解除矛盾，也只能不斷地讓步。未料逐漸地，破產的企業見縣府出面解決，好似劫處逢生，就將一些棘手的財政問題都往縣裏推。佟書記眼見不相關的錢財困難莫名其妙地攬到了身上，才知道事態嚴重，卻又想不出一個十全的對策，只見他忙裏憂外，幾個月來就沒開懷地笑過。

聲音（感性地）：是嗎？我可能也疏忽了……後來呢？

我：佟書記在省委辦公室開會的那天，我們倆人因為一夜沒睡，都有些精神困頓。

聲音：這個我在省部也注意到了。

我：是罷！到底是一夜都未闔眼，哪能不疲憊？我倒是還好，一直呆在大院裏，等著書記回來……

- 警員再度燃煙
- 煙霧在燈光裏擴散
- 燈光在煙霧裏凝聚，再凝聚

湣光擴散

- 束光轉為陽光
- 煙霧擴散、擴散

縣委大院

- 豔陽高照，陽光凝聚，秘書室裏煙霧迷漫
- 秘書室老陳剔著牙，收拾著桌子
- 我抽著煙，天南地北地閒聊著

老陳（神秘兮兮地）：省委似乎不太滿意佟書記補貼停薪員工的作法，這次省部的會議就是準備拿這些破產的國營企業開刀。

我（驚訝地）：嘿！你哪來的消息？

老陳（大嘆其氣）：消息絕對錯不了……只不過大家都是革命幹部，以前一起出生入死打下了江山，現在不能說破產就破產，讓大家的生活一下子沒有了著落。

我（順從著）：說的也是。只是省部也真是困難，老這樣補貼下去，像個無底洞一樣，也不是辦法。

老陳：辦法是人想的，老革命幹部的情誼才是最重要的……

・老陳興沖沖地掀開了襯衣，驕傲地顯示肋骨上一大塊腐爛疤痂的槍孔痕跡

・老陳口沫橫飛說在興頭上，卻意外地看到佟書記的車子進了縣委大院；他老大不情願地放下衣服來

老陳（嘿嘿一笑）：看樣子情況不怎麼好哩，飯都沒吃就回來了。

・我回頭往窗外一看，正瞧見佟書記下車時一臉陰霾的表情

・我驚惶地回頭對老陳眨著眼睛

我：我看我得先回辦公室去，他大概馬上會來傳話。

老陳（忙不迭地嘻笑著）：成！成！您老忙罷，反正咱們也只是閑侃著。

・老陳起身開門

老陳（拉高了喉嚨）：您老多擔待些，看在大家多年在一起打革命的份上，就多勸勸他罷！企業再怎樣沒有效率，也不能不管大家的生計，是罷！

・老陳送了出門來；嘶嘶啞啞的聲音四處迴盪在闃然寂寥的走道裏同（縣委大院）・院圃

・我急急忙忙地跨過啼鳥啁啾的院圃，往辦公室走去

・平時自行車擁擠的院落此時顯得寬敞

・青鬱蔥蘢的灌木叢中，不知名的花卉枝枝昂然屹立在黏黏搭搭的空氣裏
・四攬圍徑的乾涸水池中，久壞未修的水龍頭，滴滴答答地在耀眼欲盲的陽光裏滴著水，一時濺珠噴玉，五顏六色地煞是好看
同（縣委大院）・我的辦公室
・佟書記的辦公室主任徐倩匆匆地跑了過來；一路在走廊裏嘟囔著
徐倩：不知吃錯了甚麼藥，一回來就大吼著，要我去找一個「古文物專家」來。我有甚麼法子？一時三刻地，叫我到哪兒去變一個這樣的人出來？
・徐倩一張輕抹脂粉的嬌俏面龐拉得長長地，兩頰氾紅
・我正抓起茶葉沖茶，給一陣大吼大叫弄得一頭霧水
我：甚麼「古文物專家」？
徐倩（一臉秋霜）：我也是這麼問囉，未料他光火，兩眼一瞪，大叫：「臭老九啊！妳鬥臭老九不是挺能幹的嘛！怎麼現在就傻眼啦？」
・徐倩沒勁地靠在門上
徐倩（委屈地）：你聽聽看，這是甚麼話嘛！鬥臭老九又不是我一個人幹的，怎麼現在倒好像衝著我一個人來了？
・我現出有興趣的面容，止不住嘻笑的表情
我：臭老九？甚麼年代了，還鬥臭老九？
・徐倩素衣淡妝，裊裊婷婷，甚是清純
我：瞧妳這模樣，我實在連想不起來，妳二十幾年前站在講臺上揪鬥高中老師的張牙咧嘴的表情。
徐倩（氣忿地）：連你也……
・徐倩正張口想講，卻見佟書記怒氣沖沖，拍門而入

書記（拉下臉來）：叫妳去找啊！怎麼還在這兒磨蹭？

・我連忙站起，往裏面讓著

我：佟老，坐，坐！先喝口茶再說！

・我順手遞上了煙，再拿了一把他最喜歡的杭州龍井；迴身之際，給徐倩打了個眼神，她機靈地轉身，一溜煙地走得不見蹤影

・書記喝了一口茶，情緒稍緩

書記：格老子的！真是倒霉！我們平息工潮這麼辛苦，省委還怪我們花了太多的錢給虧空的企業。真他娘的沒道理啊！

・他一下子又情緒高昂起來，猛吸了一口煙

書記：你知道他們怎麼說？嘿！他們說不能扶持的企業，就應該讓它破產；能扶持的，要負起督導之責。而且啊，他們還要我卯盡全力去修復那些有潛力、但被破壞的企業。

我（鬆了一口氣）：原來是為了這件事？老生常談，老生常談！這些官樣文章解決不了問題的，您老就別為了這個嘔氣罷！

・書記頓了一下，抬眼望了望我

書記：唉！你不知道啊！前兩項咱們也就不去談它了，反正吵了半天，究竟哪個企業不值得扶持，哪些企業又應輔導，見仁見智，誰也沒個準兒。但是第三項，就離譜地令人無法苟同。

我（不以為然地）：怎麼？不就是寫篇報告交交差罷，有甚麼大不了的？

書記（狐疑的表情）：怎麼？你好像胸有成竹似地？

我（警戒地）：這種官樣文章寫多了，還不就是一盞茶的功夫嘛，怎麼佟老翻滾了一輩子，倒小家子氣起來，也值得為這種芝麻大小的事大驚小怪？

書記：唉呀！你想岔了！這次他們可是認真得很呢！

・他停了一下，賣個關子似地吹著杯子裏的茶葉，慢慢地吸吮了一口，然後緩緩放下茶杯；我在一旁等著

書記（哀嘆地）：我作夢也沒想到，他們所說的有市場潛力的企業，竟然是指被紅衛兵砸毀的廟宇。

・他看了一眼我驚訝的表情，有些得意

書記：你看，這是奇想罷？格老子的！想從寺廟賺錢哪！沒想到罷？（忿恨地）我也是倒霉，就因為我這個縣裏有這麼一間破廟，事情就特別多。現在我們自己發不出工資的企業這麼多，上面還要我幫鄰近的縣負擔一些。你看這不是雪上加霜嗎？

・我看著佟書記一臉飽經風霜

我：有這樣的事？不會這樣罷？上面很清楚我們這裏虧空情況嚴重啊！

書記（喪氣地）：說得是啊！唉！我看他們也是弄得沒有甚麼法子了；個個省市鬧窮，報告呈上去，中央不僅置之不理，還逼著他們限期想出辦法解決。他們怎會不知道我們的困難呢？他們也是被中央逼得沒辦法。

・書記一口煙吸得深入，停留在喉嚨好一陣子，才緩緩吐出。

我：中央逼他們？聽說全國都是這樣的呀！也不是只咱們安徽省是這樣的。

書記：就是因為這樣，內陸諸省只有各顯神通，但求自保了。

・書記一根煙抽得劈劈啪啪地響

書記：中央也挺無奈，雖說改革開放是既定政策，但一直要求沿岸各省開源節流。但是不知為甚麼，這些幹部經過大半輩子的革命洗禮，竟然吃了甜頭，就輕飄飄起來，對中央的指示置若罔聞，如今已成騎虎之勢，不得不順著局勢往前推動。

・書記呼地一聲，吹得在濕黏的空氣裏久盤不去、裊裊繞繞的灰藍色輕煙四處飄散

書記：大家都是革命弟兄嘛，照理說，賺了錢，就應該幫中央照顧內陸省份，但是沿岸的這些省份富了，卻還是拼命地向中央要錢搞建設，卯足了勁向資本主義國家一路追趕。我們有甚麼辦法？只有認倒霉了！

我：中央支持沿岸各地都捉襟見肘，幹嘛還要我們內陸的省份策劃這個，策劃那個；匆匆忙忙策劃完了呈報上去，卻沒錢做，那有甚麼用！

・書記額凝汗露，長吁短嘆

書記：唉！大概是心有餘而力不足罷！再說為了響應改革開放，不做做樣子哪成？

我（皺起眉頭）：多少年搞政治運動，城鎮建設都耽擱下來了，現在一下子要恢復，怎麼可能？

・他一夜沒睡，一臉疲憊

書記：說得極是，但是別的建設只有暫時緩一緩了，這個國營企業破產導至失業的問題最嚴重，迫在眉睫，刻不容緩。

我（有些著急）：這個我知道，但我們自顧不暇啊！哪有餘力替別的鄉鎮解決下崗問題？

・他站起來，步履滯重地踱來踱去

書記：唉！鄰近的幾個縣情況可真是糟糕。（有些氣忿）這有啥法子？他們太好高騖遠了。我勸他們好多回了，但就是不聽，幾百畝良田美地硬是給剷平，然後四下邀集港臺的開發商來看，吃吃喝喝，企劃案一個接著一個，到最後朱總理一聲令下，又全部填了回去播種。這下子好了，孤注一擲的結果不止良田破壞殆盡，種田的見沒田可耕，就一窩蜂地跑到沿岸縣市去打工……（越說越氣忿）而且更糟糕的是面對外資企業的效率，企業負責人卻懵懂無知，吃喝玩樂，只知有樣學樣，向錢看齊，弄得推委卸責，生產營銷一落千丈。現在全國正抓緊企業精簡、合併，不知會有多少國營企業的下崗幹部到我們的鄉鎮企業來，這麼個聯鎖效應弄得我們的問題更是雪上加霜。

・他忽然停下腳步來，使勁地瞅著我

我（有些心慌）：有這麼糟嗎？他們不是都說朱總理已經控制了形勢嗎？

書記：難喲！我還沒說到事業單位的行政人員精簡與軍隊的裁軍哩，這一波下崗待業的幹部恐怕有好幾百萬人呀！（有些恍惚）朱總理算是撿到了個燙手山芋。

我（讚美地）：朱總理的確是很有魄力。

書記（深嘆一句）：唉！國務院幾十年拖下來，已經到了不整頓不行的時刻了……這個問題太大，讓朱總理傷腦筋去，咱們還是只管好自己的問題。（魂不守舍）咱們還算對應得體，縣裏的工潮平息得早；別的縣可就沒這麼簡單了，兵械武鬥，聚眾示威，鬧了幾條人命，省委都已經無法坐視不管了。哼！他們只知責怪我們花太多的錢，卻又拿不出具體方案來解決發不出工資的現實問題，這可是燃眉之急啊！

・他走到窗邊，將身子靠在窗上，手支頦下，兀自出神。

我（擔憂地）：這些幹部沒有深謀遠慮，就恣意悖行，急急就章，而且還誇下海口，五年之內，要讓縣裏的收入翻兩番……這種話說多了，人都給弄得疲掉了。

書記：說得是啊！同志們都太貪心了，港臺的商人見多識廣，大家都是翻滾過來的，哪能吃吃喝喝就解決了事情？公帑都不知浪費多少，結果還不是一事無成。

我（有點抱不平）：他們吃香喝辣的時候也不見得想到咱們，現在出了大紕漏，又想拖我們下水了？

・書記轉身望著窗外枝繁葉茂的大樹

書記（如空谷迴音）：想想這件事也真夠險的，要不是當時在驚惶失措的時候，即時懸崖勒馬，我們現在還不是跟他們一樣，慘兮兮地？我真是應該好好謝謝你！

・我慢步走到窗邊，站在佟書記的右手邊，隨著他的視線，望著婀娜飄逸的枝葉，迎風搖曳

我：佟老，快甭這麼說！為了這事兒，讓你給省委批評為推衍塞責；又給下面幹部指責為老邁昏庸，我一直抱憾呢！

書記（欣慰地握了握我的肩膀）：沒事，沒事！現在他們可都知道了。剛剛開會時，省委還誇了我一下，要別的縣學學我們，在穩健中求發展，這一切還都是因為你有遠見哩！

我（羞赧地）：遠見不敢當，我只是有點遺憾，最後我們還是不能力挽狂瀾，也跟著潮流，粗枝大葉地弄了幾個土地開發案；浪費了許多人力不講，還招惹來不少的怨言。

・他掏出了煙盒，拿了兩根香煙出來，隨手遞上了一根給我

書記：這個不能怪你，實在是我的不對。（哀傷地）唉！形勢比人強啊！不做交代不了；上面的持續施壓，下面的看沿岸暴發又眼紅，實在身不由己。

・我幫他點了火

書記：當時大家都不瞭解你，怪你盡是扯後腿；但現在看起來，沒有你的高瞻遠矚，我們今天恐怕會很淒慘。

・我深深地吸了口煙，久不言語。佟書記看我不說話，有些不安

書記（感慨地）：唉！只能怪大家都太貪心，又把改革開放看得太政治化了；經濟發展到底不是一場政治運動呀！

・我仍舊不語，佟書記故作大夢初醒狀

・他踱回桌邊的椅子坐下，幾次欲言又止，甚難開口，好不容易鼓上了勇氣，說上正題

書記（噓了一口氣）：唉呀！所以這件牽連深廣的事，我看只有再拜託你了，別人我也實在不放心；麻煩你策劃一下，看看有甚麼法子可以把這個被紅衛兵砸毀的寺廟給弄起來。

我（心一急，連吸了幾口煙）：甭急！甭急！先說說看，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或許省委那兒還可以緩一緩。

書記（神情黯然地）：這次恐怕不是那麼容易，挨幾個罵就能了事的囉！

・他用力地瞅著我，揣摸著我的態度

書記（撥弄著茶杯蓋）：事情是這樣的。咱們舒城縣裏，在四平鄉內不是有一座廟宇嗎？以前的故事我也不是十分清楚，不過聽說這個外貌毫不起眼的寺廟卻有著一個令人稱羨的深厚歷史背景；在時序交替中，寺裏出了不少聲名烜赫的出家人，解放前更是出過一位大和尚，身旁跟了很多小和尚。據說這位和尚的修持深邃，奇聞軼事流傳遐邇，因此這個寺廟的香火鼎盛，持久不衰。（緩緩地）在兵慌馬亂的年代裏，很多國民黨將領都慕名而來，拜這位大和尚為師；於是在國民黨兵敗如山倒的時候，大和尚就囑託這些將領攜帶著小和尚，跟著國民黨軍隊逃到臺灣。想來師門一脈，小和尚都有了很好的照應，於是大家也就沒有間斷地修行了下來，後來有的更是輾轉到了美國傳法。幾十年下來，個個小和尚都成了大廟的住持。

・他娓娓地說完，停了下來，喝了口茶

我（抓耳撓腮，不知玄機地）：那又怎樣？

書記：這個呀！他們的算盤就比你精了！你看看，幾十年來，跟在這些和尚旁邊的信徒都已經有好幾十萬人了；和尚要用錢的時候，登高一呼，這些虔誠信徒一羣一羣地，捐起錢來，眼都不眨一下，可都是以億來計算的。

我（頗感意外地）：喲？

書記：這一陣子，省委、市委操煩了心，大家都怕工潮會引起示威暴動，於是被逼急了，腦筋就動到這間廟宇上面來了。

我（頗感意外地）：啊？事情雖然緊急，但也不應該胡亂抓瞎啊！

書記：這可不是抓瞎！他們打好了如意算盤，異口同聲地說，這可是一本萬利啊！到時只要把消息傳出去，這些信徒怕不造成萬人空巷，擠破了頭？那時不止收捐款，收門票，另外香舖兒賣香，飯館兒賣飯，家家戶戶再改裝幾間屋子當旅館，不是家家戶戶都富了嗎？

我（輕輕一嘆）：哦！原來是這麼回事！

書記（察顏觀色的神情）：不止這樣，鄰縣也都幫上了腔，個個信口雌黃，要以這間寺廟為據點，把舒城桐城一帶發展為旅遊中心，好像這個破廟是間大寶庫一樣。我被他們羣起圍攻，簡直沒辦法不接下來；但是他們光是圍在一起鬧鬨，又沒有人自願幫我來做。

・他恨恨地敲著桌子，碰碰作響

書記：你說說看，文革的時候，紅衛兵要砸廟拆樑，省委不讓我制止；現在工資發不出來，省委要我恢復廟宇的舊觀，卻又不發經費下來。他們都不想想，我屬轄下的企業都發不出工資來了，哪來的錢去做修廟的工作啊？

我（心下一緊）：現下廟的狀況怎樣？

書記（愣了一下）：據說自從遭文化大革命徹底破壞之後，寺廟的圍牆被拆了，屋舍田產也被周圍的工廠搶佔了大半，所有的出家人散得一乾二淨。直到前幾年前，宗教恢復正常，有兩三個和尚自動地重返寺廟，但是房舍都住滿了人，要不回來，也沒善男信女佈施，僅靠著省裏的民族事務委員會施捨一點撥款過日子。

我（鼻子一酸地）：中央的宗教政策怎樣？

・書記猶疑著，我等不及他回答就插嘴；書記抬起了頭，一臉茫然

我（懷疑地）：當初的小和尚都成了大和尚了，難道我們真邀請他們回來傳法嗎？

書記（一副拒之不得、迎之不願的曖昧態度）：這個問題問得好，不過我看省委的意思並不是要我們假戲真作，他們只是要我們解決財政危機，可不是真的要復興宗教。（猶豫不定地）到時得和北京的佛教協會商量一下，他們統籌運作，只怕這個是國家政策問題，不是我們這個小小的縣所能擔待的。（左右為難）不過，現在省委已經交代下來，我們不能管這麼多，只能先恢復寺廟的舊觀；你先設法拿捏一下，看看有沒有辦法可以將廟宇儘快修復。

・書記止不住地大聲咳了起來

我（面容沉重）：但是佟老所說的修廟，是僅修復廟宇的外觀，還是連裏面的設施、書籍、人員等，一併恢復？

書記（一愣、語音一頓、止不住咳聲）：這個倒是沒有詳談，你的看法怎樣？

我（快言快語）：若僅要吸引觀光客，當然修修外觀也就行了；但若是要吸引和尚與信徒回來的話，那就不是那麼簡單的了。

書記（欣慰地）：說得也是。那麼就全面恢復罷！

・他見我面有難色，不禁壓抑著咳聲，起身踱了開去

書記（停在窗前，不悅地）：再不行，也得將它的外觀修復，不然交不了差。

我（左右為難地）：就怕白費力氣！這裏不是遊覽地區，附近也沒有甚麼有名的景色；只怕修好了，也沒有人會專程到這窮鄉僻壤來參觀一座廟宇。更何況，如果我們的目標是準備吸引海外信徒前來，不弄個像樣一點，他們是不會來的。

書記：說得是！說得是！

・他又掏出了兩根香煙，遞了一根給我，見我咬著煙，陷入沉思，就四處找著火柴

・我站起來，走到桌邊，從抽屜裏找來了火柴

・他急急地接了火柴，幫我點上了火

・倆人吸著煙，靜坐了一會兒，聽著遠處的樹發出沙沙的聲響。

我（勉為其難地）：好罷！讓我想想看，就給我幾天的時間罷。

・我臨危授命，推脫不得，只得擔負起來，因此面部表情百般無奈

書記（耳提面命地叮嚀）：你多辛苦了，但是這件事要愈快愈好，不要拖太久，我還得具擬可行方案到省部回報呢！

我（無可奈何地）：好罷！就三天罷！

書記（如釋重負地）：好！我會交代下去，你要用人、用車，我會要他們準備好。

・書記咳聲連連地拉開木椅，站了起來，握了握我的手

・咳聲跟著身影飄出室外

・我愣著想得出神，突然聽見徐倩從遠處跑來的腳步聲

徐倩（興沖沖地叫道）：喂！你可真行啊！佟老那好整以暇的樣子，跟剛才簡直判若兩人，「古文物專家」也不要我找了。

・徐倩雙瞳剪水，笑靨如花，輕鬆之情不可言喻

徐倩：有甚麼吩咐，請儘管說；他要我在這三天內聽候你的差遣，隨時準備替你調兵遣將。

我（愁眉苦臉地）：多謝了，這麼一件棘手的事攬上了身，我看這兩天我甚麼都不需要，妳暫時讓我先好好思考一下再說。

・徐倩見我一臉無奈，就靠在門邊，掠掠頭髮

徐倩（漾開笑紋地）：白天不需要，我晚上也可以聽候差遣啊！

我（兩眼一瞪）：晚上？別胡鬧了，我愛人知道了，可要不高興的。

徐倩（不勝慵懶地）：你就這麼傻啊？事事要向她報告？

・她眼波一鉤，手支下額

・我一時愣住，不知如何回答

徐倩（眉黛盈盈地）：逗你的啦！你真的認真起來，我反而饒不了你呢！

・書記的咳聲從遠處傳越近

・徐倩扮了個鬼臉，語音一縮，轉身出門，輕鈴般的笑語鼓盪在空氣中

・我還未能反應過來，又繼續浸淫在那毫無頭緒的思索裏

・書記的咳聲忽遠忽近

咳聲在迴音裏飄浮
・咳聲持續飄盪
・聲音轉為沉濁

密室
・沉濁的咳聲在沉寂的黑闃裏響起
・沙發上調整坐姿的聲響
我（狐疑又小心翼翼地）：我說錯了甚麼嗎？
聲音（欲言又止地）：沒說錯甚麼……（咳聲又起）不過，你既然沒把握，為甚麼不拒絕佟書記呢？
我：嘿！您說得可容易；我也想呀，但是我能拒絕嗎？您沒見到書記交代完我後，那個步履是多麼地輕快……
・咳聲飄浮
我（嘲笑地）：連他的咳聲都變得輕飄飄地，久久都不肯散去呢……
・咳聲止歇，四下死寂
我（解嘲地打破沉默）：當然我的心情跟著書記的離去，卻益發沉重起來。
聲音（體諒地）：難為你了……
我（感動地）：這也沒甚麼！我跟佟書記一直很投緣，幫他分憂解勞是我的職責。
聲音（又再度生硬起來）：你們的私人情誼怎樣？
我：私人情誼？（忽然生起警覺心）我與書記談不上甚麼私人情誼，只是上次的土地投資案，書記任由我獨排眾議，如哪吒鬧海般，弄得民怒婦怨，羣意沸騰；這個案件以後，彼此才有了信任感。

・咳聲再起，四下鼓動

聲音：有人彙報我們，佟書記是因為你愛人的引介，才對你產生好感。

我（狐疑地）：是嗎？其實事情正好相反。這是因為眾人見我有佟書記撐腰，都說我有恃無恐，動搖不得，雖欲去之而後快，卻又使不出勁兒來，於是就把壓力悄悄地加在我愛人身上。她本來並沒捲進這些投資案件……

聲音（冷酷地）：根據我們的瞭解，事情不是這麼單純……

我（著急地）：事情本來就是這麼單純……您知道，同事們這一招下來，我立刻有點招架不住；因為抗拒這件沆瀣一氣的糊塗事雖招來嫌隙，但因天性使然，我仍能甘之若飴。沒想到我愛人卻因受不了外面的冷嘲熱諷，有好幾個月，都因我的不願同流合污，彆彆扭扭地不肯讓我一親芳澤。

影像重疊

・在辯白的過程裏，我的臉部逐漸被幾度呈現的妻子臉龐所取代

・妻子臉龐清晰呈現後，顯現哀怨的神情

・妻子聲音嬌瞋，卻憂心忡忡

妻子：關你甚麼事呢？又不是你的主意，上有佟老頂著，再怎樣失敗也落不到你頭上來；現在好了，你強出頭，家家戶戶都知道你擋人財路。

・妻子扭拗，不讓我親近

・妻子天天罷廚，只叫我吃冷飯

・以後的急遽發展中，眾人見我在危機四伏的縣府裏，居然從容肅穆，找不到任何把柄可以攻擊我

・我在視聽混淆的輿論中，居然還能扭轉乾坤，慢慢地眾人就對妻子撤去了圍堵

・妻子在市場裏，見眾人又對她熱絡了起來，熱飯佳餚也就跟著上了桌

・妻子身子柔軟了起來，不止不再拒絕我的尋幽探勝，更是曲意承歡，濡沫加露

聲音重疊

・在溫馨的過程裏，妻子嬌柔的耳語逐漸散去

・耳語轉呈沙啞，夾雜咳聲，幽幽邈邈

聲音（揶揄地）：你們夫妻情深，難怪佟書記對你另眼看待。

我：您千萬不要誤會，他們原來根本不認識。

聲音（調侃地）：聽說你作事喜歡跟別人唱反調。

我：您這樣說，事情就嚴重了。我也不是喜歡標新立異，但多少年來，承佟書記的倚重，縣裏的大小決策，我都積極參與；我感激他的知人善任，也就竭盡駑鈍，效其驅馳，卻始終也沒有想到這些土地投資案件會鬧得滿城風雨，導至我在愛人面前百口莫辯，深深地影響了夫妻間的感情。

聲音（冰冷的口吻）：看來你是不願坦白的了。

我（著急地辯解）：沒的事。我知無不言……

聲音：那好罷，你說說你與徐倩的關係。

我：徐倩呀？嗯！徐倩與我的關係是不錯，這也得交代嗎？

聲音（以逸待勞地）：我們已有其它的情報了。

我（無奈地）：是嗎？……好罷，年代已經相當久遠了……

公安（恐嚇地）：坦白從寬，你不要不知好歹！

我：同志，甭催了，每次一想起文革，心就一陣抽痛……嗯，讓我想想……是這樣的啦……真是世事難料啊！想當初，我還是先認識徐倩，才認識我後來的愛人。

聲音重疊

・在回憶的過程裏，我的語音逐漸湮散，形成羣眾吶喊的聲音

我（陷入沉思的旁白，畫面逐漸擴散、消失）：徐倩在文革時代，擔任合肥×中紅衛兵隊長，專門清除舊時代思想的人物。我愛人是她同班同學，因為從小在一起長大，就被她招攬，在她隊裏當一個搖旗吶喊的角色。我大學唸得晚，畢業時已經快二十七歲了；剛調到這所高中教書的時候，正巧碰到文革大串聯的運動……

影像重疊・一連串的黑白影像蒙太奇運作

・嗚嗚的低沉鑼格鐺聲音貫穿畫面

・彩色褪去，黑白呈現

合肥市・合肥×中

・我的影像逐漸湮散，夾雜在學生中間；我高聲呼喊，嘶聲力竭

・我非常反對學生們加入，但得不到迴響而憂心忡忡；同寢室的李存孝老師在旁慫恿著一起寫大字報

・我們興沖沖地合寫了一篇大字報，呼籲同學以冷靜審慎的態度來處理千里外的政治狂飆

・眾人圍讀大字報

・該篇大字報義正言謹，受到師生與家長的一致褒揚

・串聯武鬥來得迅速，全國好似瘋狂一般，校園裏很快地失去控制，到處血腥一片

・我們因為大字報上的文字賈禍，反彈之力出乎意料之外地快速與強烈

・幾次批鬥下來，因為李存孝的倔傲不馴，使小將們轉而將無以復加的尷尬化為一股清算之風，於是就這樣，昏天黑地的鬥爭無可遏止地加在我們倆人身上

・李存孝一股浩然正氣在如火如荼的運動中首當其衝

・徐倩以莫之能禦的氣勢，帶領一羣無知的鬧哄者興風作浪，日以繼夜地批鬥他

・我在旁雖心驚膽顫，但大多時候反倒成了旁觀者
・幾位老師見不是辦法，於是勸我們避其風頭，連袂遁世遠行
・在一個月黑風高的夜裏，幾位老師悄悄地送我們藏躲到舒城縣去
舒城縣・市區
・徐倩鍥而不捨；她好像非置我們於死地不可，不肯罷休地一路率眾追趕而下
・戰線南移，李存孝再度落荒而逃，輾轉躲至鄉下
同（舒城縣）・縣委大院
・我四處託人拉關係，然後連篇累牘地由舒城縣出具公文，將我由省城的×中，形同放逐似地調到舒城的縣委辦公室
・由於舒城的縣委大院目標顯明，徐倩找不到李存孝，就直接衝著我來了
・我缺少李存孝的沛然正氣，一接到她兇神惡煞的眼眸，肝膽俱裂，求饒似地說不出話來
・徐倩不為所動，卻未料激發了我愛人的俠義悲腸
・她成天跟在徐倩身旁，望見我柔弱無助的眼光，忽然母性光輝現起，於是挺身而出，對抗她的隊長
・我幾次三番地被徐倩的高漲氣燄攝住而不知所措，卻趁著我愛人在旁的疏通引導，才得以金蟬脫殼
・為了替我洗刷莫須有的罪名，時間一久，我愛人跟我就走在一塊兒
・徐倩一向對我愛人都是頤指氣使，卻見我愛人膽敢違背她的命令，跟我暗通款曲，一時奈何不得，卻又看不順眼，於是就與我愛人逐漸疏遠了起來
・徐倩見批鬥的兩人，一個躲到鄉間，一個又被她最好的朋友羽護著，一時沒有了對象，非常氣忿
同（舒城縣）・鄉間
・徐倩礙著我愛人的情面動不得我，又不願太過逼迫，怕她遭到同黨的批判，於是就單槍匹馬地下鄉去找李存孝

・徐倩跟幾個人民公社的大隊長在眾目睽睽之下起了衝突
・徐倩一向不服輸，仗持著父親是這一帶的軍區司令，就不知天高地厚地來回奔走於合肥與舒城鄉間搬動救兵
・後來事情鬧大了，李存孝不知為甚麼突然意外身亡，徐倩也就跟著銷聲匿跡
・文革以後的荏苒歲月裏，徐倩不知去了哪裏
同（舒城縣）・縣委大院
・改革開放逐漸伸展往內陸時，卻見她由北京又彩鳳單飛地回到了偏遠的舒城，而且不知她運用何種關係，更當上了縣委書記的辦公室主任
・雖然文革已事過境遷，但是餘悸猶存，我與徐倩又在同一單位，成了同事，使得膽小如鼠的我惶惶不可終日
・徐倩來了沒多久，我愛人就與她敘上了舊，而且前嫌盡去，相談甚歡
・我雖然很不樂意見到她們過往從密，但是我愛人卻叫我不要擔心，保證徐倩會在佟書記面前替我說好話
・徐倩初來乍到，仍在惶悚待命之際，就碰上了改革開放的潮流
・徐倩英雌依舊，不僅沒有幫助我，反而說服了我愛人，弄得我內外無援
・萬沒想到的是，在這軒然大波塵埃落定之後，我卻被佟書記倚為參謀
・從此之後，一官匏繫，我硬著頭皮地與徐倩成為佟書記的左右手
・幾個月朝夕相處下來，我發覺徐倩並沒有想像中的可怕，反而還相當地嫵媚

影像重疊
・黑白重新呈現色彩

・我的影像再度湮散，回到束光下的木毅
・我神情恍惚，有些不堪回首

密室

我：事情的經過就是這樣的了……或許這真像您所說的，徐倩在我與佟書記之間穿針引線，架起彼此信任的橋樑罷？不過我真的不知情。

聲音（沉吟地）：嗯……

我（試探地）：這樣交代可以了嗎？

聲音：好罷！你繼續罷！你還算挺坦白的。

我：哪兒話，同志嘛，哪能不盡心盡力？……剛才說到哪裏了……喔，對了……

湮光擴散

・束光轉為陽光
・煙霧擴散、擴散

縣委大院・我的辦公室

・我想這件修廟的事情，想得癡了，忘了饑腸，看看窗外，竟不知夕曛已殘
・我想起忘了叫徐倩幫我請假條，於是打個懶腰，順手寫了八個大字
・我臨出門前，在門上貼了一張公告——「外出公辦，兩日即返」

縣委大院・院外田園

・我信步走出縣委大院，只見天光雲影，晦明不定，原來正是薄暮時分
・我走在田塍上，傾聽四面蟲聲競奏

・遠處燈火，忽明忽滅，微風中糝和著桂花馥鼻
・忽然靈光一閃而過，接著在馨香飄盪中浮現了一個剛毅挺拔的人影
・我叫道：「唉呀！果益！怎能忘了果益師兄呢！這次真非他不可了！」
・我當下心頭雀躍，有了主意，於是輕呼一聲，立時三步當兩步地一路跑了回去
我的住宅
・家裏靜悄悄地；早晨臨出門時，我愛人拖著熬了一夜的疲倦告訴我，這幾天，朋友住院開刀，她要去幫忙帶幾天小孩
・我心神不寧地進得門來，一時忘了，只覺家中出奇地冷清
・反應過來之後，卻意外地發現桌上一長串的掛麵
・我胡亂地下了點麵，吃完就立刻牽出自行車出門
芒草遍佈的荒野
・月華如洗
・一輪明月掙破雲層的遮掩，拖著冷冷冽冽的寒碧，照得田埂似水一般地清麗
・我蹬踏著嘰嘰喳喳的自行車，不禁回憶起果益師兄與我多年來的君子之交
自行車嘰嘰喳喳的轉動聲音擴散
・雜音轉為輕微的敲木魚聲音
・木魚沉穩，雜音紊亂
我（陷入沉思的旁白；木魚聲緩慢，畫面逐漸擴散）：唉！這件事說來話長，不過下午佟書記所說的寺廟，其實我一點兒也不陌生；他有所不知，四平鄉內那座匾額不復已見的廟宇，也就是以前遠近馳名的雞鳴寺；他嘴中的大和尚更是名重一時的宗慧法師，也就是果益師兄與我的皈依師。
旁白漸杳・木魚聲音漸大

・彩色褪去，黑白呈現
・在香火鼎盛的時期，雞鳴寺裏經常有四、五百人走動
・而果益師兄無論從哪個角度來看，都是宗慧法師跟前舉足輕重的大弟子
・他遺世獨立，平時沉默寡言，但對廟裏的事瞭若指掌
木魚聲音加重・雞鳴寺清晰呈現
・我第一次跟著父親到廟裏時，就聽到果益師兄指揮若定地指導徒眾安排法器，佈置佛堂，從遠處望去，一切都顯得井然有條
・從此以後，他不苟言笑的神情就深深地印烙在我幼小的心坎裏
同（雞鳴寺）・木魚沉穩
・後來到廟裏的次數一多，我發覺，果益平時於法會中，都是代表在家弟子，不論是趨佛像前燒香、捻香，或在佛堂中踱步繞佛、拜佛，他都是走在徒眾的最前面
・我因為老是開不了竅，所以只能躲在眾口梵音中行禮如儀，卻經常看見他拜佛拜得淚眼婆娑，鼻聲窸嗦；雖然不懂原因，卻總覺得感動異常，鼻子也就跟著癢了起來
・據說他的妻子更是精進，每天只睡兩小時，時時刻刻修持大悲咒，將其功德分散於一瓶瓶的大悲水中，分發於眾人結緣，更常結手印替徒眾驅妖度鬼
・法師湊不齊時，果益師兄則上場敲擊木魚或引磬等法器，帶領一干徒眾修行
・我常見他身著海青，肩披幔衣，一板一眼地盤腿敲擊，急急徐徐
同（雞鳴寺）・師父禪房（師父背影中倆人研讀經書）
・我們不止皈依同一師父，更跟著師父研讀唯識學
・我由於年幼無知，個性急躁，總不耐煩鑽研繁瑣的名相，但是見到果益師兄在佛堂內，卻是愈讀愈有勁，心下不解，更不服氣，於是經常心高氣傲地找他辯論

・他卻是不慍不怒，不止耐心地聽著我強辭奪理的辯詞，更是私下指點調撥我，成了忘年之交

同（雞鳴寺）・師父禪房（師父交代倆人離去）

・這樣進行了有一年多，就在我逐漸進入狀況，慢慢地瞭解了唯識的重要性時，未料大陸變色，局勢急轉，於是大家四散逃生，課也就沒法再上了

同（雞鳴寺）・大雄寶殿

・從此以後就斷了音訊。解放後，我為了照顧多病的父親，失學了五六年，偶而到廟裏給父親許願，不意期地還見過果益師兄幾次面

・雖然彼此並不生疏，但在那互相猜忌的年代裏，為了避嫌，又懷疑對方可能已經蒙生退心而變節，所以都是從遠方互望一眼，心照不宣地問個好，擦身而過

・文革後，雞鳴寺被毀，四下徒眾更是散得不見蹤影。如今算算，果益師兄恐怕至少七十高齡了罷。

影像重疊

・黑白重新呈現色彩

・木魚聲音漸杳，自行車嘰嘰喳喳轉動聲音加重

・我神情恍惚，自行車嘎然停止；我抬眼望著市郊一棟破舊的住宅七樓頂層

果老住宅

・我喃喃自語：「是這兒罷？這麼多年了，倒是一點沒變。」

・四面漆黑，連路燈都沒有，我摸索著放好了自行車

同（果老住宅）・樓梯間

・我摸著黑，挨著牆，一步一階地慢慢爬

・我喃喃自語：「省電也不是這樣子省法，要摔死人就麻煩囉。」

同（果老住宅）・門口

・我氣喘吁吁地爬到了果益的住所門口，輕聲敲了幾下，居然久無動靜

・我喃喃自語：「不妙，七層高樓莫非白爬了？」於是大呼小叫起來

・好不容易，果益師兄微禿的頭，順著燈光現了出來

・果益師兄認出了我，一個勁地讓著

果老：唉呀！稀客，稀客！怎麼有空啊？來，坐！坐！

・一進門，我用力吸氣，一股清香撲鼻，而且香薰入髓，令我聞了，肩頭不覺往下一鬆

同（果老住宅）・客廳

我：我想要跟果老秉燭夜談，所以也就隨興而來了。

果老（神韻古樸地）：歡迎！歡迎！

・我望著果老清瞿的面孔，發現十幾年不見，卻絲毫未見老化

我（開玩笑地）：喲！果老養顏有術啊！

果老（呵呵一笑）：怎麼吃起老哥哥的豆腐來了？怎麼不老？歲月不居，時光如流啊！哈！

・小小四方的客廳兼飯廳，擺設簡單，但看上去清爽流麗，一股淡香更是瀰漫於室，盤旋不去

我（深吸著氣）：果老燃的是甚麼香啊？

同（果老住宅）・飯廳

・果老拿了茶盤，打開櫥門，取出茶葉

果老：自己揉製成的，胡亂用著罷了；外面買不到合適的香，只好自己動手。

我（稍微喘過息）：果老這兒習慣了罷，七樓的高度看來還難不倒您。

果老（無奈地）：不習慣也沒辦法，只有乖乖地爬罷！爬不動了，少出門就是了。

我（隨口地）：想來瓊宇高樓，清淨離塵，正好精進修行了？

・果老忙著砌茶
果老：久不談修行，聽了刺耳囉！
我（不放鬆地）：嘿！不談還是不修？
果老（一邊切水果）：呵！老弟不改當年，言詞仍是犀利啊！
我（魯莽地）：怎說？是不談了呢？還是不修了？
・果老深深地瞅看了我一會兒
果老（幽幽地）：兩者俱不囉！
我（一雙眼要把他看穿似地）：當真？
果老（防禦地）：老弟，談不談間，茅舍竹籬，自饒清趣；修不修中，鳥啼花落，咸是化機。
・果老幽幽渺渺的詞句不落人間語彙，似乎在小樓裏凝聚不去
我（開懷地）：這樣就成！這樣就成！老哥哥，我還是沒看走眼！
・我們相互顧盼一眼，繼而開懷大笑，我更是笑不可抑，心中感覺好似又回到了以前的日子；果老笑得淚水都流出來了
果老（擦了一擦眼淚）：難為你了，多少年來，你掩飾得很好，竟然連佟若飛也看不出來。
我（驚訝地）：喲，甚麼事都瞞不了您呢！我想您大概知道我在縣府裏當差，卻沒想到您連誰是我的頂頭上司都知道了。
果老：舒城就這麼一點大，我在這裏住了一輩子，有好多事情想不知道都不行呢。
同（果老住宅）・客廳
・天花板上一盞暈黃的小燈斜照下來，果老筆挺的鼻樑一時顯得削直如刀
我（感嘆地）：說得也是。果老，掩飾不好，哪還能活到現在？那幾年裏，「坦白從寬」可叫得響亮哩，我家裏那位，有好幾次都幾乎要坦白了，幸好沒上當。

果益（輕抹眼睛）：菩薩保佑啊！弟媳也真是難能可貴，雖然不怎麼信佛，卻始終都尊重你的信仰。

我（戲謔地）：算了，她懂甚麼尊重信仰？說穿了，還不是害怕話一抖出來，受到牽連。

果老（反對的聲調）：這不會的。文革時她不畏強權，挺身對抗惡勢力，保護你躲過紅衛兵的迫害；這段故事在舒城一帶，一向被人津津樂道。

我（眼睛閃動淚光）：說的也是，都虧了她……

果老（轉移話題）：看來這麼多年來，老弟可說是佛往心中坐了。

我：可不是嘛！不這樣成嗎？一有顯露，抄家勞改都還算小事，全家老小跟著你挨批挨鬥，可就太划不來了。

果老（笑瞇瞇地）：幸好二十幾年來，大家都買不起肉吃，否則糊裏糊塗地給逼著吃肉，那才真是多造了幾劫的罪業。

我（深嘆）：唉！我倒是破了戒，福報不夠沒辦法。（四下望了一眼）大嫂好罷？

果老（微微頷首）：好啊！只是她一心求生淨土，幾年來已經不見客了。

我（略為不安地）：真是冒昧，我突然跑來，打擾您的清修了。

果老（幽幽地）：沒事！沒事！她不見客，我還得見，否則外面大小事情誰去應付？（瞅了我一眼）老弟看樣子不會是來串門子的罷？

我（正襟危坐）：甚麼事都無法瞞過您的眼睛，無事不登三寶殿，老哥哥，我就直說了。

・我把近來國內的經濟發展、縣裏的財政情形與省委有修復雞鳴寺的念頭，大約說了一遍（聲調平和但有所期盼）

果老（一言不語地聽完）：我知道遲早他們會動到這個腦筋上的，幾個大城市早已經弄得水沸湯揚，火熱得很，他們還算遲鈍的。

我（試探地）：果老的意思怎樣？

果老（嘆了口氣）：我能有甚麼意思，隨便他們去弄罷！我不干涉，也不阻擾，反正有沒有廟，對我來說，沒甚麼兩樣。

我（著急地）：就怕到時弄個四不像，丟人現眼。

果老（警告地）：哼！丟人現眼還算小事呢！只怕業報現前才可怕呢！（沉入深思良久）佟若飛這個人怎麼樣？

我（心下納悶）：他這個人還算不錯，否則這麼多年來，我怎能安然無恙地在他下面當參謀？但是您為何打聽佟書記的為人呢？

他（若有所思地）：隨口問問罷了。佟若飛大風大浪也見過不少，就不知道有沒有擔待？

我（不明所以）：他對屬下倒是宅心仁厚，不過有時也是沒辦法，上面逼起來，也不是他一個人可以獨力迴天的。

果老（不以為然地）：對紅衛兵拆廟砸樑這事，我就沒看到他宅心仁厚的一面。

我（辯護地）：這也沒辦法，省委不讓他阻擋，他怎敢？

果老（動怒地）：不阻擋也就算了，但也不應該幫兇啊！（兩眉一豎，不怒自威）想起那塊石碑，我就心裏有氣。

我（委婉地）：算了，憑良心說，他至今都還弄不清楚那是怎麼一回事。

果老（嗤之以鼻）：是嗎？很難令人置信！

我（轉口）：果老，您真不管嗎？（果老搖搖頭）我想不出甚麼話來替佟書記辯解，不過您不管，也太不像我記憶中的果益師兄了。

果老（桀傲不馴地）：塵寰紛紜，這次我真不管了！

・我不敢太過相逼，只得沉默著

我（迂迴地）：有沒有其他師兄弟的消息呢？

果老（聲音乾澀）：沒有了，大多散了。

我（傷感地）：出家僧侶呢？

果老（一抹孤寂的神情）：哎！死的死，還俗的還俗；逮捕的，遣散的，出走的，沒有一個有下落。

・我聽著很難過，便輾轉回到原來的話題

我：恢復雞鳴寺，就懇求果老忍讓曲全罷。

果老：老弟，這件事再怎樣做，只怕無法熟思審處。

我：只求重拾舊憶，可否？

果老（面容冷凜地）：不是不可，只怕痛貽後悔。

我（懇求地）：果老，天道好還哪！

果老：老弟，人心卻不足恃啊！

我（簸弄挑唆地）：但是剩下的光陰有限啊！

果老（懷振卓心地）：無妨，天地無窮。

我（嘆了口氣）：唉！但望果老能超然物外。

果老（嘿了一聲）：未能與大化冥合，又徒然？

我（解嘲地）：果老，說來好笑，我多年來四處爭辯，無往不利，如今遇到了果老，一頓搶白，好似拳頭打到棉花堆裏，輕輕地彈回，渾不著力。但是果老啊，眾生可憐，何能獨享安閒？

果老（笑了一聲）：算了，久不問世事，已經沒有勁兒了。

・我見事無進展，又不敢催促過力，只得告辭

同（果老住宅）・樓梯間

・果老堅持著拿了手電陪我下樓

芒草遍佈的荒野
・我出得門來，只見外面月色朦朧，已不像剛才的皎亮，但是風倒似強了起來，一時山野瀟瀟，冷風颼颼
・我迎著風，神情落寞地騎著自行車；果老那些不假思索的對白，仍舊在腦中迴盪
我的住宅
・一夜未睡的疲憊一擁而至
・我也不知怎麼到家的，眼矇矇地摸到了床，倒頭即睡
同（我的住宅）・臥房
・黑夜轉亮，臥房事物清晰可見；我看看鐘，已是正午時分
同（我的住宅）・廚房
・我起身倒水，爐灶上卻是冰冰涼地
・我再回臥房
同（我的住宅）・臥房
・我躺在床上望著外面陰沉的天空，發現又討厭地飄著細微的小雨
・我賴在床上，懶洋洋地從窄小的窗口，望了一會兒天空
・我胡亂地東想西想了一陣，即打定主意，決定起身前往雞鳴寺，先一探幽村古寺再說
舒城縣・車站
・雞鳴寺離市區不遠，公車導個一趟車就到了
・車子在市區還算平穩，出了市區就顛簸了起來
・我在搖搖晃晃的車內，心情沉重，望著陰悒冷澀的天空，一時不知所措
・到了底站下了車，雨倒是停了

雞鳴寺・寺外小鎮

・只見近處，零零落落地幾戶人家
・一條積水四溢的泥濘土路，弄得寸步難行
・遠處的土丘上樹影搖動，婀娜有姿
・憑水藉影，倒是不覺得紅衛兵的遺毒尚存
・一路淤泥塞道，但是四周景色秀悒恆春，慢慢地走在其間，倒有靜含太古的感覺

同（雞鳴寺）・寺廟外觀

・雞鳴寺的圍牆已經倒塌，丈高的雜草肆意叢生，斷垣殘壁，景意蕭條
・四週左近，住家稠密，工廠參差其間，雜集鄉野
・沒穿褲子的村童，在細雨濛濛裏，光著腳丫追逐鴨羣，引來犬吠汪汪，積水四濺
・大門階墀兩旁，盛集餿水糞便的木匝桶子高低參差地靠著牆壁，排列整齊，看上去倒顯得連綿迤邐

同（雞鳴寺）・寺廟大門

・我穆立在半掩的大門邊，望著不見去處的匾額下，入門處一片狼藉
・尺高的門檻磨損剝落得可怕，原本四方的紅木更是被踐踏得成了圓凸灰黑
・我跨門一望，雞屎鴨便，觸目即是
・磚頭舖成的泥地高低不平，上面堆滿了柴木、煤球，遍地烏漆

同（雞鳴寺）・四大天王殿

・四大天王威怒仍然，只是斜置歪放，肩落足騰，一只天戟更是戳得瓦片礫礫
・彌勒菩薩與韋陀菩薩雖然安然無損，卻是面目污垢，色澤黯然
・從外面移進來的衣服，晾滿了四處，遮蔽天日似地掩去了菩薩射出的光芒

同（雞鳴寺）・寺廟內景

・進到裏進，看不出有多少人家，只知入目盡是人影，各自忙碌紛紛
・廟中景色已不再清新，雖然仍見風搖樹杪，靄縷雨絲
・令人心曠神怡的盈紫垂紅、擁翠簇綠已不見蹤跡
・代之以觸目驚心的草木蕭條，感物傷人
・在瓜皮蔓地中間，雞棲於塒，倒是有趣
・雞鳴雖不復已聞，但雞羣咄食，咯咯連聲，倒是仍與寺名相符
・「找誰啊？」一旁蹲著洗菜的老婦問道。
・我趨步向前。「阿婆，據說這廟裏仍有兩、三位出家人，他們住哪兒啊？」
・老婦搖搖頭，抬頭望著一旁蓬頭垢面的中年婦人
・她就著水龍頭清洗雞的臟肚，血水如紅蚯蚓般地沿著髒髒臭臭的水槽流下，水槽邊雞毛血水滿地，胡泥泥地慘不忍睹
・「喏！」她眼不抬、頭不回地揚手一指；雞毛順著濕淋淋的手飄落而下
・倉促間，她說：「再往裏去！」四、五隻蒼蠅圍著她的手指揚起，四處飛竄
・我道過了謝，繞過水槽再往裏走去
同（雞鳴寺）・寺廟內景・舊憶重疊
・落眼之處，有若時空倒置
・苦澀的記憶中，景觀大致沒變，寺院僧舍，歷歷如舊，卻是灰灰濛濛地有一股說不出的落寞
・右邊四合圍繞的古松仍是茂密，樹下重軒鏤檻的亭閣四空，一隻石龜如寂靜大地般地默臥
・石龜後邊丈寬、入地數尺的深溝，厥無一物，正是果益師兄魂縈夢繫的那塊石碑的放置處
・左邊苑閣正當中是個石井，據說大有來頭
・小時候常愛探首往井底呼喊，只覺得迴音嗡嗡，看不到底，但感覺上好像沒有水，四周盡是乾泥土

・陽光斜曬進去，只隱隱約約地看到周圍的石塊，更顯得古井深不可測
・如今不能探頭進去了，一塊大石封壓在上
・或許是舊時的回憶罷，總覺得乾涸的枯井周圍散發著一股異外的清麗氣氛，說不上甚麼味道，只覺枯井底下似乎別有乾坤

同（雞鳴寺）・觀音殿前

・中間甬道直引亭臺上的觀音殿
・殿前有一個大環鍋，在文革時給大家當飯盆使用，現在裏面竟意外地又積存了五、六寸高的香灰，上面稀稀疏疏地插著幾柱香，香煙繚繞
・大殿精雕細鏤的外觀仍然，翅壁飛檐的青瓦依舊，只是少了一份亮麗

同（雞鳴寺）・觀音殿內

・跨過門檻，環顧四周，只見裏面幾丈高的觀音菩薩像高聳如昔，卻是憂鬱憔悴
・圍繞著大殿四週，或歪或斜，橫躺豎立地幾十尊濃眉大眼的羅漢，斷足失臂，醜態百出，處處顯露紅衛兵小將破壞的痕跡
・四處披垂的幃帳破舊損壞，看上去灰塵撲撲，寒愴敗亡
・白壁素樑已是黑印朵朵，烏跡斑斑，竟是沒有一處是潔白的
・殿內陰黯冷冽，沒有一絲燈光，經久失修的缺角佛桌上，卻意外地發現香爐、火柴具全
・我按捺下駁雜思緒，拂案焚香，心下悽悽，了無落處

同（雞鳴寺）・觀音殿後

・我出了觀音殿，轉往殿後
・下了階梯，竟似到了小爐子的天地
・到處架著燒火的小炭爐與煤球爐，火星飛冒，濃煙四起

・昏天黑地之間，一位穿著灰黛色斜襟僧服的老人，枯髮灰白，正費力地彎著腰搖扇著爐子
・我急趨前詢問，他聞聲抬頭，皺皮嘴角一抿，竟是多年未見的幻如法師
・幻如一陣驚喜，握著我的手
幻如：唉唷！多年不見，神采依舊。
・我喜極而泣，竟自哽咽地說不出話來
・幻如法師拍著我的肩頭
幻如（和顏悅色地）：回來就好！回來就好！
・我百感交集，一時不知該說些甚麼
我：法師，別來可好？
幻如（心平氣閒地）：好！好！好！
我（四下張望著）：就只剩下法師一人嗎？
幻如：還回來了兩個，宗普法師與悟生師。
・幻如一邊把黑烏烏的罈子放在爐子上，一邊說著
幻如：宗普法師正病著呢！我這正給他煎著藥。
我（關懷地）：宗普法師病了？嚴重嗎？
幻如：受了點風寒，不礙事。（他掀開藥罐，用筷子淘了一下）他在房裏呢，我領你去看他。
・幻如將爐子的風口關小，以免火爐過旺，轉身在前引路
同（雞鳴寺）・觀音殿後・臺階
・多年不見的幻如法師已經相當老邁衰弱，身子佝僂，拉提著僧袍，吃力地引我拾級而上
・幻如法師僧袍下遮掩不住敝衣跣足，不甚悽涼
・我趕緊攙扶著他

幻如（客氣地）：可以！可以！不礙事。每天來來回回總要走好幾回，不費力。（氣喘呼呼地）悟生師比較辛苦，年輕嘛，所有的重活全給他一個人承擔了。

同（雞鳴寺）・大雄寶殿前・園圃

・上了臺階，入眼處一片寬廣的院子

・草木扶疏，幽靜整潔，倒似有人整理過的樣子

同（雞鳴寺）・大雄寶殿前・兩側院落

・往拱圓的側門進入，則到了內院住區

・裏面景物忽地一變，自行車散落

・來不及收的被單、衣物，在擁擠的廊道上四處堆積

・一間捱著一間的禪房，高聲交談，夾著收音機的嘈雜，倒是間間擠滿了人

・我皺著眉，一路過去

同（雞鳴寺）・大雄寶殿邊・宗普法師禪房

・在角落一間，青燈黃卷的寂靜裏，看到宗普法師面朝著屋角，蜷縮著身軀，裹住被子，咳聲連連。

幻如（輕聲地叫著）：宗普師父！看看誰來了！

・宗普法師病容滿面地轉過身，一見是我，抬了抬眉毛

宗普：唉唷！回來了，你可回來了！

・我撲通一聲跪地而拜

我（幾近慘呼地叫著）：宗普法師！

宗普（掙扎著起身）：快起！快起！地寒石硬，不要傷了自己！

・我跗地啜泣不已

・幻如法師趕緊危危顫顫地過來撐起我

・我一抬頭，淚眼娑婆中卻見牆上貼著兩張對聯：

剎那宕延悠古今
恆日流逝蕩歲月

・我看了，若有所悟地愣在那裏
・宗普法師伸出了手，我趕緊站起
我（哀戚地）：這幾年好嗎？師父！
・我見他一隻胳膊，裸露泰半，趕緊趨前拉上了被子，觸手卻是冰涼
・我心想連被子都不暖和，難怪要生病，不禁又撲撲簌簌地掉下了淚來
宗普（疲憊地咳著）：還好，還好。承佛加被，道心未退，是一大幸。（拍拍我的肩膀，安慰著我）只是積勞成疾，幾年來銷蝕殆盡，茬弱的身體也不能再有多大的作為了，反而拖累了他們倆位。
幻如（趕緊插嘴）：唉！快別這麼說了！大家都是佛弟子，哪能說拖累呢！
・宗普法師靠著我一旁拉過來的枕頭，坐了起來
宗普：嗯嗯！這裏的破壞可算是相當徹底；回來都已經一年多了，怎麼弄也弄不出一個樣子來！人力不足，沒法子，只能做多少算多少。
・幻如找了把凳子坐了下來
幻如：現在已經好很多了，起碼大雄寶殿與觀音殿裏，還有個焚香拜佛的地方。你不知道啊！剛來的時候，兩個大殿簡直就像兩個大倉庫，所有不要的東西都塞在裏面，我們三個人光清理這兩間大殿，就費去了整整四個月。
宗普（輕緩地）：是啊！我體力較差，只能剪剪樹枝，清洗被褥，炊煙作飯。

幻如（不甚感慨）：我們年紀是真的大了，力氣大不如前，重活都交給悟生師一人，所以進展緩慢。

・宗普撥動著念珠

宗普（幽然地）：只可惜我們今天弄，明天眾人又搞亂。

幻如（恨恨地）：最令人難堪的，就是這裏的住戶在院落裏殺生，開膛破肚，慘不忍睹。

我（大大地呼了口氣）：浩劫，浩劫！

宗普（面無表情地）：唉！紅塵多難，苦海無邊。

・一時哀愁盈室

我（轉移話題地）：我見著果益師兄了！

幻如（不以為意地）：是嘛？他倒是常來。

我（不解地）：咦？他怎麼跟我說，他一直沒有您們的下落呢？

宗普（開懷地）：他這麼說的？嘿！嘿！他可能是弄不清你的意圖罷。（笑得好開心地）雖說這幾年改革開放，但是宗教還是相當敏感，更何況你是縣府裏的人。

幻如（打個哈哈）：哈！他太多慮了，到底是師兄弟嘛！（神情和悅）果益一個禮拜總要來一兩次，送些柴米來，然後與我們在一起唸上一下午的經。

宗普（平和地）說：你不要責怪果益了，這幾年來流言蜚語的，誰又能真正信得了誰？

幻如（插著嘴）：是啊！算了，自己師兄嘛！我們一回廟裏，他就興奮地告訴我們，你調到縣委辦公室了。他還感慨萬千說，要是你能回廟裏的話，修廟的速度一定加快起來，他對你的能力一向肯定。

我（狐疑地）：他真這麼說？（心裏納悶）那他為何還一副心不甘、情不願的樣子，跟我玩捉迷藏的遊戲？

宗普（打著圓場）：果益老成持重，他必是有所顧忌。

・我不禁慚愧萬分

我（珠淚潸潸地）：師父們回廟裏都已一年多了，我竟然不知道師父們生活清苦。

宗普（輕聲地）：切勿自責，一切隨緣。

我（委屈地）：師父，這一陣子我也是在夾縫中生存了好幾個月，同事們都相當排擠我。

幻如：這些事我們都聽說了。所以雖然我們跟省裏有了麻煩，也不太敢去找你，怕給你帶來不必要的困擾。

我：跟省府出了問題？

幻如（抱怨地）：也不是甚麼問題，只是省裏的民族事務委員會答應撥款照顧我們的生活，但每次都拖延，要跑好幾趟合肥才拿得到錢。

宗普（補充地）：不多啦！只是象徵性撥了一點錢，沒有太多的作用，只夠買點香燭；倒是來來去去地要跑好幾趟才拿得到錢，辛苦了悟生師。

我：有沒有寫陳情信給縣委書記？只要有信，我應該聽說過。

幻如（無奈地）：給縣委？寫是寫了幾封，也不知道送到甚麼人的手裏，反正一直都沒有下文。

我：我回去問問。（看看面容清瘦的兩位師父）師父，我既然回來了，一定盡力將雞鳴寺修復。

宗普：居士有勞，看淡些，不要過度煩心。

我（不勝感慨地）：有宗慧師父的下落嗎？

・幻如法師搖搖頭

宗普（神色自若地）：無在無不在，井枯心不枯；機緣成熟，他自然會現身。

我（心浮氣燥地）：宗普法師逗弄禪機嗎？為何還將個「井」字特別加重了語氣？

幻如（頑笑地）：你就甭再參詳了，我幾年來也無法體會，好像他的話裏隱藏著雞鳴寺的大秘密，又好像只是在等待著甚麼似地。

我（愣了一下）：悟生法師呢？

幻如（興沖沖地）：他在大雄寶殿忙著呢。（童心未泯地）嘻！他最近惱火得很，為了要供佛，好不容易養了一盆花，但每次才剛開花，就給別人剪掉，氣得他哇哇叫！這回他可是藏得沒有人找得到，才養成了一盆花，他說他要在大殿裏保護著！

宗普（掩不住笑容）：其實看淡一些，眾生也是未來佛，誰喜歡就供養誰好了。

・我們笑了一陣

・幻如法師站起來

幻如：我去叫他！

我：不！不！我自個兒走過去！

・我連忙站起，向倆位法師合十告退

同（雞鳴寺）・大雄寶殿邊・甬道

・從內院出了另一頭的拱門，就到了往大雄寶殿的甬道上

・一旁重關深鎖的藏經樓已經破舊了，但頂端檐角齊整，風鈴依存

・甬道兩旁堆積著砧板與木柴，一路連綿而去，慌慌亂亂地連接著不遠的柴房

同（雞鳴寺）・大雄寶殿前

・甫上大雄寶殿的臺階，即聞一股低聲咕嘟的六字大明咒聲，連綿有致

・我隔著窗子，探頭進去，只見悟生法師蹲在佛桌下，正仰著身子，擦拭著桌腳

・悟生法師青光頭頂上一排受過戒的香火燙印的藍痂，在光亮的格子窗欄裏閃動著

我（興奮地叫著）：悟生法師！

同（雞鳴寺）・大雄寶殿

・我隨即走進了寶殿

・悟生法師聞聲揚頭，卻碰地撞上了佛桌

悟生：唉唷！（見我走了進來，撫著頭額鑽了出來）是你啊！好久不見了！

・我不說話，握了握悟生法師濕淋淋的手

・先在阿彌陀佛像前膜拜，久久不能言語

・起身後，我環顧四週，見大雄寶殿異常明亮，觀世音菩薩與大勢至菩薩分立兩旁，光鮮依舊

・悟生法師精心栽培的一盆花卉擺在佛前，嫣紅欲滴

・跟以前的花團錦簇相比，孤盆單景自然顯得落寞沉寂了許多，但苦意丹心所培育出來的畢竟不凡，只見枝枝花蕾昂然奔放，竟是異常地亮麗

・我欣慰地轉頭，卻見襯托在旁、堆積一角的香爐、蒲團、青燈、檠盤、佛珠、罄碗等等，散得到處都是，令我看著陡然心痛

・悟生法師一手拿著抹布，站在這一堆東西前面，隨著我的視線落在身後

悟生（笨拙地試圖遮掩）：對不起！對不起！還來不及收拾。

・我再也忍不住地趨前抱著悟生法師

我（流淌著淚水）：對不起！對不起！該說對不起的是我！

・悟生法師不再多說，憨然地拍了拍我，就留下我自去忙碌

・我哽咽在佛前不停地拜著，懺悔道心不堅，流轉無時

・也不知拜了多久，只覺全身輕快，兩股熱乎乎的氣絲從湧泉穴下源源流出，全身洗滌通暢

・我轉頭尋找悟生法師，四下卻是不見一人，於是緩緩地走出雞鳴寺

同（雞鳴寺）・寺外田園

・我出得廟來，鬆了一口氣

・我見見時光尚早，便沿著傾倒的圍牆，四處觀看擁擠的民舍與工廠

・房舍老舊，有的四拼八湊，有的僅是窩棚搭在圍牆上避風躲雨，我看著不覺心情又復沉重

・我轉往一望無垠的田際走去，漫步阡陌
・午後新霽，泥土猶濕，順腳帶上黏和的紅土，一步一印
・我站在遠處，望著雞鳴寺藏在遠山如眉、近水嗚咽之間
・我痛下誓言：「我再怎樣困難也一定要將它修復，讓法師們有個清修的地方。」
・閒盪了一個小時，傍晚時分，易變的天氣卻又颳起了一陣涼風
同（雞鳴寺）・寺外小鎮
・我匆匆地在小鎮上吃了點麵
・就趁著日落餘暉，硬著頭皮，再搭車去見果老

果老住宅
・我上了七樓，再度敲果老的門，卻是門鎖秋意，久無回應
・有了昨夜的經驗，我就再繼續敲著
・不久，果老緩緩地開了門
・果老嘻嘻地開著玩笑，一邊打開了門，往裏面讓著
果老：怎麼，又是你？幾年不見，這次連續兩天往我這兒跑，可不太尋常喲！
我（開門見山地）：果老，這次非請您親自出馬不可。
果老（嘻笑地）：不行呀！前事之失，後事之師，怎能不警惕？
我（不高興地）：您不弄，他們照樣也會弄一批人出來，還不是照樣弄；弄得不好，上面怪罪下來，您以為您就躲得了？
果老（不以為然地）：你不說，有誰知道？
我（故意刺激他）：那您太小看咱們公安的能耐了。

果老：這麼多年了，又有誰來詢問過以前的事？

我：果老，那是因為沒有那個需要；有需要的話，您的三代祖宗他們都翻得出來。

果老：紅衛兵這麼厲害，也不見得打聽得出來。

我（有點不痛快的口吻）：那是因為沒有人阻擋他們造反，如果有誰挺身阻止他們拆廟，他們才不會罷休呢！我不是在這兒向您吹噓，過去不知有多少次，我利用職權之便，把幾次要爆發出來的雞鳴寺資料，瞞天過海地毀得一乾二淨。倘若我置之不理，讓它順著發展，只怕一干師兄弟早已被鬥得屍骨無存了。

・果老板著臉，不說話

我（有些著急）：果老，要找您，您是絕對跑不掉的；既然找到了您，雖然您置身於外，到時還不是一樣照樣批鬥您。

果老（為難地）：這麼說來，我是不幹也不成了？

我（懇求著）：果老，師父常說方便與智慧同樣重要，您就行行方便罷！或許藉此因緣，可接引一些人也說不定。

果老（似乎有些鬆動卻又堅持著）：算了，多少年了，我已經不管事了，就不要再多事了罷。

・我將白日所見略為敘述一番

我（繼續懇求著）：我整天都在想著宗普法師說的話，心裏暗自琢磨，原來您是欲擒故縱，跟我玩起貓捉老鼠的把戲。（果老面無表情聽著）果老，您就發發慈悲心罷！三為法師乏人照料，瘦骨嶙峋，要清理那麼大一座廟，又被眾人任意支使。果老！我心不忍啊！

果老（面無表情地）：他們的情況我清楚，我也不忍；但是我能力有限，只能供養這麼一點點。

我：果老，我沒責怪您的意思，但為甚麼不利用這個機會，好好地將雞鳴寺恢復，令大家都有個安身之處？

果老（恨恨地）：哼！為德不卒，反倒助紂為虐罷了！

我：或許這一次不同了呢！

果老（咬牙切齒地）：唉！你別再說了，這一套政治運動我看穿了。修廟？哼！都只是些欺人耳目的作法！

我：果老，可憐可憐眾生罷！大家有多少年都看不見菩薩像了。

果老（鐵石心腸地）：菩薩自在心裏，有沒有像都是一樣的。

我：是啊！理上講是不錯，但果老要為著相的有情著想。

・我說著說著，忽然望見陽臺角落的書桌上舖著一紙長絹，上面墨跡猶新

・我一時好奇，走近一瞧，但見果老的筆跡，龍飛鳳舞地寫著：

紅旗遮天白駒悸　法鼓沉寂雞鳴息

金券曉飛扣門急　磬聲頻頻晃僧衣

・我再三誦讀，甚為感動

我（感傷地）：果老，您我畢竟多年不見，已經生分了。您一個勁兒地拒絕，似乎有點言不由衷罷？您不是全然不想管，是罷？

果老：唉！胡亂塗塗寫寫罷了，當不得真！

我（調侃地）：筆墨還未乾呢！怎地就改變主意了？

果老（不高興地）：老弟，別再說了！你要再說，以後我這兒就不歡迎你了。

我：唷！下逐客令了。

（鏡頭迴轉）我不理他，大搖大擺地走回桌邊，端起茶杯，抿了一嘴，卻是苦苦澀澀

我：果老，咱們師兄弟一場，我可是瞭解您的慈悲心腸，何必苦了自己？

・果老悶不出聲

・我慢慢地踱回桌邊，又細吟輕誦了一會兒

我（有感而發地）：師兄，也許這是一個我們可以倚賴的緣起哩！

果老：或許罷，但是緣起的奧妙不是我們所能洞悉的。（轉了個話題）我有一些海外的朋友回來說，現在藏傳佛教在西方世界非常流傳，這可是當初共產黨逼迫達賴喇嘛流亡的本意？

我（調侃地）：可能是誤打誤撞罷？

・果老的白皙額頭沁著一顆顆湛亮的汗珠

果老：共產黨表面上雖然宣傳宗教自由，骨子裏卻視糖衣毒藥似的宗教為民族鴉片，不可能有計劃地將佛教傳至國外。是罷？

我：真是無心栽柳柳成蔭啊！

果老（嗤之以鼻）：臺灣、香港的中土顯教多年傳播，聽說只能在海外的華人圈子裏流傳，但拜共產黨之賜，藏傳佛教傳到了西方社會，卻替中土佛教打開了一條通往西方社會的通路。這麼一看，我們豈不該感謝共產黨的「德政」？

我（抓到機會，趁勝追擊）：說得是啊！或許共產黨並沒有真正的善意，但是以後的發展令人難料，也許佛教就此全面復興也不一定。

果老（不為所動地）：作夢！無神論的共產黨竟然熱衷起班禪與大寶法王的轉世認證，那不是一下子就暴露了他們的政治陰謀？（百般猶疑地）而且馬克斯的無神論怎麼辦？他的理論應該躲到哪裏去？共產黨的無產階級革命思想豈不是不攻自破？更如何再來摧毀中國傳統社會的團結酵素？我看，社會主義精神文明也就是那麼一說。

我（努力地爭辯）：那也不是不可能！整個蘇聯一夕之間瓦解，又有誰預料得到？

果老（痛恨地）：他們不同哪！雖然都是共產黨，但是蘇聯在整人的把戲上，還不及中國藉恐怖政治來造成社會主義天堂手段的十分之一。

・我默不出聲，又走回桌邊反覆吟讀著這篇無題的詩詞

果老（微笑地）：喜歡的話，就送給你罷！

・我聞言大喜，連番稱謝

同（果老住宅）・黑闃樓梯間

・我告辭出來

・果老仍是拿了手電，在前頭照明引路

同（果老住宅）・車站

・果老一直送我到車站

・果老陪我等車，我催促果老回去

・我目送果老走了，左等又等，公車老是不來，於是信步走了回去

芒草遍佈的荒野

・田間四處空曠，杳無人跡

・天際遠處，蒼茫星雲，碧熒熒的冰藍寒光，晶瑩閃爍

・我望著永無止境的穹境，好似看到了一個大窟窿，恍惚地聽見殘弱的莘莘佛子們嘶聲慘嚎於雞鳴寺外，不得其門而入

・我彷彿看見腥風血雨不絕於陰悒的西藏黧黑焦土上，遍地屍骸

・我不敢多想，奔馳了起來

公園

・次日，天高雲淡
・我一早躲在公園裏構思，望著小鳥爭食，秋葉飄落
・下午意態闌珊地去接了我愛人回家
菜市場
・妻子意外地看我來了，興奮地伸手進了我的手腕裏
・她一話不說地拉我到菜市場去大肆購買
我的住宅
・回家後，妻子補償似地準備了一桌佳餚
・我無意辜負我愛人一片苦心，卻是食不知味地吃完了晚飯
・趁著我愛人在廚房裏洗碗，我靜悄悄溜出住所，牽了自行車出來，一路不假思索地往果老家中蹬踏而去
果老住宅
・果老仍是在我喘息未定中，姍姍地在魆黑的走道，開露了一道光芒
果老（和顏平緩的神情）：怎麼？又是你？你可真是鍥而不捨啊！
我（上氣不接下氣地）：果老，我效法劉備，三顧茅蘆，懇求果老慈悲。
果老住宅・客廳
・果老走進房門
果老（感嘆地）：唉呀！老弟！不是我故作矯情，不願幫忙。你是知道的，共產黨講唯物，修復廟宇根本就是障眼法。誰知道他們下一步要怎樣來整人？弄得不好，來個像百花齊放一般的運動，等人都到齊了，一併抓了送到勞改營去。那我豈不是成了殘害佛門子弟的罪魁禍首？
・我坐定了喝茶。

我（順了口氣）：不會的，果老，逮捕這些佛弟子有甚麼用？他們又不為害社會。

果老：說得是啊！當初幹嘛拆廟砸樑？雞鳴寺又礙著誰的眼了？

我：果老，文革的仇恨就讓它過去罷！這是一個劫數，不是誰看雞鳴寺不順眼。（無限的感傷）唉！這沒甚麼道理可講，真的只能說因緣聚合，就在這個時候，發生了這麼一個劫數。再說，紅衛兵犯上五無間罪的，有的不必等到來生，現在斷首、斷足的，已經開始受報了。

果老：這個我知道，但是想起那塊石碑，我就難以平息。

我：果老，我會想法讓那塊石碑恢復的。

・果老默不出聲，突然一掩臉孔

果老（難過地）：老弟，老實說，這兩天來，我心裏沒有好過，你每次一走，我都難過地想痛哭，我怎麼不想修復雞鳴寺？師父的大恩大德我能忘得了嗎？你真以為我是鐵石心腸嗎？

・果老一雙老眼，淚眼漣漣

我（心花怒放）：是啊！果老一向關懷眾生，我知道果老不會聽不見眾生的哀嚎。

果老：但是幫與不幫間，教我千萬難。（擦了擦眼淚）這次省委會不會又只是做點官樣文章？

我（語調輕鬆）：果老，國家已經那麼窮了，幹嘛還大張旗鼓地花那麼多錢來修復廟宇？

果老（仍是不敢相信省委的誠意）：他們有他們的政治目的，再多的錢都花過。

我（深怕他改變主意）：他們的手段是多得很，但是再有甚麼政治目的，也不需要修廟啊！幹嘛那麼大肆周章？

果老（仍是不願輕易答應）：再怎麼說，佛門聖地也不可讓你們這麼搞，變成一個賺錢的勾當！

我使（出殺手鐧地刺激他）：果老！賺錢的企業總比磨刀霍霍、砧板剁剁好罷？

・果老一夕堅決，不為所動，此時聽了這話卻不免動容

・他久久不語，臉上陰情不定，變幻莫測

・在窗前踱來踱去，走到廚房內找東西，出來後又到房裏好一段時間
・他然後悶悶地坐在椅上
・果老起身走至桌邊，拉開抽屜取出絹紙，吹開墨硯，哀嘆一聲，沾筆就書：

村墟巷空絕人跡　山門傾圮幾家祭
生靈引頸血成溪　哀聞嗥啕半夜啼

・我在果老背看著；果老後寫完，丟下了筆，轉身抱著我痛哭起來
・我一時無措，拍拍果老的肩膀
我（安慰地）：果老，果老，國土危脆，三界唯艱。
・果老逐漸平息下來，走到窗邊，看著窗外的燈火明滅，眉頭深鎖，不說一語
果老（哀嘆一聲）：剛才你大嫂入定探尋，說修復雞鳴寺會發生不可預料的變數，弄不好會出人命。
我（一驚）：是嗎？可否拜懺念佛來化解？
果老：也許可以罷？希望這只是有驚無險。（微微一笑）或許她看走了眼，想來不應有事，佟若飛還是挺有福報的，所以一找就找到你。現在你先說說看，你打算怎麼推展這件事。
・我見果老鬆了口，不覺心花怒放
我：果老慈悲！
・趕緊將我的計劃大略地說了一下
果老：聽來還不錯。（皺眉沉思良久）好罷！原則上我出點力，幫著把雞鳴寺給恢復起來，但細節上要等我與佟若飛會過面才作決定。
我（聞言大喜）：當然！當然！

・我一時頓覺上下虛白，心境俱空
・我們一聊就聊到了半夜
荒野四境・自行車嘰喳・蟲鳴嘰嘰
・我興沖沖地出門來，一時感到夜風送涼
・我一路踏著車子，只見月上林梢，屋脊田埂一片霜華
・四面風搖樹杪，恬怡靜謐
・我仰望蒼穹，好似看見熠熠生光的寒星，把雞鳴寺照得清晰異常
・我內心中雖然仍被果嫂對佟書記的預言弄得七上八下，但是止不住一股從灰燼裏尋獲珍寶的溫馨，濃不能散……
蒼穹幽廣
・寒星陰悒
・自行車嘰喳漸杳，蟲鳴嘰嘰漸重

密室
・蟲鳴嘰嘰頓歇，錄音機啪吖關掉
・雨聲歇止，窗外寒星閃爍
・呼吸聲一起一落，渾濁不堪
我（一驚）：這怎麼回事？同志，這啪地一聲，是不是錄音帶沒了？
公安（小心翼翼地）：不是！首長，您要歇會兒嗎？
聲音（不悅地）：不要！繼續罷。
我（調侃地）：同志，您這猛地將錄音機一按，可打斷了我的思緒了。

公安（仍是小心翼翼地）：可否歇會兒！我去去就來，好嗎？

・黑暗裏的聲音「嗯」了一下，沙沙啞啞

・公安把門打開，廊道裏暈黃的燈光露了進來，搖搖晃晃

・公安順手把大燈熄滅，快速地走出

・黑暗裏的呼吸聲一起一落

・我燃起香煙，藉著火光觀看黑暗裏的動靜，模糊不清

我（試探地）：那……我能不能跟我愛人通個電話？

聲音（和悅地）：可以，可以，但是這兒沒有電話。

我（一喜）：外面說行嗎？

聲音（沉思）：你有急事嗎？

我（失望地）：沒事，報個平安罷了。

聲音（感性地）：好罷，我去問一下，可否將你帶到別處。

我：麻煩您問一下。

・審訊者帶上大盤帽，側身出去，帶上了門

・我在黑暗裏緩緩地抽著煙

・煙頭忽明忽暗

・香煙抽完，門打開，審訊者又側身進入，走回沙發，放下大盤帽

聲音（冷酷地）：對不起啦！這裏管制很嚴，不能隨便與外界聯絡。

我（挑釁地）：怎麼？連跟我愛人通話都不可以？

聲音（仍是冷冷地）：對不起！愛莫能助。

我（無望地）：好罷……那您知道她現在如何？

聲音：她很好，沒有人傳訊她。

我：這麼說，她不在裏面了？

聲音：據我所知，她好端端地在家裏。

我（寬心地）：只要不在裏面，我就放心了……果老好罷？

聲音：他在醫院裏靜養。

我（著急地）：在醫院裏？那要不要緊？

聲音：他挺好的。

我：他怎麼了？

聲音：年紀大了唄，氣力用盡了。

我（自責地）：人衰力竭？是啊，是啊，我不該拖他下水的……徐倩呢？

聲音：她還好罷？

我（急迫地）：她在裏面嗎？

聲音：好像在另一個地方罷？我不很清楚。

我（嘲諷地）：那就是在另一處審訊室？是嗎？也在這局裏嗎？

聲音（轉趨激昂地）：你不要管她了，只要交代好你的事，你就不要抱怨誰了；縣裏出了這麼大的事，同志哪能不謹慎一點？

我（辯護地）：不是，不是，哪是抱怨，我只是心頭搖搖晃晃地，有點不著邊際。徐倩是無辜的，她挺可憐地，一個姑娘家。

聲音（不耐地）：她不會有事的，我說了算數。

我（期盼地）：當然您說了算數，我不過說說罷了，她很清純，不像外表那樣，裝出來的唄，是一種保護她自己的特殊方式。

聲音（又是冷酷地）：她被抓的時候，跟你通了甚麼口訊？
我（狐疑地）：她被抓的時候？沒有啊？哪有時間說話？
聲音：就是你們最後一次在雞鳴寺的會客室裏，一團混亂的時候。
我（頑笑地）：喲，她湊耳過來的那一次嗎？這小妮子，說笑唄，到了這節骨眼兒，還抓了機會跟我逗笑呢。
聲音：她說了些甚麼？
我（無心地）：她說這下子可真是做不成夫妻啦。
聲音（鄙夷地）：輕佻！
我（靦腆地）：惹您笑話了。
聲音：你們都是國家幹部，卻是男盜女娼，沒個正經。
我（委屈地）：您甭這樣說，您污辱我沒有關係，但不要污辱一個沒出嫁的女孩兒，男盜女娼，這種字眼，用在國家幹部上，您也沒甚麼光采，是罷？
聲音（訓斥地）：我還污衊了你們？你以為我們這般大張旗鼓，是沒事找事嗎？
・沉寂
・我在黑暗裏轉動佛珠
我（再度試探）：可否借把括鬍刀給我？
聲音（取笑地）：怎麼？想一了百了？
我（不解地）：咦？哪兒話，我怎會想不開，只是好幾天沒修臉了，想趁著公安出去的時候稍作修適罷了。
聲音（又是冷酷地）：算了，你不要節外生枝罷。
・公安閃了進來，順手將燈打開，將門關上

・我不適應強烈的燈光，連忙用手遮著眼睛
・手上的佛珠在光束裏晃動
我（不輕易放棄地）：您放心罷，我不會做傻事的。
公安（喘息方歇地）：拿刀片？拿刀片進來要呈報的。
我：這還要上報啊？
公安（討好地）：怎麼不要？你當這兒是啥地方？
聲音：你就算了罷，回家去再整理。
我（挑釁地）：怎麼？不准？安全考量？
聲音（不耐煩地）：就算是罷。
我（無奈地）：這真是從何說起？咱還沒被定罪罷？您怎可將我當作犯人來看管？
聲音（辯解地）：沒人當你是犯人，這兒一結束，你就可回去了，不急於一時嘛。
我（期盼地）：回去括可以啊，但是您甚麼時候放我走？
公安（氣勢凝人地）：甚麼時候審完，甚麼時候走人！
我（欣喜地）：審完就放？……那好罷，咱也不休息了，這就開始罷！……剛剛說到哪兒了？
・佛珠在光束裏晃動不停

佛珠晃動捲起千層色彩
・佛珠晃動出雲堆層疊
・雲堆裏嗡聲連連
・雲層裏散射出耀眼光彩

縣委大院

・旁白（在佛珠的轉動聲與雲堆裏的嗡聲中）：繼續說罷……我得到果老承諾的第二天一早，就捲起手稿與與果老贈與的詩絹，往佟書記辦公室走去

・旁白漸杳，佛珠的轉動聲與雲堆裏的嗡聲加重

縣委大院・書記辦公室

・書記正在看報，一見我進來，即立刻放下報紙，摘下老花眼鏡

・佛珠轉動聲與雲堆裏的嗡聲漸杳

書記（興奮地）：怎樣？有沒有好消息？

我（開門見山地）：佟老，事情不像預想中的順利，很多事都仍是未知數。棘手，相當棘手！

・書記一聽，緊張地坐立了起來。

書記：怎說？

我（深具預謀地）：我已先下鄉看了一下，原來這座寺廟叫雞鳴寺。

書記（沉吟地）：雞鳴寺？名字倒挺雅的。

・佟書記瞇著眼，一邊咀嚼著寺名，一邊掏著香煙

書記：雞鳴寺，雞鳴寺！雞鳴不已，大盜不止，這真是一個好名字！

我：是啊！名字是很不錯，但寺廟裏面可就慘了！

・我接過佟老遞過來的香煙，看著他狐疑的臉龐

我：雞鳴寺前後進一共三院，也不知有多少戶人家佔聚著；寺廟的角落成了廁所，院子內架子四處，炊煙燒飯，環境破壞得竟看不到一絲綠意。

・我比手畫腳地報告探詢雞鳴寺的經過，但略去面晤三位法師的激動

書記（心一寬地）：喔！我以為是甚麼大不了的；這不成問題，要他們搬就是了。

我（不以為然）：佟老，這可能不是像表面上看那麼單純哩。我曾與幾位淘米洗菜的婦人談了一下，他們都說住在以前方丈房裏的，在省部有一個得力靠山，誰都動搖不得的。

書記（顯然不相信有這種人物）：有這種事？

我（經驗老到）：所以這件事不做則已，要做的話，一定先得到省委處，上下疏通一下，把這位靠山擺平，否則說不定得罪了誰，這件事就很難推動了。

書記（迅速作出決定）：好罷！這件與省委交涉的事，就讓我來處理。其它還有沒有甚麼要省委出面解決的？

我（順勢地）：還有一件，我們不能替臨近的縣市白幹；他們窮，咱們縣裏就出錢買材料，其它凡要我們資助的縣市，既然出不起錢，只有請關門的企業出人力。（老謀深算地預先埋下了棋子）這點，佟老可能也要在省委那兒先協商一下。

書記（不太有信心地）：這點應該不是問題，反正付了薪資，總得做些甚麼罷？

我：另外，將來這些住在廟裏的人家搬家、分房的時候，可能要那些虧損的企業提供住房，而且要讓一間大一點的出來，容納那位內部有靠山的人家。

書記（面有難色）：這個……這個可能比較難一些，他們哪有多餘的房子？而且還要大一點的！不過再說了，省委要我做，這個困難再怎樣也要扛下來。

・我不說話

書記：其它的呢？

・我欲言又止

我（心裏暗自盤算著）：省委倘若不管，我想最低限度，縣裏要在這批搬家住戶中弄一棟在三樓比較寬敞一點的房子，以便將來修復雞鳴寺之用。

書記（瞅著我）：有這必要嗎？……再說罷！

我：其它的牽連較廣，有的非常複雜，要與內部各部門慢慢協商，才能定奪。

書記（沒耐心起來）：不能慢了！我一定要先有一份報告呈報省委。

我（未雨綢繆地）：我知道，佟老，這兩天我一有空，馬上打草稿寫報告，只不過這個計劃案牽涉到我們這兒的人員，不能不先瞭解一下。

書記：這個容易！立刻召集會議，全部都叫來問一問。

我（欲言又止）：但是……

・佟書記見狀，立刻叫道：「小徐！小徐！」

・我制止不及；徐倩應聲前來，想來在外面已經恭候多時

書記（激動的神情表露無遺）：馬上召集會議，通知所有部門負責幹部通通到會議室集合。

・我用眼神制住徐倩

我（輕聲地）：佟老要不要先去實地勘查一下？下午再召開會議？

書記（一皺眉頭）：你不是已經看過了？有這個必要嗎？

我：看看較好，而且我另有事要私下呈報。

書記：也好！先瞭解一下狀況也可以！（他站了起來對徐倩說）去把車子準備好，妳沒事也一起來！

・徐倩瞄了我一眼，抿嘴偷笑

・我無意一瞥，見她竟是風情萬種，眉梢眼角，一顰一笑，在在撩撥我易感的情懷

芒草遍佈的荒野・縣委座車內

・車子駛出縣委大院

・我抓緊時機

我：佟老，大致來說，修復雞鳴寺可分為兩個步驟，第一是追討被侵佔的房產，第二是全面恢復廟宇的規模。

・書記點頭同意
我（振奮地）：追討房產，牽涉層面廣泛，佟老需打頭陣；恢復廟宇則由我來協調，找一適當人選，擔當重任。
書記（興奮地）：找著了嗎？
我（請君入甕地）：嗯嗯！（停了一下）人選倒是有，而且非常有經驗，相當能幹，又是雞鳴寺住持宗慧大師的入門大弟子。
書記（欣慰地誇讚著）：喲！你挺神通廣大，短短兩天之內，居然給你找到這麼一號人物。
我（欲擒故縱地）：佟老，找是找到了，人家可還沒答應幫忙哩！
・一股涼風隨著徐倩在前座打開的車窗，把車內的烏煙瘴氣吹得一乾二淨
・書記與我見徐倩捂著鼻子，趕緊把香煙弄熄
書記：怎麼？跟你鬧矛盾？
我：跟我倒沒甚麼矛盾，但是不知怎地，他與縣府裏的人這些年來一直有些疙瘩。
書記：喔！嚴重嗎？
我：說嚴重相當嚴重，但如果我們小心處理，也未嘗不可大事化小，小事化無。
・書記點頭稱許
・我知道他待人處事一向有息事寧人的忠厚態度，於是便把正題輕巧地帶入
我：這裏面牽涉到文革時代，在咱們縣裏發生的一件事。
・徐倩聽到文革事件，在前座豎耳直坐
我：那時亂哄哄地，佟老也是四處奔忙，可能屬下並沒有機會稟報。（我看看徐倩，再看看佟書記；只見倆人全神貫注）或許大家不以為這是多了不起的一件事，所以日後也就淡忘了；（直搗黃龍地）但這位雞鳴寺的大弟子到今天都耿耿於懷，認為縣委不知體恤民情。

書記（關懷地）：我不知體恤民情？喲！這從何說起？看來我們需要溝通一下。
我（黯然地）：唉！這個故事說來話長，不過簡單地說，咱們縣裏的人把雞鳴寺的一塊宋朝石碑搬走了，到如今不知去向。
書記（驚異地）：石碑？宋朝的文物？（坐直了身軀）我怎麼不知道有這件事兒？
我（既輕巧又推波助瀾）：是啊！是宋代的古董；大概不是有意隱瞞，只是大家都不知愛惜古物罷。
・徐倩見事不關己，就吁了一口氣
徐倩（輕鬆地插了個嘴）：都這麼久了，誰還記得啊？
書記（臉色陰暗地）：那就難怪這位同志無法釋懷了，自己廟裏的古董給縣委搬了出來，誰能順暢？（臉色板著，悶不吭聲，然後乾咳了幾聲。）下午我來問問看，究竟是誰自作主張，把這樣的古董給搬出去。（頓了一下）多大的石碑？
・我伸手一比
書記（驚訝地）：這麼大？這麼大的一塊石碑少說也要好幾千斤，誰這麼有本事？能藏到哪裏去呢？
・我跟著介紹了果益師兄與雞鳴寺以前的種種事蹟
・我打開果益師兄的詩絹，佟書記一見，兩眼發直
・書記讀了數遍，一直頷首稱許詩詞的意境甚高
・我不斷地在旁讚美果益的有才韜藏，而且似渾金璞玉地謙充有禮
・我感嘆果老在七十高齡，仍是學無閒斷，而且如流水行雲地處世無礙
・我暗示著他們兩夫妻一向為鄉黨所仰望。
我：佟老，不止這樣，果益兄嫂常私下替羣眾解決爭執不下的糾紛，儼然為百姓的楷模。
書記（大為景仰）：真不知在我的縣裏還有這麼一位人物！
雞鳴寺外小鎮・縣委座車內

・他迫不及待地交代我早日安排會晤的機會來認識果老
・車子還未到雞鳴寺，佟書記對它已經興致昂然
雞鳴寺・寺外泥地
・車子一到，書記一馬當先
・書記在寺廟外四下觀看，而且事事詢問地相當仔細
同（雞鳴寺）・寺內景觀
・書記每碰到水槽邊、走道旁的髒亂嘈雜，就停下腳步來指指點點
・書記逗留在四臥沉穩的石龜後，望著那丈寬的深溝：「石碑就從這兒搬走的？」
・我默然點頭，徐倩在旁似笑非笑地抿著嘴
・書記一言不發，瀏覽全寺
同（雞鳴寺）・寺外小鎮
・中午時分，出得廟來，在小鎮的麵館吃中飯
・佟書記默不出聲，只顧蒙著頭吃麵
・書記唏唏呼呼地吃完麵後，抬起頭對徐倩指示著
書記：下午三點開會，一個都不得缺席。
縣委大院・縣委辦公室
・午休過後，徐倩向我借了果老的詩絹，興致勃勃地模擬起他飄逸的書法
・我看看沒事，就在徐倩的辦公桌上整理手稿
・佟書記一直都不太說話，躲在辦公室裏面寫東西
・三點還差十分，他一反過去一向準時到達會場的習慣，要大夥兒跟他一起先去

同（縣委大院）・會議室
・書記一進會議室後，就一言不發地坐在他固定的位子上
・我也照慣例，坐在他的右手邊，把一些資料拿出，照順序擺好
・徐倩叫老陳先去倒了幾杯茶
・徐倩從櫃子裏拿了一包紅塔山出來，然後坐在佟書記的左手邊
・三點還不到一點兒，走道上就聽見嘈雜聲響幽幽渺渺地往會議室傳來
・總務組小王的聲音先傳來：「佟書記最近怎麼了？怎麼老是眉頭皺得緊緊的？」
・隨著傳來喀喀的腳步聲
・主計室的小胡高八度的聲音傳了來：「是啊！山雨欲來的前兆罷。」
・再稍遠一些，低沉的老朱的嗓門聲：「我看開完了這個會，謎題就可解開了。」
・同是主計室的老謝跟著說：「希望不是太棘手的事。」
・小王嘻笑地說：「當然啦！他不好過，我們會好過嗎？」
・到了會議室門口，嘻笑聲嘎然止卻
・大家探頭進來，異外地看到佟書記已經坐在位子上，趕緊魚貫入座
・佟書記也不與大家打招呼，面容凝重地坐著
・大家不明究理，於是都收起嘻笑的態度，相互傳遞著香煙
・一時此起彼落，隨著火苗，室內頓時煙霧迷漫
・三點過後沒多久，腳步雜沓，又陸續進來了四、五個人
・佟書記四下環顧一週
・書記從口袋裏掏出一張折折皺皺的紙條
・書記清了清喉嚨，字正腔圓地來了一段大義凜然的開場白

書記：最近中央的宗教事務管理部門下達了國務委員的指示，要各省縣幹部全面正確地執行黨的宗教政策，依法加強對宗教事務的管理。他們明文指示，各地要把宗教工作納入地方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中，進行長期計劃；要充分依靠廣大信教羣眾，與愛國的宗教界人士，使宗教工作邁上新臺階，這是黨的九五計劃與今後十五年經濟社會發展目標。

・他停了下來，再度四面環顧，這時同事們已經開始交頭接耳

他（咳了一聲）：等等！我還沒說完！黨的宗教工作總的形勢是好的，宗教領域穩定，但必須要嚴加防患，不得有利用宗教干預行政、司法、婚姻、教育與社會安定等等非法行為，特別是利用宗教進行分裂祖國的陰謀，我們要堅決依法打擊。

・書記停了下來喝茶，四面一時闃然無聲

・書記放下茶杯，往後椅靠了一靠

書記：為了徹底執行中央的宗教政策，以及為了便利佛教徒聚會，加強佛教活動場所的管理，我決定把修復雞鳴寺，當作今年三大工作任務之首。

・各人面面相覷，有的人更是不知雞鳴寺在哪兒，一時鬧哄哄地

書記：肅靜！肅靜！（敲了一下桌子）今天我們開會的目的，就是要就這項業務，研究當前的局勢，檢討可能的行政缺失，以及提出解決的方法。

・眾人四下相顧一眼

小胡（搶先發言）：這不太對罷？全國都在推動改革開放，怎麼我們倒把這種利益佛教徒的無關緊要的事情，擺在第一位？

老陳（嘻笑地）：平常看你蠻靈光的，怎麼現在就鈍了起來？（啐了一聲）改革開放與恢復雞鳴寺是同一件事啊！真是開不了竅嗎？

小王（糊塗地）：同一件事？這是賣弄甚麼玄虛呀？

・小王伸手抓了擺在桌上的那包香煙，倒了一把出來，四散地發著
小王：喂！小徐！妳別在那兒偷笑啊！提個頭嘛，一頭霧水的，哪弄得清楚啊？
・佟書記拿了根香煙起來，將個香煙屁股哆哆地在桌上敲著，然後捏了一捏，把前面空出來的紙捲給撕了去
書記：小徐，妳口齒清晰，就告訴他們罷！
・徐倩不好意思地清清喉嚨，就把省委與縣委的雞鳴寺計劃從頭到尾地說了一遍
・徐倩口齒伶俐，加油添醋地把個修復雞鳴寺計劃，說得有如一樁國家重點工程
・徐倩娓娓地說完了，眾人四下觀望，一時無語
・老朱噓了一口氣
老朱（恍然大悟地）：唉呀！原來如此，妳怎麼不早說呢？
・低沉的聲音劃破了一室寂靜
・老陳舉起了被香煙燻黃的手指，在空中搖搖晃晃，指指點點，有若舊時紅衛兵揮動毛語錄一般
老陳：好主意啊！真是高明的一石二鳥之計！最近我也聽人家說，這些信教的發起癲來，可真是狂熱得很！偏偏他們又都有錢，那麼我們為甚麼放著藉古廟發財的機會，不狠狠撈一票呢？
小胡（起鬨著）：是啊！慷慨解囊是佛教徒的美德呢！
老謝（興奮地）：只要有法子和海外的法師搭上了線，我看就吃不完了；你們曉不曉得，一個出名的法師登高一呼，這些教徒簡直不把錢當錢看。
小王（應聲答著）：是啊！一些大一點的廟裏，幾個月內收了幾億的捐款，比一些國營工廠還賺錢，幹嘛不弄？反正海外的人要看甚麼，我們就給他們看甚麼。
老朱：說得是啊！修成之後，也許雞鳴寺成了全縣最賺錢的企業也說不定！
・老朱在議論紛紛中說著傳聞；一時眾人對縣委的百年大計歌功頌德起來

•佟書記見大家七嘴八舌地說個不停，就提高了聲音用力地咳了一下，眾人自動地靜聲凝聽
書記：嗯嗯！這也是件不得已的事，前一陣子我們補貼破產的企業員工，被省委罵得要死。這次更是交代下來，以後虧損的公營企業要自己想法子來彌補虧空；不止這樣，他們還要我們薪資照發。我們又不是印鈔票的，哪有辦法變出那麼多錢？所以只有出此下策了。希望各位到外面去不要亂說，這並沒甚麼光采，只要記得咱們是在執行中央的宗教政策就行了。
老陳（安慰）：佟書記，您也不需要太覺得過意不去，先甭說上面壓得緊，這其實真是一條不花本錢的活路！我們都知道佟書記一向照顧大家的生計，為了嗷嗷待哺的下一代，有時也顧不得那許多了。
書記（眉頭一皺）：話是不錯，但是不要挑明地講，更不准到外面去講，大家心照不宣。各位一定要記住我的話，不得放出任何風聲，讓羣眾或國外的記者知道。
小胡：那萬一羣眾問起來，怎麼一下子要砸，一下子又要蓋了。我該怎麼回答？
書記：這個一定會有人問的。你們就說以前文革時砸廟是一樁錯誤的行為；現在改革開放，國家富裕了，中央為了要落實宗教政策，所以全面協助恢復所有的寺廟。
•佟書記胸有成竹地說著，卻意外地發現大家都沒有了意見
書記：不管誰問些甚麼，這是上面的指示，要把它當作第一工作目標來進行。大家要警惕一些，雞鳴寺的狀況相當不好，傷痕累累，樑柱倒塌，佛堂荒蕪，佛像砍首，石碑雕畫均被砸爛，慘不忍睹。
（語氣沉痛地）明天你們全體抽空去看看！
老朱：全體？這麼勞師動眾啊？
書記：我怕你們一個一個分批去不太好，萬一碰上以前被整肅的，可能有不必要的誤會。（幽幽地）是罷？以前你整人整得七葷八素，不知留點餘地，現在又跑到人家的廟裏去指兵點將，太過招搖了。
•佟書記大概想起那段文革往事，一時不願多說
•書記看著大家似乎受到感染，於是抽了幾口煙

書記：去的時候，知會一下縣長辦公室、公安與鄉鎮委員會，要他們也派人前去。各部門都要配合，廣告宣傳方面一定要做好，不要忘了講這是配合中央的改革開放政策以及落實宗教政策。

・四下出乎意料地寂靜，沒有人發言

書記：我們也需要開始著手佈局來準備住戶遷移的問題。老謝負責組織一下，原則上我想將寺廟外的工廠佔地首先收回，然後儘量勸退住戶；不成的話，看看能否仿照唐山大地震後策動的組合家庭模式來推動。

・小胡與小王飛快地記著筆記

書記：倘若再不成的話，只有先在我們自己縣裏的單位裏面找空房，然後到鄰近的那些破產企業裏面看看有沒有辦法塞一些人家。（陷入沉思）進行這些事情切勿打草驚蛇，引起羣眾的猜忌，時機成熟後，我即召集有關部門開會協商。

老謝：佟書記，遷移之後，我們準備怎麼個修復法？要花多少錢呢？我主管縣裏的預算，不能不先問一聲。再說，您剛才說，佛頭也被敲掉了，這總不可能找個水泥匠一個個地給補回去罷？

・佟書記默不作聲

・我趁著這個空檔，進一步地把腹稿講了出來

我：預算永遠都是我們最大的困難，但我來說一個故事，也許可以讓我們明瞭，事情開始以後，諸項因緣自然會慢慢地聚合。

・我停了一下，卻見徐倩明亮的雙眸瞬不轉睛地盯著我看

我：你們知道北京郊外的雲居寺罷？據說寺廟開始修復不久，有一天，美國來了一個信徒，看到雲居寺內到處充溢著石碑，暴露在外日曬雨淋，慈悲心一發，回去後募捐了一百萬美金來建造寺廟，以免石碑暴露在外。你們想想看，蓋個儲藏石碑的地方就花了一百萬美金。

小胡（吐了吐舌頭）：一百萬美金？

老朱：照啊！我說教徒是不把錢當錢看嘛！

• 老朱叫著；一下子又是七嘴八舌地說個不停

• 我環顧四周，感覺氣氛又再度熱絡了起來，就逐漸地將石碑事件引爆了出來

我：是啊！石碑！誰會料到這個石碑會這麼珍貴？

書記（冷不防地丟下一句）：石碑？咱們好像也有石碑罷？小胡！

• 小胡猛地被一叫，嚇了一跳，愣愣地看了看四週，見各個人望著她

小胡：石碑？是啊！我們是有好多石碑在廟裏。是罷？老陳！

• 老陳一時不知應說甚麼

老陳：有啊！是有好多啊！

我：前兩天我到廟裏勘察的時候，在一家住家內找到這本縣誌。根據這本縣誌……

• 我揚了揚手中的線裝書

• 書記伸了頭過來

書記：縣誌？（似笑非笑地）好哩，我竟然不知道咱們這兒還有這種舊社會的東西。看來咱們的政策也不是執行得很徹底。

• 書記眼光一掃，幾個對望一眼，噤若寒蟬

我：佟書記說笑了，該出爐的，時間到了，慢慢都會出爐。中國的文化怎麼可能燒得光呢？（笑笑）老陳講對了，這本縣誌上也說，廟裏以前收藏有很多名家雕刻的石碑。

書記：那好極了！不管刻的是甚麼，也不管是甚麼朝代的，只要是古代的石碑就成！（興奮地）快去搬出來，海外的教徒愛的就是這些石碑，而且是越大的越討好！

老謝（不經意地）：沒有大的了！上次縣裏為了響應省委的興建公園計劃，稍大一些的都給拿去舖路了。工務隊裏還剩下一些，但都是些碎的了……

書記（瞪著眼吼道）：舖地？荒唐！把古代文物拿去舖路？誰叫你們這麼做的？

老謝（委屈地）：這不關我的事，我只是照上面的指示做！（喃喃地）唐朝佛經都可拿來當草紙、揩屁股，幾塊石碑又算甚麼？

・眾人一時面面相覷

我（打著圓場）：佟書記，現在也不是追究責任的時候了，先想法子把它們給恢復起來。

書記（疾顏厲色地下達命令）：我以後再來算這筆帳，現在你們給我四處去尋找，只要是從雞鳴寺裏弄出去的，通通給我登記起來。

我（頓了一下）：另外這篇報導說，雞鳴寺的鎮廟之寶是一塊一丈多高的石碑，上面刻有大勢至菩薩的圓通章，而且還刻著大勢至菩薩的像。

小王：鎮廟之寶？

我：不錯，這篇報導還說，鎮廟之寶不在，雞鳴寺就不可能興旺。如今我們最大的問題就是這塊鎮廟之寶現在不知去向了。

・我鬆了口氣，總算將石碑導入了正題

老謝：甚麼鎮廟之寶啊！我看看。

・老謝抓了縣誌過去，摘下眼鏡，瞇著眼睛看著圖片

老謝：就是那塊石碑嘛！

書記（急切地）：你知道啊？好極了！現在這塊石碑藏在哪裏？

老謝（慢條斯裏地）：那塊石碑嘛！（擦著眼鏡片，慢條斯裏地）上次修建人民廣場後大街公共廁所的時候，正巧缺水泥，等著驗收，情急之下，有人建議我來廟裏找塊現成的石頭，我就交代下去，去借用這塊石碑一下。後來大概是太重了，撿查完後就沒有人願意去運回來，所以驗收完了，就這麼給一直用著。

・大家凝神傾聽；徐倩卻在一旁跟我眨眼
書記（不解地）：人民廣場後面的廁所？這不是我去驗收的嗎？怎麼有菩薩的像我會沒看見？
老謝（無奈地）：就是怕您發現，知道您不會進去女廁所，所以就給安裝在女廁所那邊。
・書記大怒，拍桌而起
書記：唉呀！你們怎麼這麼胡來，把菩薩的像擺在女廁所裏面？
小胡（皺著眉）：這可奇怪了，我用這間廁所少說也有一百次了，怎麼從來沒看見過甚麼菩薩像？
我（驚訝地）：怎麼？不見了？
・徐倩眨著眼，暗示我不要再說下去
我（假裝不解地）：被偷了？這麼大一塊石碑怎麼會被偷呢？
老謝（著急地）：唉呀！不是被偷啦！我想是因為石碑太重，與水泥聯結，有了裂縫，就倒了下去，掉到毛坑裏去了，反正驗收完不久，我就聽說有人又重新砌了一牆。（好不容易交代清楚）那時大家對宗教都是刻意地污辱與醜化；我心想事不關己，少插手為妙，所以也就一直沒去追究。
・佟書記一言不發；眾人機警地發現事情比想像中的嚴重，也不敢多說
書記（喪氣）：掉到毛坑裏？這下子我怎麼向省裏交代？（臉孔青青白白地）挖起來！給我挖起來。
・書記說完，怒氣沖沖地推開椅子，一聲不響地走了出去
・書記走到門口，又回過頭來
書記：所有工作暫停，先把石碑的問題解決！小徐妳跟我來！
・徐倩忙不溜地站起，卻不忘在經過我的座位時，由背後戳了我一下
徐倩：你沒看見我跟你眨眼嗎？怎麼？唯恐天下不亂呀？
・我轉頭看見她又是嬌嗔又是玩笑的樣子，嫵媚豔麗，竟然癡了，忘了回話
・她見我直勾勾地盯著她看，就眼波一掃

徐倩：討厭！又是那副書呆子的樣子；看我不跟雪兒講，好好地搥你！

果老住宅

・天清月明，四野清麗

・我向晚時分再到果老那兒覆命

・我一進了門，大氣尚未喘定

我（大聲地嚷著）：果老，我今天太高興了，真是大快人心。

・果老笑盈盈地迎著我坐下

・我比手劃腳地將白天的精采片段，撿重要的說了一遍

果老（息事寧人的樣子）：老弟，適可而止罷！不要事情鬧大了，適得其反哪！

我（果決地）：不！果老，這件事我打算讓它鬧大，最好驚動北京的佛教協會，或中央的宣傳單位，才能大有作為；我一輩子怕事，活得窩窩囊囊，這次我要把事情鬧得轟轟烈烈！（英姿奐發地）每次我腦中閃動著三位法師清瘦的身形，我就頓覺英雄氣慨，責無旁貸。

・兩人相談甚歡

我（興之所至）：我好久沒作詩了，現在想作一首。

・果老聞言忙取出一絹，我即揮筆而成：

紅巾方卸小將衣　忽見商賈媚戎夷

閭里無產萬戶倚　百衲虛垂千家憶

・果老沉吟

果老（拍手稱許）：老弟確是才高八斗，真是委屈了你，在這個偏遠的舒城縣當差。（抬頭看看我）真是太妙了！你那天拿了我一首，今天老哥哥厚顏，就把這首詩給留下了。怎麼？不會捨不得罷？

我：哪會？大不了，明兒再揮筆就是！

・倆人舉杯互笑

縣委大院

・翌日，朝陽明麗，白雲卷舒

・佟書記一早即驅車前往合肥與省委洽談

・徐倩拉著老陳四處拜訪鄰近鄉鎮的工廠，安排人手前來人民廣場集合

・我則在辦公室壓陣，起草擬寫報告

舒城縣・人民廣場

・過了一個禮拜，有一天早上，趕著上班的人潮剛過，鄰近縣市的待業員工麇集人民廣場，黑壓壓地來了一堆

・佟書記親自督陣，數了數人頭

・書記要一干待命的員工分成七組，每組均有十五、六人

・隨即書記一聲令下，將全市分為五區，要五位親信幹部各帶領一組，踏遍大街小巷與四處的公園，將所有從雞鳴寺移出去的石碑，不分大小，一塊塊地找出來，搬至寺前

・書記殷殷叮嚀之後，各組離去

・佟書記再從剩下的三十人派出十人去商借拉肥車，剩下的二十個都是年輕力壯的又分為四組，一組五人

・佟書記囑咐他們捲起褲管，分批下毛坑清洗廁所，打撈石碑

・這一班年輕的一聽要挖廁所，就四下鼓譟起來，抱怨佟書記不甘願分錢給他們，所以把最骯髒的事分派給他們
・鬧了半天，羣情激忿，
・佟書記見壓服不下來，就私下叫徐倩見機解散羣眾，於是四、五輛拉肥車擺在一旁，眾人耗著
・在毫無進展的情況下，未到中午時分即自行散去
・下午徐倩再度四處打電話給各廠的負責人協商
・第二天，幾個廠方的經理也來了，眾人才逐漸被勸服
・糞池難熬，經年累月的積便，弄得眾人輪流頻頻，進展緩慢
・果老的孫女兒就在附近的郵電局上班
・幾天來，果老的孫女兒就夾雜在眾人中間，看著他們嚷嚷吵吵，一進一出地，顯露著一股失魂落魄的神情，四處慌慌張張地尋找，但又不知在找些甚麼
・後來果老的孫女兒就更看到四、五個拉肥的，把拉肥車排了一列，臭氣衝天，黃金四溢，整條街臭哄哄地，行人遠遠地繞道而行
・果老的孫女兒納悶地問圍觀的行人，人人搖頭表示不知
孫女兒：怎麼回事？幹嘛書記親自指揮清理廁所呢？
・待業員工在十月驕陽的照耀下，上下掏撈
・餘夏威力仍存，裏外煎烤，四面更加臭哄難耐
・拉了幾十車肥後，終於淡淡淺淺地見得到黃黃的石碑了
・大家鬆了口氣，紛紛爬出來，躲在樹蔭下喘息
・書記連忙蒙著鼻子走進去觀看，但是從上面也看不見有任何石碑雕刻有菩薩的像
・他冷冰著臉，看了一肚子火

書記（大吼著）：再下去撈！就算要把廁所拆掉，也要把石碑給我撈起來！
・眾人呆到傍晚時分，四、五個人再下去撈，但是撈到天黑也撈不著
工人：沒有呀，哪有甚麼石碑？
書記：沒有？再四下摸摸看，有沒有菩薩的像？
工人：沒有就是沒有嘛！
・工人抬起了臉喊道，卻見佟老像洩了氣的皮球般地
書記：再給我撈，這可是宋朝的石碑啊！
・他望著一張張抬頭張望的灰黃的臉，心有不忍
書記：再撈撈罷！大家的生計可都落在這塊石碑上了。
・工人面面相覷，不知書記賣弄何種玄虛
・工人看到他哭喪的臉，有所不忍，只得再蹲下去撈
・工人撈到伸手不見五指，還是連個影子都看不見
・孫女兒看得心驚膽顫，匆匆地跑了回去
果老住宅
・孫女兒的聲音從樓梯間一直傳了進來
・她跟我打了招呼後
孫女兒（忐忑不安地）：爺爺，出事了哩……
・孫女兒上氣不接下氣地看了我一眼，把要說的話硬是吞了回去
果老：別急，慢慢說，甚麼事？
・果老見她不語卻又望了我一眼
果老：自己人，沒關係的！

孫女兒（如釋重負）：石碑啊！那塊石碑還在嗎？

果老：石碑？

・爺爺起身四處探望了一下，回過頭來故意壓低著聲音，顯然極為鍾愛這位孫女兒

果老：大概還在罷！多少年了，我也沒再去看過，只怕還在原來的地方罷！

我（逗著她）：怎麼？出了事了？

・孫女兒把這幾天在人民廣場的事大略地說了一說

孫女兒：大概就是在找那塊石碑罷！四面臭哄哄，街道又是亂嚷嚷地，我跑得遠遠的，也聽不真切。

我（瞅著她笑）：妳講對了，是在找那塊石碑啊！

孫女兒（驚異地）：咦！當初你也有份啊？

果益（透露玄機地）：他沒份，爺爺怎會得知消息？

孫女兒（恍然大悟地）：原來當天夜裏，就是你偷偷地把消息傳了出來的？

・果老與我相顧一笑，心照不宣

我：不錯！當初我雖然並未署名，但正是我把消息傳出，請求果老立刻想辦法救出這塊石碑。

果老（輕描淡寫地）：我一接傳話，立刻導了幾包水泥，找了十幾位師兄弟，在亂糟糟的廁所工地，以偷天換日的手法，神不知鬼不覺地給調了包。

我：瞧您如此輕描淡寫地說；在那個年代，這個可是驚心動魄的滅門舉止哩。

・孫女兒掩住嘴巴，驚惶地看看果老

果老：瞧你把她給嚇著了。

我（一時感嘆不已）：果老，我看差不多是時候了，麻煩您讓石碑現身罷！這麼多年來，我還不知它藏在何處呢！

果老（摸摸光溜溜的下巴）：妥當嗎？

我（合十懇請諸神護持）：我想這次可保安然無恙！
果老：老弟也真沉得住氣，這許多年來，問都不問一聲。
我：我不想問，也不敢問；我心想，少一個人知道，就多一分安全。反正事情沒有暴露，就表示還是果老藏著，那我還有甚麼不放心的？
我（轉頭問孫女兒）：妳也參與了嗎？
孫女兒（搖搖頭）：我當時太小了，甚麼也不懂。
我（摸摸她的臉龐）：嘻！那妳怎麼會知道啊！
孫女兒（不好意思地）：是我爺爺告訴我的。
我（逗笑著）：是嗎？怎麼個藏法，可否說說看？
・孫女兒看看果老
・果老在一旁頷首微笑
孫女兒（迫不及待地）：你可知道嗎？真是天衣無縫呀！我常常繞過去看，真是一點都看不出來呀。這麼多年來，一條裂痕都沒有。
我（著急地）：唷！說了半天，到底藏在哪兒啊？
孫女兒（抿嘴一笑）：其實叔叔天天都經過那兒呢。
我：咦！是嗎？這可神奇了，真是莫測高深，到底藏在哪兒呢？妳快說罷！
孫女兒（神秘兮兮地）：就在郵電局廣場的圍牆上。
我（詫異地）：喔！怎麼弄的！
孫女兒（頑皮地）：爺爺先用稻草混合著黏土，塗在石碑上面，然後外面以石灰舖上，把它跟其它的磚牆連在一起。這麼多年來，也不見它剝落，否則裏面的菩薩像一定顯露出來。
我（拍手稱許）：是嗎？真是妙絕！

果老（疲倦地）：唉！你不知道，我可是日日擔心呢！深怕有小孩去觸摸，一不小心，一整片都會掉下來的；或許是菩薩加被罷，這麼多年來，也不見有任何示警跡象。

我（安慰地）：果老，功德無量啊！

・我拍拍他的肩膀

我：那麼咱們下一步該怎麼辦？

果老（釋懷地）：等時機成熟，我找一個月黑風高之夜，悄悄地去把外層的水泥敲下來，第二天一定會有人去通報的。

・我們三人俯仰大笑：「妙！妙！」

縣委大院

・第二天清晨一踏入大院

・徐倩興沖沖地拉著我躲在一角

徐倩：找著了！找著了！找著那塊石碑了！

我（不敢置信地）：找著了？（狐疑地）確實是那塊石碑嗎？

徐倩（興奮地）：沒錯！一早就有人來報，菩薩像都現露出來了；圍觀的人越來越多，都說菩薩顯靈了。佟老等不及你來，已經一個人先去看了！（若有所悟看了看我）怎麼？你好像早已有預感似地？

我（一凜）：我哪有甚麼預感！我只是覺得奇怪，昨天散工的時候，都挖到底了，還是甚麼也沒有，怎麼今天一早就有人挖到了？

・我自顧自地往前走著

徐倩（捉狹的神情）：嘻嘻！不是啦！不是在廁所找到的，你想都想不到！今晨天未亮，掃街的人就來報，一早就在郵電廣場圍牆邊，看到一地的水泥與黏土，幾個掃街的人納悶地掃了一陣，才驚異地發覺牆上有菩薩像以及一些看不懂的經文，她們不敢怠慢，慌慌張張地立刻派人來通報。

我（故作驚訝狀）：啊！有這種事？（自言自語地在前頭走著）果老可真是手腳俐落，我才一走，他果真就去將菩薩像給敲了出來。

徐倩（殷切地）：別懵懵地自言自語了。一起去看看罷！我就是等著你來。

縣委大院・我的辦公室

・我走進辦公室

我：好呀！讓我把公事包放下來！（徐倩跟著我進了辦公室）呆會兒咱們先去人民廣場，把那批人給一起叫去，免得他們又跳到糞坑裏去，臭哄哄地又白費工夫。

・我低頭打開抽屜

徐倩（點頭同意）：對！對！虧你想得週到！

・徐倩忽然手支下腮，撐著胳膊在桌上，趨前挨向我

徐倩（輕聲細語）：你恨我嗎？我以前那樣對待你？

・我鎖上了抽屜，略為尷尬地抬頭望她一眼，本想數落她幾句，卻見她櫻桃小口微張輕吐蓮音，甚是迷人

・我一時氣也沒了，只得搖搖頭

我：算了！過去的事不提了！

她（調皮地一笑）：嘻！沒有我，你還娶不成雪兒哩！說穿了，我還是你們牽紅線的月下老人呢！

・我瞪了她一眼，她輕吐香舌，故作驚嚇狀

舒城縣・人民廣場

・徐倩一馬當先，率領著一羣工人

・我們到了郵電廣場，只見佟書記正用水沖洗石碑

・大勢至菩薩像栩栩如生地矗立在草叢中

・佟書記看到我們來，後面跟著一羣工人，不自覺地揮動著水管，手舞足蹈起來
・一時激水四散急噴，工人嘻嘻鬧鬧地散去，又吱吱稱奇地圍觀著菩薩
書記（狂呼著）：看啊！錯不了的！菩薩像！大勢至菩薩像！還有圓通章，錯不了！錯不了！
・佟書記一掃這幾天來愁眉苦臉的表情，繞著石碑歡叫
・眾人見到平時一向頤指氣使的書記，竟然像小孩般地在菩薩像旁邊繞著，也都受到感染
工人（莞爾地開著玩笑）：菩薩可憐我們，早就自個兒爬上來囉！
書記（不在意地）：你們來得正好！
・佟書記明快地指揮眾人前去安排工程隊與起重機
・不多時，工程隊來了
・在領班的口哨吹奏下，大勢至菩薩石碑緩緩地被吊上了車
・果老由孫女兒陪同，遠遠地躲在眾人堆裏觀望
・哇！好不壯觀哩！大勢至菩薩緩步昇天中，只聽聞工頭口哨急促如同嗩吶騷噪，眾人四下圍觀若似迎神拜會，四、五位老婆婆更是跪在地上，口中唸唸有詞
・一股修廟風潮於焉熱熱鬧鬧地上鑼
・在卡車揚塵往雞鳴寺駛去的當兒，舒城縣大力修葺雞鳴寺的消息不脛而走，在安徽省的大小縣市裏四下流傳
・連個數十年沒有如此清新過的公廁，也被眾人津津樂道，歷久不衰
果老住宅
・數日後，果老請我吃飯慶功
・杯箸交錯中
我：您聽說了沒？這下可是鬧得滿城風雨，據說驚動了省委與宣傳局的人員。

果老（露出多年不見的笑容）：聽到了！你幹得好呀！三位法師乍見失落的石碑安然回歸原位，也都非常欣慰！

我（稱讚）：嘿！果老！您手腳俐落啊！沒想到那天我一走，您當夜一聲不響地就付諸行動了。

果老（狐疑地望著我）：我？沒有啊！

我（放下碗筷）：怎麼？不是您幹的？

果老：不是啊！那天孫女兒匆匆忙忙地跑來通知我，我還當著她的面說了你一頓，怪你沉不住氣，才一個晚上，就全給抖了出來。

・他一雙筷子停在空中

我（意外地）：我沒講啊！我那天早上一進縣委大院，就感覺亂哄哄一團，不久就聽說菩薩現身了。

・我有如墜入五里霧中

我：會不會是您孫女兒幹的？

果老（微笑地）：她才沒那個膽哩！

我（驚訝地）：這麼說，那個晚上我們在這兒說著，菩薩那邊就現身了？

果老：看來是這樣的了，或許正巧有人去觸摸石碑罷？

我：這麼巧？早不碰晚不碰，我們這兒談著，那兒就起狀況？太神奇了點罷？這幾年都沒人去碰它，可見得那位置並不是很明顯，真耐人尋味啊！

果老（沉吟半天）：這也不是不可能啊！不過就是理事無礙的顯現罷了，離華嚴的事事圓融境界還差一截呢！

・倆人不覺伸手一握，信心陡然加深。

我（殷切地）：果老啊，修葺雞鳴寺的第一炮，就如此風風光光地打響了，我很欣慰，也很有信心；現在我可以安排您與佟書記見面了罷？

果老（欣樂地）：可以，可以！是時候了！這次我看因緣差不多聚合了，也許我們以後再也不必躲躲藏藏；（沉吟地）但是你我的關係暫時還是不要揭穿，怕臨時有變，你還可有個內應。這次真是孤注一擲，我們再也輸不起了。

・我點頭同意

縣委大院・我的辦公室

・徐倩打電話在錦江飯店訂了一間房間：「喂！聽見沒有？要絕對幽靜，沒人打攪的房間。」

我（欣慰地瞅著）：幹嘛？這麼慎重其事呀？

徐倩（機靈地）：咦？修復雞鳴寺的成敗就在此一舉了，還在乎花點小錢？

我（低沉地）：嗯！書記與果老會面是一件關鍵性的大事，我很高興妳瞭解這一次面晤的嚴重性。

徐倩（玩笑地）：怎麼搞的？看你那副沉重的樣子？

我（擔心地）：我很擔憂，真怕他人倆人一言不合就爭執起來。

徐倩（不確定地）：大概還不至於罷？倆人年歲都那麼大了，脾氣也該磨得差不多了罷？

錦江飯店・幽靜雅房

・書記與果老倆人初見，互道仰慕之心

・倆人喝了茶後，徐倩張羅著紙筆

・果老早有準備，從口袋中拿出一張清單，上列種種事項，細節中有重大原則，圈圈點點，鉅細靡遺

・佟書記非常欣喜地拿出老花眼鏡，逐項審察，而且逐條打勾，又叫徐倩拿出本子登記下來

・書記順著單子，一路唸著：「訂做僧袍、購買香爐、縫製法鼓、修補佛像、繪製畫廊、栽植樹木、整修花圃、翻修迴廊、建立齋堂……」

書記：咦？建立齋堂是怎麼回事呢？

果老（和顏歡色解釋著）：建立齋堂就是要制定寺規，嚴禁僧侶與任何人等在寺廟內殺生，同時不准四處炊煙作飯，只准由齋堂提供齋飯；上了軌道以後，還要研究一個制度，來規範採買、種菜、薪柴與吃齋飯的規矩。

書記（邊聽邊點頭）：其它的都好辦，但是這個吃齋飯的規矩嘛……（沉吟地）就照人民公社的慣例好了，十一點開飯，要羣眾去買飯票，然後排隊領菜，跟大眾食堂一樣，也就不要再來甚麼規矩了；上面的只要聽到有新規矩就要問，挺囉唆的！

果老（冷峻地）：不要規矩？但是，上供呢？

書記（不解的口吻）：上甚麼供？

果老（仍是冷峻地）：過堂呢？

書記（仍是不解地）：過甚麼堂？

果老（一本正經地）：萬一人多，吃不夠怎辦？

書記（坐直了起來）：吃完為止，還要怎樣？

果老（有點嘲諷地）：吃完就沒有了嗎？

書記（不耐煩起來）：喂！果老，您不要盡是說這些沒人聽得懂的話。我（打圓場）：這些細節以後慢慢地再協商，咱們今天只決定關鍵性的原則事項。

果老（轉口替信徒要求著）：好罷！我希望雞鳴寺能隨時開放，供徒眾膜拜。

書記（搖頭不答應）：這個可不行，管理員不在的時候，一切閒雜人等不得進入。

果老（請求的口語）：開放之後，希望能自由免費進出。

書記（絲毫不為所動，神態嚴峻）：不成！一律照中央規定，酌收門票。

・果老顯然有備而來，有的事項點到為止，雖然意見分歧，卻也不加逼迫，一時氣氛融洽，互相敬讓著喝茶。

果老（出人意料地丟下一句）：住持誰當？
書記（不加思索地）：一定得要是國家幹部！
果老（放下茶杯、果敢地）：不行！住持一定要是真正的出家人！其他的和尚，你們要安插甚麼樣的人我不管，住持一定不行，非出家人不可！
書記（斬釘截鐵地）：我不管住持是不是出家人，只要他是國家幹部！
・四人面面相覷，眼看談判破裂，一時場面僵住了
・果老毫不退讓地推席而起
書記（有些過意不去，就轉個語氣）：其實佛教協會現在已經將住持的名稱統一稱為監院。
果老（不悅地）：監院也好，住持也好，反正一定要真正的出家人。
書記（無奈地）：那麼由佛協來決定罷！
果老（毫不妥協地）：為甚麼捨近而求遠？宗普法師就住在寺廟裏，他又是宗慧法師的師弟。（堅決地）宗慧法師是以前的住持，德高望重，現在輩份最高，年高德邵，是理所當然的住持人選。
・佟書記看了看我
書記：宗普法師就住在寺廟裏？怎沒聽見說起？
・書記再看看我，似乎怪我沒將宗普法師住在廟裏的事跟他說
書記（不以為然地）：他恐怕已經年邁體衰了罷？
果老（轉了個口氣）：那由宗普法師指任好了。
書記（絲毫不退讓）：這我不能答應！中央有明令指示，監院一定要由佛協指派。我可以推薦一位，但還是要由他們認可，私相授受是絕對不允許的。
徐倩（戰戰兢兢插了一嘴）：宗慧法師呢？（語調抖顫）他不是以前的住持嗎？……我是說監院啦！
・她看了看佟書記，又看看果老

徐倩：請他出來主持廟務，不是名正言順的嗎？

・果老不語

書記（一個勁地點頭）：這是個好主意！宗慧法師一向為國人所景仰，佛協一定會接受的！

・我看看諸人，感覺到果老的哀傷

我（感嘆地）：唉！宗慧法師在紅衛兵來砸廟的前一天晚上，離奇失蹤，這許多年來也沒有人知道他的蹤影。

・果老悶不吭聲；佟書記知道他難過，於是面容轉趨平和

書記（換個口氣）：果老，我有我的立場，希望您能瞭解。監院一職，我一定儘量要求佛協指派一位能與宗慧法師匹配的出家人出任。好嗎？反正他們指派，是不是國家幹部，我也管不到了。

・果老見佟書記退讓也就不再堅持，場面忽然緩和了下來

果老（喝了口茶）：其他的僧侶，書記也一併請佛協指派嗎？

書記（故作輕鬆地）：不這樣，難道我還能去挑選嗎？

果老（面不改色地）：真要挑選的話，我願意親自上北京面晤每一位法師。

書記（仍舊以輕鬆的口吻）：果老，咱們暫時不說佛協是否允許您這麼做；法師駐院有這麼嚴重嗎？佛協指派的，難道還會是假的出家人嗎？

・書記見果老不說話，有點得意

書記（挑戰似）：照您的標準，要如何才能算是真正的出家人呢？

果老（一本正經）：出家乃將相所為，很多資質是裝不出來的。從外表上看，出家人的儀表要莊嚴，鬚髮要剃除，行止要溫柔，說話要和緩，性情要溫文爾雅，生活要簡樸，而且一切不良的習慣都不能有；內在修為就更不是三言兩語可說得完的，但基本上說，僧侶大多要有一些國學基礎，研究經典才不會成問題。

・果老不厭其煩地給佟書記上了一課

書記（不以為然似）：幹嘛？這不成了舊社會的秀才了？（故打哈哈）算了！外面的僧侶交流，我還是交給佛協統籌處理，省得我麻煩；以前在這兒的僧侶，若有意要回來的話，我就通通交給你來全權決定。

・果老聞言大喜，連忙答謝

書記：您甭謝我了！這次得您大力鼎助，我還得要謝謝您！（面容突然和藹了起來）我不能讓您白出力氣；月薪就以縣委級的待遇委任支付，外加糧票配給，其實也不多，就只兩百多，算是車馬費罷。但是所有的信徒捐款與門票收入，均由縣府收取，你不能擅自作主。

果老（幽幽地）：我自己倒不需要酬勞，但是我希望能有權動用寺廟的捐款。

書記（深深地看他一眼）：果老，動用捐款千萬不行！（面容凝重地）廟產歸縣府管，一切和尚薪資與寺廟開支均由縣黨部支付，所有捐款自然也由縣府收取；這個就不要再與我爭論。（一臉堅決地）這間寺廟在我的帳簿上與縣裏任何一家國營企業沒甚麼兩樣。我希望開放兩年之內，這間寺廟能做到收支平衡。

果老（澄清地）：我並不是想將捐款移作它用，我只是想拿來整修觀音殿與大雄寶殿。

書記（體諒地）：這我知道，但是我自有打算，整修大殿的費用，我也會編入預算。（無奈地）唉！不怕您知道，在沒有一個解決倒閉企業的萬全方案之前，門票收入我打算先拿來解決失業員工的生活問題！果老，佛教徒講慈悲，現在我放著縣市裏面，七成員工兩個月發不出工資，卻把公款拿來建造廟宇，再怎麼說，也是不慈悲啊！

果老（以一種相當瞭解書記處境的口吻）：既然如此，我這份工資就不要發了罷！

書記（仍是體諒地）：拿著罷！我知道您也有困難。

・果老仍想推拒

我（急切中插了嘴）：果老，這是佟書記的一份心意，您可拿來供養師父啊！

書記（傷感地）：是啊！果老，收著罷！這樣我心裏也好過些。（眼眶濕潤地）：唉！文革的破壞，我也一直耿耿於懷，中央政策搖擺不定，大家都是受害人；現在有這麼一個機會，也讓我出點力氣，替大家做點事。（傷感的氣氛凝固起來）我可以給您保證，只要我在這個職位一天，我會珍惜信徒的捐款，善加利用，照顧大家的生活。我的職責不止是這個寺廟，還得維持社會的安定。

・書記斜著身子，從茶几邊伸出右手

書記：果老，您信得過我嗎？

・果老不覺動容，雙手緊緊地握住了書記伸過來的手

果老（誠摯地）：書記言重了！您菩薩心腸，慈悲為懷，我先替舒城縣的百姓感謝您！

書記：好說！好說！（客套地）您自己有沒有甚麼需要我幫忙的？只要我能力所及，一定盡力做到！

果老：沒有！沒有！我們倆老還會有甚麼要求？

我（趁機插嘴）：果老住在鄉間七樓頂層，進出非常不便。

書記：喲！怎麼不早說？這個容易。

・佟書記立刻轉頭跟徐倩叮嚀

書記：小徐，明兒就去找房管局的人談談，看看能否在公園附近找間兩房的屋子，要三樓的。

・徐倩連聲答應；果老堅拒

果老：我們多年蝸居，已經住得很習慣了！

我（著急地搶著話）：昔日深居，或許足不出戶，但現在為了修復雞鳴寺，您可能得日夜奔忙，七樓到底不方便啊！

・果老仍是頑固地拒絕

果老：但是我不想將換房的事與修復雞鳴寺的任務扯在一起。

・我有些痛恨果老的食古不化

我：幫個忙罷！果老！就算您撐得住，可憐可憐我罷，我這一陣子爬上爬下，實在吃不消。

書記（勸慰著）：是啊！閒言止於智者，果老就毋需多慮了罷。

・果老笑了起來，看看我，似乎怪我多事，但也不再堅持

・事情到此告一段落，書記轉而聊起果老的詩詞

・兩人一時惺惺相惜，大有相見恨晚的遺憾

縣委大院

・佟書記與果老會晤不久，收復雞鳴寺佔地的調查工作就悄悄地在縣府裏快速展開

・書記相當投入，對眾人的工作進度盯得很緊，時時要老謝彙報

・我見事情進展順利，於是向書記請命，開始籌集建廟的經費

・省委有言在先，省部沒錢，於是我連續寫了兩封文情並茂的信到佛協，申請撥款

・在大家忙得不亦樂乎的當兒，我意外地發現徐倩卻沒甚麼事情做，整天遊手好閒，四處晃盪；於是我向佟書記請調徐倩，支援募款工作

・佟老欣然答應，於是徐倩又再度發揮她的長才，上竄下跳，廣泛結交舒城縣・大街小巷

・徐倩不止在本縣募款，更是挨家挨戶，到鄰近的縣市去募捐

・我看著她一元、二元地收集，著實心疼，她卻絲毫不在意

・有時碰到好心的老年人，一捐就是一百，她會快樂一整天

・若是碰上外資企業的老板，一出手就是一千，或是美金一百，她逢人便道，雀躍不已

・果老在這幾個月內，將薪資全數移交給徐倩，當作捐款，更是令徐倩感動異常

・侵佔雞鳴寺的住戶果然牛鬼蛇神，成份複雜，一時難以搬遷
・佟書記下達命令，要老謝協調所有的省縣市民委、佛協、房管局與相關企業，分別召開部門會議，要求騰出佔地
・一時鬧得上下波及，人人自危
・各路人馬相互爭執不下數月，仍沒有妥善的方法
・此時，佛協一小筆象徵性的款項也撥了下來，徐倩募款所聚集的捐贈更是累積到了一萬元
・我預估侵佔廟產事情一解決，修廟可立刻開工，於是便叫徐倩停止這種辛苦的募款；她雖然嘴巴說不累，聽到我這麼一說，倒是鬆了口氣

雞鳴寺

・我看徐倩這幾個月來，慢慢地磨鍊得心境平和了下來；於是靈機一動，就帶領她去見宗普法師
・他們幾次相談歡暢，我就找了個機會試探她的誠意，是否願意發心照顧兩位年老法師的生活起居
・她多日相處，見法師乏人照料，正有此意
・徐倩洗盡鉛華，忙進忙出地不亦樂乎，更是自掏腰包，常到市場裏購買法師的日常用物，一有空就往雞鳴寺跑
・果老也因多次捐款的接觸，對徐倩鍾愛有加，這次見她有此機緣，發心照顧師父，更是欣慰不已

雞鳴寺・木魚清幽

・徐倩輕鈴般的笑聲響澈雞鳴寺
・果老的咳聲飄散在迴廊之間

密室

・輕鈴笑聲漸歇，木魚聲漸杳
・佛珠轉動聲漸起，咳聲加重
聲音：說說你與徐倩的關係罷。
我：同志，徐倩與我的關係是私事，您就不要追問了罷……
聲音：我並不想打探你的隱私，不過我想你與徐倩的關係對案情的瞭解會有幫助。
我：於案情的瞭解？
聲音：你不認為會有幫助嗎？
我（轉動佛珠）：我想多少有些幫助罷！
聲音：那你就說說，做個參考罷；否則萬一以後有了疑點，我們還是得提審徐倩。
我（著急地）：好罷，我說就是了，徐倩的質詢就免了罷，同志，一個女孩家……
聲音（計策得逞地）：當然是能免則免，只要你坦白。
我：當然，當然，知無不言，言無不盡……這麼開始說罷……
・佛珠在光束裏越轉越快
・我不自覺地在喉嚨深處發出嗡音

佛珠轉動帶起嗡聲低沉
・佛珠持續快速轉動
・雞鳴寺為嗡聲籠罩
・嗡聲震動空氣散射出柔和光彩

雞鳴寺・寺外街道濘泥上

・向晚時分，夕陽柔和
・徐倩與我在雞鳴寺忙碌了一天，結伴出了寺門。
・倆人一邊走向公車站，一邊不自覺地聊起佟書記來
徐倩（忽然心血來潮）：你知不知道，佟老是李存孝的父親？
・我好似聽見了一件晴天霹靂的事情
・我見她的眼神紊亂波動，好似不怎麼認真
我（不相信地）：啊？這怎麼可能？他們一個姓佟，一個姓李，怎麼可能！
徐倩（好整以暇地）：我就知道你不信！但是，這是真的；我不騙你，佟老是李存孝的養父。（輕聲地）我當初聽到也是不相信。不過這是千真萬確地，不要再加猜疑。（兩眼骨溜溜地一轉）其實如果不是因為佟老是存孝的父親，我也不會由北京自動下放到這兒來。
我（狐疑地）：真的？妳沒騙我？
徐倩（兩眼圓睜）：我幹嘛騙你？你們同事多年，但是你並不瞭解他；你只知道那張大字報把你們的命運連繫在一起，卻不知道那張要命的大字報卻是我與存孝中間的千里鴻溝。
・徐倩清透曼妙的身軀在落日餘暉中搖動，婀娜撩撥
徐倩：我好恨他！他的脾氣硬得跟石頭一般，我只求他稍微軟一點，他都不肯，還教訓我：士可殺，不可辱的傳統中國讀書人的傲骨。
・她見我不說話，有些著急
徐倩（逗笑地）：你們都以為我是領頭造反的人，其實我也只是聽命行事；只不過你們誰也料不到，上面還有這麼一位神出鬼沒的領導人。（回眸倩笑地）他躲在暗處，卻是操縱全局，又巧妙地收買了全團的人；鬥人根本就不是我的本意，但是他卻不讓我停下來。我白天鬥存孝，鬥得手腳發軟，實在不忍心，晚上偷偷地去懇求他為了自身的安全承認錯誤，那麼我就可以理直氣壯地放他一馬。（哽著

喉嚨地）我哪捨得批鬥他呢？他那倔強的眼神，想來就叫我心碎。不料他卻連生命都不愛惜，也不等大家來鬥他，就這麼自己跳進巢湖裏。（她不禁嗚嗚地哭了起來）我（拍著她的肩）：不說了罷！往事不堪回首。

・我默然哀傷。徐倩擦了擦眼淚

徐倩：我得到消息後，痛不欲生；這麼多月來，其實我深深地愛著他，卻又恨他不肯為我受一點點的委屈。

・我見她兩眼紅腫，便輕輕地摟著她

徐倩（無限感懷地）：佟書記那時也自顧不暇，省委不止不准他壓制紅衛兵，還要他聽從這些紅小將的指示。唉！他眼睜睜地看著自己的養子給逼得跳湖，卻是束手無策。（唏唏嗦嗦地）多少年之後，我父親才告訴我，存孝根本只是替罪羔羊，他們真正要鬥爭的對象是佟老；存孝深刻體會只有以他的死才能挽救佟老的性命，於是毅然地投湖自盡……也就是因為倆人的姓氏不同，這一件陰謀才久不為人知。

徐倩（黯然神傷地）：存孝死了之後，我萬念俱灰，便要求我父親幫我調走，愈遠愈好。正巧父親的好友給四人幫從新疆調到了北京當軍區司令，於是就把我調到他身邊當文書。我向佟老告別時，實在沒有想到我還會再見到他，因為那時我總覺得他躲不過這場浩劫。

・我摟著徐倩的肩頭，她順勢地靠著我

徐倩（深怕擾亂氣氛地）：文革以後，所有的人事又變了；父親的好友年紀輕輕，卻因為與四人幫有瓜葛，被勒令退休，我們這些小嘍囉，也就跟著樹倒猢猻散，一個個被東調西調。（輕聲地）我雖然一直在北京城裏，但換了好幾個單位，生活一直都不穩定；可能因為四處漂泊，存孝的影子不僅不見散去，卻是愈來愈鮮明。終於有一天，我聽說佟老還活著，而且也給平反昭雪了，於是就自動請調，回來了舒城。

・徐倩抬起了頭來，如粉蝶戲弄清風般

徐倩：回來後，卻發現你不止還在，更與雪兒成了親。

・徐倩素白纖指一戳我的面頰

徐倩：哼！便宜了你！存孝就沒有你的福氣！

我（一怔）：小倩，找個伴罷！不要再漂泊了！

徐倩：我一個人生活多年也習慣了。

・徐倩垂首斂眉，在秋風颯颯中拉了拉衣領，卻把我推了開去

徐倩：多年蹉跎，沒有緣份，勉強不來的；更何況，佟老一個人也是孤單，需要我的照顧。我不知道這是甚麼原因，但總覺得一切緣份都糾纏在一起。

我（關心地）：妳不離開這兒，李存孝的影子始終存在，妳怎麼可能有緣份呢？

徐倩（瞄了我一眼）：命裏有時終須有，命裏無時莫強求；宗普法師說得好，夫妻無債不來，單身不見得就一定不好，有時反而是一種福氣呢。

我：是嗎？夜深人靜之時，連個談心的人都沒有，妳不寂寞嗎？（嘆息）我每當想起我與雪兒在動盪歲月的相濡以沫，就常感嘆浩劫中苟延殘喘的不容易。

徐倩（落寞地笑笑）：我以前常自半夜驚醒，無由來地想起存孝，一陣傷心難過；皈依宗普法師後，我平靜多了。

我（一時驚喜）：妳皈依了？

徐倩（潔目澄懷地）：是啊！就是兩個禮拜前的事呢。那天你不在，就在大雄寶殿內皈依的；幻如與悟生法師，還有果老，都在旁觀禮呢。（喜孜孜地）但宗普法師私底下跟我說，他不收女徒弟，這是替他師兄宗慧法師收的，他還說宗慧法師與我有一段未完之緣呢。

我（懷疑地）：是嗎？這倒玄了！宗慧師父都已不在了；但是不管怎樣，還是要恭喜妳！

徐倩（落落寡歡地）：多謝你們了，我多年漂泊，現在總算安定了下來；人生聚散無由，行雲浮止，好似自有它的定數。

我（心下戚戚地）：妳真有福報呀。雪兒機緣比妳好，但就是沒有福報，始終不肯皈依；我又說不得她，真無奈。

徐倩（嬌瞋地）：你啊！

・徐倩眼波流轉，又是纖手一指

徐倩：你真是人在福中不知福！雪兒對你多好，她愧疚沒給你生個一男半女，著急得不得了，還跟我協商哩……

我（不解地）：協商甚麼？

徐倩（欲言又止）：不說了！現在不想做了！

我（迫不及待地追問）：協商甚麼？為甚麼不能說？

・徐倩羞紅了雙頰

徐倩：不說！不說！

我（逗笑著）：沒甚麼大不了！妳不說，我回去找雪兒問個清楚；我就說妳在攪舌根！

・徐倩著急了起來，芳華猶存的臉龐閃動著綽約笑意

徐倩：我可沒攪舌根！這是雪兒的意思！（噗嗤一笑）其實我一直就要她跟你明講，這種事也不可能把你綁著上架，怎能讓她一個人乾著急？

・我沉不住氣了，抓緊她的胳膊

我：到底是甚麼事？

・徐倩挽袖拏臂

徐倩：唉唷！疼嘛！輕點嘛！

・徐倩看我又回伸雙手，趕緊躲閃
徐倩：你看！都紅腫了！書呆子，就是不懂得憐香惜玉！
・我作勢侵襲
徐倩：好啦！好啦！我說就是了！（細眉一挑）還不是怕你斷了香火，想找個人替你生孩子。
我（驚訝地）：咦？有這樣的事？
・我鬆開了手，一時惆悵
我：唉！其實我是不在乎的，她倒是一直掛在心上；宿緣未知，有無子嗣，自有深意。
徐倩：女人嘛！心總是軟些，情感也脆弱。
・徐倩看我一言不發，就又靠著我，抬起眼來緊盯著我看，蘭音輕吐
徐倩：我真搞不懂，你有甚麼好呢？為甚麼她會對你如此地死心塌地？差點連我也賠了進去……
・我打斷她的話
我：小倩，人與人之間的相處都是帶著數劫的宿緣來的，只要結的是善緣，見了面，自然就會有幾分好感；雞鳴寺的眾生都不是這一世所結下的緣，所以我們要好好珍惜啊！
徐倩（若有所悟地點著頭）：我醒悟得太晚了，平白造了好多孽！
我：不晚！不晚！一切要等因緣成熟，才能瓜熟蒂落；世事自然得很，造作不得。
・徐倩不知想到甚麼，抿著嘴笑，又把話題轉了回來。
徐倩：你說是你有問題，還是雪兒不能生？
・我踢著路旁的石塊兒。
我：我怎知道？反正樂得輕鬆！
徐倩（故作正經地）：依我看，你是沒甚麼問題的！
我：依妳看？（狐疑地望著她）雪兒該不會把我們閨房的事也告訴妳罷？

徐倩（嘻地一笑）：不說清楚，我怎能答應她？

我（著急地）：但是她不會笨到……

徐倩（一抹璀燦絕美的笑意）：她笨？我看你是聰明一世，糊塗一時；你有沒有想過，上次為了幾件土地開發案，你跟全縣府的人唱反調，情況有多尷尬？（雙眼瞅著）你想你怎能那麼快就被佟老提拔上來？沒有雪兒的策劃以及我的推動，暗中助你一臂之力，哪能讓佟老注意你的見解？單靠你一個人呀，休想！

・我恍然大悟

我（甜蜜蜜地）：啊？原來妳們不是真的與我作對？

徐倩（挖苦地）：雪兒怎捨得？心肝寶貝哩！（調侃的口吻）她設計好了良策，請君入甕，卻又怕你的牛脾氣，不敢讓你知道，實在是用心良苦啊！（揶揄地）真不知你是幾世修來的福氣！你只知道你吃冷飯受委屈，卻不知道雪兒不忍心看你受苦，偷偷地在我那兒哭泣，人都瘦了一大圈。

我（委屈地）：還說呢！她不讓我親近，我怎知道她瘦了？

徐倩（激灩逼人）：說你木頭人，你就是木頭人！難道你就不懂得察顏觀色啊？

我（著急地）：我怎不懂？……（忽覺不妥，便急急轉口）妳不知道啦！我是指夫妻間的事！

徐倩（噗嗤一笑）：我怎不知？雪兒說你蹇驢無策的樣子才可愛哩！

・徐倩逗著我，在泥濘的路上踱著方步

徐倩：嘻！一夜蹀躞到天明，可不好受囉……

我（一時情急）：啊？她說了我甚麼？

徐倩（害臊地）：唉呀！你不要多問，反正我沒嫁過人，弄不清那些臊人的事！

・徐倩忸怩地朝著駛近的公車奔跑過去

・我尷尬地愣住

（以下諸景以場景連續變換、重疊來快速呈現；變景間沒有黑影，節奏加快。）

（旁白或對白僅為點綴。人物聚合，甚至爭執，均帶著無可奈何的業緣牽扯。）

（在一氣呵成的復廟經過裏，低沉的鑼格鐺、砰砰的大鼓、鐙鐙的達瑪拉、嗚嗚的法螺、清脆的磬音、淒厲的嗩吶、突兀的木魚與六字大明咒的梵唱，交相在背景呈現——事情凝滯時，聲音低沉；事情開朗時，聲音清脆；事情棘手時，聲音淒厲；節奏快時，木魚急敲；節奏慢時，法螺低吹；其它的時候均以梵唱貫穿。攝影與美術指導在整個復廟過程的描述甚為關鍵。旁白亦為梵唱。）

（整個復廟經過的畫面為一段如詩如畫的訴說。鏡頭拖滯、遠近或分裂可交相運作。）

影像重疊・夕陽與密室的光束重疊

我（尷尬地）：這樣交代行嗎？

・黑暗裏的聲音：「嗯，還挺羅曼蒂克地。」

我：不好意思，惹您笑話了

・黑暗裏的聲音：「嘿，你不是修行人嗎？」

我（尷尬地）：我呀？……

・黑暗裏的聲音：「是呀！你不是修行過嗎？」

我（尷尬地）：是啊，是啊，修行過的，不過一直都沒有進步。

・黑暗裏的聲音：「嘿，恐怕你是塵緣未了罷？」

我（尷尬地）：是，是，我定力差唄……

影像重疊・雞鳴寺再度清晰

・書記與雞鳴寺住戶多日協商，終於有了眉目
・有一天，老謝在雞鳴寺彙報書記，眾人已分房妥當，於是佟書記即命令所有雞鳴寺住戶擇日搬家同（雞鳴寺）・寺廟大門前・疊影重重
・眾人執行書記命令
・我與果老在廟門口閒聊著，忽見眾人正抬著一件傢俱往外搬
・我們相顧一視，即驅前質詢
・四、五家人全圍了上來，頓時一觸即發，兵戎相見
眾人（咆哮地）：媽的×，房子都讓給你了，你還要怎樣？
我（打著圓場）：喂！同志，講點道理，這是菩薩住所，不是我們要來自己住的。
眾人（尖銳地）：菩薩在哪？我住了那麼多年，也沒見著一個鬼！騙誰啊？
眾人（苛薄地）：是啊！菩薩見不著，活人倒是給你們這幫人吵得不得安寧！
・眾人七嘴八舌地說完，就動起粗來，強行搬運
・果老按住不讓過去，眾人卻將他推倒在地
・果老年邁，登時趔趄踉蹌，歪歪倒倒地摔個四腳朝天，手臂應聲折斷
・眾人見傷了人，不免慌張，丟下傢俱就想走
滋事的小伙子（虛張聲勢地）……媽個X！老子在中央都有人，你這個糟老頭，行將就木，還在這裏神氣活現甚麼？當心老子清算你！
・滋事的小伙子一邊說著，一邊轉身，跑得不見蹤影
・我把公安找了來，維持秩序

・一邊趕緊送果老到醫院去
・果老在醫院裏綁繃帶的時候，湊耳與我協商，設法召集人馬圍堵
・我欣然照辦

雞鳴寺・疊影重重
・一批批屬於廟裏的傢俱都給攔截了下來
・廚具、碗筷，散得到處都是
・有些傢俱雖然給四處分了去，但如今拼湊回來，刷洗乾淨，陰乾，上了漆後，竟是色澤黝亮，渾厚沉著
・眾人嘩然；雖然此舉儉省了很多廟裏將來的開支，但是如此一來，果老四處開罪，成了眾矢之的

縣委大院・訪客穿梭・疊影重重
・此時，在縣府裏，佟書記連日來被大批遊說人員吵得雞犬不寧
・自從大勢至菩薩像被重新安裝回雞鳴寺以後，有關的國營企業負責人即運用各種門路關說，希望能承包雞鳴寺的營造工程
・佟書記一概推託，告知已由果益全權決定

果老住宅・訪客穿梭・疊影重重
・一時之間，果老的七樓住所車水馬龍，爬得眾人唉聲載道
・但又被果老的軟接硬使手段，弄得渾不著力，於是又回頭來找佟書記

縣委大院・訪客穿梭・疊影重重

書記：你們專業，當然是快些，但是建廟不必太快，廢墟留著給海外佛子看，只怕捐款更多哩！

雞鳴寺・訪客穿梭・疊影重重

・果老對走後門一向不假顏色，這次為了省錢，更是決定不發包給承包商
・果老招募幾批工人，再選些可靠的人，輪流監工
・慢慢地觀音殿動工修建了
・廊房也開始彩繪
・幾批工人更是將大門拆除
・換掉門檻
・四天王殿內整片凹凸不平的磚地全部掀起，重新鋪過
・由於工程浩繁，很快地果老發現兩、三位監工疲於奔命，新買的木料、工具更是不翼而飛
・果老連夜寫了幾封信，請求舊識協助
・果老拉著我親訪以前在雞鳴寺的法師們，一一請求他們出山，共襄盛舉
・有的還俗的法師，見果老出面，問明詳情，欣然就往
・有的老年的出家人，喜極而泣，卻也因已被紅衛兵嚇得魂破神飛，說甚麼也不願重操爐灶
・如此多日拜訪，卻僅召集了十二人，於是果老將新血分為四組，輪流分職三殿，監工一事總算定了下來

雞鳴寺・大雄寶殿・疊影重重

・佟書記找果老與我協商，卻見昔日雞鳴寺藏經樓職事的法師自己找上了門
・法師進殿後，膜拜菩薩

法師（羞慚難當地）：果老，我辜負了居士們多年的供養，罪業深重，再也不能出來為人表率……

果老：法師多慮了，浩劫餘生，理應珍惜……

法師：我所有的戒都破了，怎能再接受眾生的供養呢？再說一家老小又嗷嗷待哺，放不下啊！

・法師仍是一臉堅毅之情

法師：有甚麼事需要我幫忙，我當然義不容辭；但昏聵糊塗，只怕愧對僧衣，無法再接受供養。

・法師伸手握住果老的手

法師：我這次來是因為得知果老復廟，非常欣慰，同時也想將我多年來藏在心中的秘密講出來，以免遺憾。

・法師一邊說著，一邊即走出大雄寶殿，順手拿了把圓鍬，帶領眾人往藏經樓後的觀音洞走去

同（雞鳴寺）・觀音洞

・我們魚貫進了陰濕的觀音洞裏

・我們就著頭頂一線天光，看見居中而坐的四臂白玉觀音像兩臂破折，底部碎裂

・四人對望一眼，誰也不想多語

・法師要大家幫忙搬開觀音像，然後移開底座石碑

・法師即著手挖了起來

・幾次換手之後，終於看見一個地洞

・法師領頭走了進去

・潮濕的地洞裏，四週以灰泥舖地，上舖稻草，一箱箱的佛經，整整齊齊地用布包紮著

・我與果老見了，歡欣若狂

法師（面無表情）：這是我在紅衛兵來的前夕，連夜冒死搬運，神不知鬼不覺地留下來的經書；現在就交給果老，供養菩薩罷。

・法師說完，老淚縱橫
・果老一聽，撲地一聲跪了下來，撫地痛哭
・我也跟著跪拜
・師徒三人接著抱著哭成一團
・佟老在一旁也不覺唏噓
・哭過一陣
・我們四人從地窖裏次第搬出層層捆紮的經典
・果老略為休息，打開第一箱，見最上面擺著以前藏經室的目錄，卻意外發現有的經名被藍筆劃去。
果老（疑心地）：這是怎麼回事？劃掉的代表甚麼呢？
・法師搖頭不語
・果老一邊翻頁，一邊唸著
果老（驚呼）：還不少經被劃掉呢！解深密經、金光明經、本生心地觀經、大佛頂首楞嚴經……
・法師仍是悶不出聲
果老（驚呼）：師父寫的雞鳴警策、祖庭事苑與唯識論疏也劃掉了！為甚麼呢？
・法師哇地一聲嚎啕大哭
法師（哽咽）：燒了，一把火燒了。
・法師掩面狂嚎，狂嚎中，昔日情景閃現
法師（哽咽）：是我！是我幹的，我親手點著了火，就站在這兒，望著熊熊烈火，燒去師父多年的手稿，猶如燒著我的片片肉肉。（嗚嗚地）：不止這些，還有木雕佛像，法器聖物，居士們用的早晚課唱頌本子，足足燒了三個時辰；我親眼看著魔頭們四下鑽動，團團圍繞，就著火光，四下鼓譟著敲碎了玉觀音的雙臂。

・我們拍撫著法師的肩頭
法師（哽咽）：燒完後，他們不相信只有這些經典，於是分批套問，希望能從眾人口中拼湊得到蛛絲馬跡；藏經這件事，除我之外就沒有第二個人知道。於是他們就拷打我，但是再怎樣我也說不知道，就這樣才將這些經書保留了下來。唉！在那個時代裏，我無法相信任何人，包括日夜在一起修行的師兄弟們。
書記（故作輕鬆地）：可真險啊！萬一果老這次不出面，這批珍貴的藏經不就永無露面的機會了？
法師（哽咽）：是啊！（幽幽看了看書記）我也是日夜擔心，深怕這批藏經會永遠被埋在地裏，所以我早就寫好了遺囑，把當日發生的事蹟詳詳細細地寫下，藏在地板內，準備等有緣人發掘，有朝一日公諸於世……

同（雞鳴寺）・復寺籌備工寮・疊影重重
・藏經復得事件一過，果老立即重新佈署，調了兩位法師到玉觀音洞裏處理藏經
・果老調兵遣將，要臨近的破產企業支援
・命令輾轉傳達，待業員工終於來了
・待業員工做得心不甘、情不願，屢次抱怨又怠工，更脅迫佟書記陣前換將
・書記躊躇未允，一概拒絕
・果老地位鞏固，如日中天
・搬出去的住戶有如百足之蟲，死而不僵，除了在旁推波助瀾，多方危言聳聽，更加連番四方攻訐，於是光怪陸離的勾當都出籠了
・果老不得已，只含垢忍辱地整天寒著臉阻擋惡勢力
・在這風雨飄搖之時，我也是焦急異常，每日奔走兩地，在縣府裏為果老四處闢謠，安撫羣眾

・在廟裏，我則俯首甘為地唱白臉以緩和果老永遠橫眉冷對地扮黑臉
・鼠輩力量出乎意料地龐大，廟裏於是經常不意期地出現縣委與武警，阻擾工事的進展
・果老與我多日研商，一籌莫展，事情卻是越演越烈，四方流言讓復廟工作不得不停頓下來
・果老痛定思痛了以後，終於向佟書記下了一份最後通牒，自請解除監廟之職，並建議由佟書記負責處理一切，以俾事權統一，命令貫徹
・佟書記接信，把我叫到辦公室，詳細垂詢
・我加油添醋，大嘆縣裏幹部勢力龐大，掣肘干涉，大事難成
・佟老勃然大怒，要徐倩立即召開會議，把幹部臭罵一頓，從此杜絕一切關說
・當夜，書記登門造訪果老在公園邊的三樓新居，懇請果老勉力為之
・果老推卻不得，只得再度仰承督責
・重新上任後，果老感嘆有加
・果老為報書記的知人善任，每日行色匆遽地奔波雞鳴寺與家中，含莘茹苦整軍經武，冀期臨時拼湊的工作人員，能夠派上用場
・這段時間內，果老不止三令五申，稟公執行，而且事必躬親，絮叨叮嚀
・由於自己監工，購物成了一項極繁重的工作，果老為杜絕貪污，於批准購物上緇銖必較，如此眾人沒了油水，自然討伐鞭韃
・宵小之輩說果老性情執拗，不可與謀，更譏諷他一輩子沒做過官，臨死前有一個封官受祿的機會，就不知天高地厚地支使起眾人來
・面對流言蜚語，果老猶若雄藩地矗立著，絲毫不以為意地說：「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就在佟書記與果老倆人逐漸彼此信任的當兒，新的監院來了
・他到了不久，陸陸續續地又到了十幾個出家人，向監院報到

・大家興奮一下子來了這麼多幫手，未料新的監院傲慢恣肆
・一時以宗普法師為首的一派老和尚與新的出家人形成壁壘分明之狀態
・兩派混雜在一塊兒，倒也分不出彼此，只是平時可看出，這一批新的僧侶不似宗普逆來順受，事事積極參與，也常與果老爭執得面紅耳赤
・逐漸地，新人專橫跋扈起來，監院更是明目張膽，結黨營私，把宗普與果老壓在下面
・果老面對新局勢，猝不及防，只能看在眼裏，自個兒生悶氣
・佟書記皺了幾次眉頭，卻也未多說甚麼
同（雞鳴寺）・觀音殿・疊影重重
・書記與果老倆人起了爭執
・果老氣得咻咻不已
・書記卻也是喋喋不止
・倆人一來一往地爭論
・果老吼道：「書記！時代不同了，世風丕變，人心向義啊！」
・書記也吼了回去：「這種話在我這兒說說無妨，在外面講，管你甚麼時代，照樣要殺頭的！」

同（雞鳴寺）・復寺籌備工寮・疊影重重
・藍頭蒼蠅嗡嗡擾耳，四下飛逐
・果老大為疑懼，到處追尋
同（雞鳴寺）・水槽邊・疊影重重
・果老見著雞毛與血跡
・果老勃然大怒

同（雞鳴寺）・復寺籌備工寮・疊影重重

・果老將雞毛灑向書記

・果老指著佟書記破口大罵：「佟若飛！你幹得好事！」

・果老說完拂袖即去

・佟書記低頭不語

・果老走後，工人坐吃山空

・書記見不是辦法，交代徐倩弄一張合肥至北京的臥鋪票

・等了數天，託人買的車票送來了，佟書記輕騎簡服地出發到北京佛協去

・半個月後，佟書記回來，卻是隻字不提

・過了不久，佛協來了公函，將新的監院與一干僧侶外調

・僧眾走了不久，果老回寺，修廟再度復工

同（雞鳴寺）・宗普法師的禪房

書記（欣慰地）：新的監院馬上就要到任了，據說是一位曾經駐錫山西五臺山殊像院的老和尚，僧臘很高，可見得佛協對雞鳴寺的重建非常重視，同時寄以厚望。

・書記心怯地看看果老；果老卻是凜然正坐，一副不可苟協的面貌

書記（興奮地）：我還準備寫封信到佛協，謝謝他們指任監院，同時請趙樸初為大門的匾額題字。

・果老一聽，一時又不痛快起來，揚眉看了看書記

果老：題甚麼字？我們雞鳴寺的法師這麼多，文采筆墨，隨便找哪個都比趙樸初強，再怎樣也輪不到他來我們這兒搬門弄斧。

・佟書記一聽，臉就沉了下來；我趕緊打個哈哈

我：果老，佟書記有他的用意，這不是誰的文采好的問題，這是官場虛應，勉強為之，有時是免不了的；更何況將來我們求助佛協的地方多得很，有一個這樣的匾額，方便不少。

・我看倆人都不說話，但臉色都平和了不少。宗普法師頷首稱許

我：不看僧面看佛面嘛！毛主席的瘦金體匾額到處都是，還不是同樣的道理？

同（雞鳴寺）・宗普法師的禪房・疊影重重

・正說話間，工人來詢

・退下後，果老眼前房門一閃，進來一位步履蹣跚的禿頭老者

・果老跳彈而起

果老：唉呀！若平法師，可盼到您了！

若平（氣喘吁吁）：果老！果老！真對不住！接信就起程，但路途遙遠，又堵在成都兩個禮拜等火車票，真是勞您久等了。

・若平法師向宗普法師問了安

果老（興奮地）：若平法師是峨嵋山伏虎寺的常駐法師，繪製佛像之技巧在大陸可謂無出其右。

・若平法師風塵僕僕地站立一旁

我（異常欣慰地）：我們擔憂多日無人修補佛像，現在總算有了著落。

・正在此時，工人來報，神秘兮兮地說，郵局送來十幾箱的包裹，都是對岸寄來的

果老（高興地）：今天可真是雙喜臨門啊！

我：甚麼東西？十幾箱？

・眾人匆匆地跟著工人出來

・果老走在前面，回過頭來

果老：佛教文物啊！

書記：那好啊！我正有此意！前些日子我在北京時，特別跑到承德去參觀了好多的廟宇，還要了好多臺灣寺廟的住址。（輕快地）他們都說，臺灣很多捐助的機構，都很熱心，只要寫封措辭婉轉的信去要，不論甚麼文物，他們都會寄來。

果老（欣慰地）：英雄所見略同！只是我快了一步！

・書記聽到果老褒獎，不覺心花怒放地顯示著他亦不乏先機

書記（討巧地）：是啊！是啊！我已經叫人研究成立文物販賣部！

果老（猛然停步下來）：文物販賣？人家送給我們結緣，我們還能賣嗎？

・書記見先機倒成了餿主意，一時緊張

書記（結結巴巴地）：怎麼不能？他們富，給得起；咱們窮，只有賣！

果老（頗不以為意）：沒有人會買的，到處都要得到！

書記：外國人啊！更何況也不是每個人都見過。

・書記臉色回轉了過來，又有了頤指氣使的神態。

書記：我們擺著，慢慢賣，反正賣一件，賺一件，也不會蝕本。

・我見果老又要變臉，趕緊拉著他的衣袖

我：是啊！外人怎麼搞得清楚？臺灣不會在乎的！

・果老悶不吭聲；若平法師在一旁，對突如其來的針鋒相對弄得一頭霧水。

雞鳴寺・省委辦公室・縣委大院・場景重疊・影像重疊

・就這樣，書記三天兩頭地跑來，與果老時有爭執，我常是在旁暗捏一把冷汗

・書記見事情進展順利，對果老也就漸漸勗勉有嘉

・慢慢地，倆人協商次數增加，當初意見不合的冷漠就淡了下去

・我看到他們彼此愈發信賴，不覺欣慰異常
・佟書記帶人，不信任則已，一旦信任，常是充分授權，而且絲毫不為強權所逼迫
・這一段日子，佟書記對鼠輩宵小提高戰事層次，在省委對果老的口誅筆伐，也就不加思索一一承擔下來
・眾人見多方阻擾，卻計不得逞，幾個回合下來，逐漸銷聲匿跡
・阻礙一少，事情就更是進展神速

同（雞鳴寺）・大雄寶殿・疊影重重

・一日半夜裏，佟書記與我從省城鏖戰經日回來，心血來潮，就經過雞鳴寺去看看
・寺外天地銀輝，一片平和，未料大門虛掩，一支大鎖斜插在門栓上
・我們心頭訝異，對望一眼，躡手躡腳地推門而入
・四下漆黑，遠處一盞小燈，有如幽靈
・我們照著手電，一路潛行，不覺有異
・忽聞一陣木魚聲清脆有致地傳來
・我們均大感異外，探頭一瞧，只見果老盤腿敲擊木魚，口中唱頌大悲咒，果嫂彈手捻指，四處走動書記：作法嗎？
・我搖搖頭，他一吐舌頭，不敢打攪
・我們觀看一會兒，即悄悄退出
・第二天問及果老

果老：我們搬到新居的第二天晚上，我就帶我的愛人來看了一下。她一進廟門即開始頭痛，感覺陰氣森森，鬼魂遊蕩，於是她決定每天晚上在廟裏唸兩個時辰的大悲咒，超渡亡魂。剛開始時很是困難，

因為多年的殺戮，聚集在這兒的冤魂野鬼實在太多了——有的躲在房裏，四處潛伏，不露面，更不願合作，還搗蛋地摸臉拍肩，不然就是吹滅蠟燭，我們常需與他們說佛法超度他，或不停地唸咒給他聽與之溝通，才逐漸軟化，消逝而去。經過了這幾個月，現在廟裏已經乾淨多了。

・廟裏逐漸祥和起來，好像又回到以前溫馨的樣子

・雖然還未開放，但大勢至菩薩石碑前總是鮮花繽紛，大概眾人聽聞菩薩顯現事跡，膜拜之人就愈聚愈多

・石碑前的銅製香爐，據說是佟書記買來供養的

・書記每次來雞鳴寺，一定先在大勢至菩薩前上香膜拜，然後靜坐一柱香的時間才到裏面視察

・眾人看在眼裏，都暗自稱奇

・他私底下跟我說，雖然共產黨向有明訓，不准黨員信教，但是他卻止不住，因為大勢至菩薩夜夜都出現在他的夢裏。

密室（密室不再是一個審訊處所，而是雞鳴寺的一部份）・疊影重重

・密室與其它場景模糊融合，眾人重疊

聲音（霹靂一聲暴響）：胡說！你造謠！

我：喲，哪能呢？同志，話哪能這麼說？

聲音：你不要污衊信奉唯物主義的國家幹部。

我：我這絕不是污衊；是這樣的，人生似夢夢似幻，夢中有境幻無影……

聲音：你不要耍弄文詞，不過就是日有所思，夜有所夢罷了。

我：對，對，您這麼說就對了，是日有所思，夜有所夢；這種感覺就好比時間給黏在甚麼地方，空檔好像特別長，納悶間，轟地一聲，喧嘩人生又回來了。

聲音：佟書記是革命幹部，絕不會活在夢境裏。
我：您有所不知啊，夢境就是人生，時間總在醒來時開始作怪，認真想想，人生可有一樣是真的？
聲音：我不願在這裏多費腦筋。
我：對不住，惹得諸位深思了
聲音：你不要在這種神怪上多費唇舌。
我：瞧您說的，這可是您要問的。
聲音：我沒叫你說這個。
我：那麼，繼續好罷？……

雞鳴寺・場景重疊・人物重疊

・我見時機逐漸成熟，當下不動聲色地四下複印雞鳴寺的歷史記載
・我分別寄至省市民委與佛協
・我又託省宣傳局寫了一份報告，大談雞鳴寺於宗教史的重要性
・我接著在一堆以中央為首的觀光宣傳中，冠冕堂皇地將雞鳴寺以一個不可多得的古跡，安放在發展安徽省的文化旅遊基礎上，更以振興舒城的人文景觀為由，大力宣傳雞鳴寺的歷史地位
・這個偏遠小縣在地圖上的標籤愈來愈顯著，雞鳴寺的位置也清楚地以紅字印在合肥通往黃山的路線上，與臨近向有儒學傳承之稱的桐城相互輝映
・美中不足的是省部的政工寫作人員，平時宣傳文稿寫多了，大都養成一種說不清的無產階級酸溜溜的味道，更何況眾人不懂佛法，誠意也不夠，於是把一件修葺雞鳴寺盛事描寫得好像一篇企業開發的報導，不然就是把它寫成一篇到處可見的遊記
・我唸來唸去，老覺得這些文章搔不著癢處，於是想寫些東西紀念這一次盛事，同時做點宣傳

- 我多日搜腹無文，急得如熱鍋上的螞蟻，卻也無可奈何
- 我面對佟書記樸實大度的胸懷與果老瀟灑豁達的感染，總有無能為力之感
- 我一日在大勢至菩薩前枯坐，忽而心血來潮，文思泉湧，立即拔足狂奔至觀音殿，抓來紙筆，落筆萬言
- 未料拾來之作非但字字珠璣，句句鍛鍊，而且筆力雄健，擲地有言，全文更是氣象非凡，韻味悠長
- 我狂喜非常，果老讀之，亦嘉勉不已，於是立即託人郵寄至美國洛杉磯的法印寺
- 此文在海內外佛教雜誌刊登，一時佳評如潮，各方勸勉信件如雪片飛至
- 更有甚者，廟尚未修建完成，海外捐款因而意外地迅速累積
- 書記見主管預算的老謝成天笑瞇了眼，就瞞著果老，偷偷把捐款拿來應急，分發給數以百計的失業員工
- 書記安定了員工家小後，心頭雖緩，但每次面對果老，卻總覺得無法信守諾言而惶恐不安
- 我於是就安慰他說：「十方法界每一件事都有它的緣由，因果分明；布施者雖不念布施，受施者卻永承施恩；所以捨受緣起於雞鳴寺，雞鳴寺將來必當承受。」
- 他似懂非懂地說：「但願如此，但願如此……」
- 修復雞鳴寺逐漸成為省部宣傳宗教民主的樣版，一時省委要員紛至沓來
- 省委書記的座車多次在泥濘不堪的車道上弄得污跡斑斑，就大為埋怨縣裏的道路建設太過緩慢
- 幾次跟佟書記提及，他只是不理，終於有一次，中央民政部與佛教協會派員視察
- 省委一急，派了一團工兵，三個禮拜內修成一條筆直的柏油大道，由公車站一直通到雞鳴寺的大門口，門前空曠的泥巴土地，更是舖成一塊平坦的停車場
- 佟書記見計策得逞，即囑咐果老成立接待中心，以新的監院淨心法師、宗普法師與幻如法師為首，負責講解雞鳴寺歷史，同時要徐倩隨時彙報接待事宜

• 佟書記經常陪著賓客同來，每次均要果老陪在左右，常在參觀大員面前亟力推崇果老，為他的殫精竭力大事褒揚
• 慢慢地，雞鳴寺的型態出來了
• 眾人被果老餐風露宿的精神所感召，更震驚於募款的嚇人成效，於是逐漸申請加入復廟事宜，自動請纓要求義務工作
• 企業員工收了雞鳴寺捐款，心有戚戚，暴戾之氣不復已見，均毫無怨言地接受果老的支使清理雜務
• 在如此的一片稱頌之下，復廟不止成績斐然，而且通過報章雜誌的刻意渲染，佟書記與果老的名聲更是如一時瑜亮地震動中央，名噪京畿
• 此時佟書記心思活絡，一舉擴大復廟計劃，將重點擺到寺外，令老謝監督新馬路兩旁的住戶人家，要求各家各戶修理門戶，清潔街口，同時召集了屋主商量在院子內騰出空房，更與公安單位研究租賃空房、招待旅客的規定
• 沒多久，簡單的街道兩旁豎立起來單調平淡的藍色塑膠板，晶晶亮亮一片拼搭，竟與各大城市不知從何時流行起來的看板一模一樣
• 這些歪歪斜斜寫著粗俗的餐飲小酌字號，沒有中國的建築風格，但又說不上是西式的，卻將這沒有一點美感的小街道，襯脫地儼然形成一小商業區
• 此舉雖有利地方經濟，卻引起了公安局的注意
• 公安局具函要求安插安全人員，確保雞鳴寺的安全
• 果老聽後甚不以為然，但也知這項要求連佟書記也無權拒絕，暫不說公安情治單位自成一個體系，公共安全恐怕是任何人都無法承擔的責任
• 不多久，一大批公安警衛就四處混雜於工作人員當中

同（雞鳴寺）・花圃・疊影重重

・書記與果老不知從何處化緣來了一大堆的盆景

・我與徐倩立刻協助搬運

・四人興致勃勃地將盆景搬至荒涼的花圃裏，掘土施肥，弄得灰頭土臉

・兩位身著僧袍的出家人，在廊道裏不忌諱地看著我們種花，一邊就抽起煙來了

僧侶甲（調侃地）：嘿！咱們啥任務都出過，真沒想到這次居然扮演起和尚來了！

僧侶甲摸著新剃的頭，在陽光的照耀下，光溜溜、白慘慘地

僧侶乙（感嘆地）：真搞不清楚，咱們整天晃來晃去地沒事作，出的是哪一門的任務啊？難道要咱們也去唸經啊？

僧侶甲：當和尚就是咱們的任務，你可不要假戲真作啊！

僧侶乙：啥好差事！格老子的！進了廟裏，啥都得忍著。

僧侶甲：是啊！要喝酒、吃肉、抱女人，回家再去幹。

僧侶乙：這個也就罷了，但是一整天不抽煙，可難熬喔！

僧侶甲：再囉嚇，送你去坐監牢，你可不也要熬著！

僧侶乙：坐監也比這個好啊！總不能不讓我抽煙罷！

・倆位僧侶（公安警員）說完漸走漸遠；煙蒂反手一彈，正巧彈到果老的面前

・書記甩掉手上的鏟子，一時就想發作

・果老按住書記的肩頭

我（感慨地）：現在可真是真假莫辨了！

果老（莫測高深地）：就緣起的奧秘來說，這生的身份本來就沒甚麼不同；個人的學佛因緣不就是這麼不可或知嗎？

密室（密室諸人原為復廟的一部份）・疊影重重

・密室與其它場景模糊融合，眾人重疊

公安：嘿！你這是污辱我？

我：真對不住，不知道就是您，多所冒犯了。

公安：你會不知道？當我是傻子？我們出任務有多辛苦，你知道嗎？

我：是嘛，出任務是挺辛苦的。

聲音：同志們要互相體諒，多站在對方的立場，替對方著想。

我：是，是，尤其是在廟裏出任務……

雞鳴寺・籌劃開寺大典・疊影重重

・公安部暑完畢

・省委下達命令，要佟書記籌劃一個盛大的開寺儀式

・書記一聲不響地就交給老謝處理

・老謝經驗老到，不止組織了一羣小學生在街旁搖著旗幟，高喊歡迎的口號

・老謝把中央民政部與佛協，省部宣傳人員、各大報社與中央電視臺邀了個齊全

同（雞鳴寺）・開寺大典・疊影重重

・鑼鼓喧天之間，販賈麇集，雖弄不清雞鳴寺的盛衰興亡，卻也一個個引頸而望

・諸方要員魚貫登上臨時在寺廟牆外搭起的講臺，多方從各個層面引證，把個雞鳴寺的修復，喧嚷成中央的政策落實。

・一旁，監院淨心法師昇座，二十多位法師由宗普與幻如領頭，分兩行次第排列在趙樸初的匾額之下癡立不動，寂靜素穆；金黃色的僧袍閃動在血紅色的桌巾間，有若蓮出污泥，隨風飄飄在鼓浪搖曳裏
・我跟在容光煥發的佟書記身旁
・我見到果老帶領著徐倩與雪兒躲在羣眾裏，一臉清瞿瑩明
・我忽然無由來地感到自己與這個典禮格格不入，不禁嗒然若失，視線逐漸漫漶不清起來……

（以下場景逐漸恢復故事的緩慢呈現——節奏由快速轉為緩慢）

雞鳴寺・籌劃復寺以來首次海陸法會
・日復一日，冬去春來，繁忙的一年就在修葺雞鳴寺的工程紛擾中過去了
・眼見雞鳴寺逐漸修復，大家都很欣慰
・果老卻顯得愈來愈老態龍鍾，清瞿面龐皺紋四爬，背駝了，說話也不再如以前宏鐘嘹亮，聽起來總覺得中氣不足
・果老日以繼夜地忙碌著，廟中眾人時時都聽見咳聲四起，飄盪在迴廊的角落裏省委辦公室・宣揚凝聚海外佛子的海陸法會的重要性
・佟書記此時官運亨通，四處赴會宣揚雞鳴寺籌集外資的驚人成績，廣受褒獎
・書記一鼓作氣，單槍匹馬地排除省委的阻擾，大力推動雞鳴寺修復以來的第一次海陸法會
・在連篇的強力宣傳之下，雞鳴寺的海陸法會引起了全國以及海外佛子的注意
・省委見到曾幾何時，不僅雞鳴寺兩旁的民房早已被預訂一空，舒城與桐城縣裏破舊的旅舍連夜傳出爆滿的訊息，連合肥市專門接待外賓的稻香樓也掛起暫不接受預訂的牌子，一時瞠目稱奇・這麼一來他們見萎縮的地方經濟猶若注入一劑強心針，於是不再阻止，更是鼓勵鄰縣幾家破產企業把以前推出

的中外合資的賓館開發計劃，從箱底翻出，又興致勃勃地喧嚷起來。一時死灰復燃，熱鬧滾滾，幾百畝良田美地又再度遭殃

（以下場景以緩慢節奏呈現）

雞鳴寺。準備首次海陸法會

- 眼看法會近了，宗普法師連夜帶領一干人眾在大雄寶殿裏，準備最後的事宜
- 佟書記、果老、徐倩與我日夜在廟裏奔忙，終於有一天我們見大事底定，欣慰地在亭園內喝茶慶賀
- 四人閒聊一陣，就往寺廟大門款步緩行
- 四人走在階梯口再度回首，隔著亭園，望著大雄寶殿內的燭光波動，人影幢幢
- 四人互握著手，漫步走下臺階
- 走在空曠的廊廡之間，輕脆的腳步應著簷滴聲碎，一時有若空谷般的寥寂

書記（揶揄地）：真要多謝您們師兄弟多月來的日夜操勞。

- 徐倩在一旁噗嗤地抿嘴偷笑

我（尷尬地）：原來佟老早就知道了？

- 書記與徐倩對笑，笑聲迴盪

書記：盡在不言中，盡在不言中！點破就不美了；只是你們的大勢至菩薩騙得我好苦，讓我平白多聞了幾天的糞便。（詭譎一笑）算是我冒犯菩薩的懲罰罷！

果老（乾涸笑著）：得罪！得罪！

- 果老望著廊外柳絲舞風，走出廊道，繞塋撫樹

果老（輕輕一嘆）：真是不容易啊！

・果老仰天望向一落蒼茫天際
果老：我已經油盡燈枯了！
・我一陣傷心，趨前跪了下來
我：多謝果老成全，眾生有幸。
・果老即刻攙扶著我
果老：使不得！使不得！
・果老見我仍是跪著，只好也跟著跪了下來
果老：老弟，功德無量啊！沒有你的穿針引線，只怕我們還沒將寺廟清出來呢！
・佟書記趨前攙扶著果老
書記（浩然一聲長嘆）：唯物誤我一生戎馬，鬥爭毀我一心清明，革命助長爾虞我詐，無產促弄家破人亡；到頭來，一場空，莫若長跪懺拜，菩薩融岩化石，遊子心平氣和，階級豈又奈我何？我安其心於大勢至菩薩面前，連石龜見了都點頭稱許。
同（雞鳴寺）・迴廊
・四人一陣哀傷過後，重新回到了廊道
同（雞鳴寺）・臺階
・徐倩扶著果老下臺階
・書記在旁攙扶，果老忙謝過
同（雞鳴寺）・觀音殿
・四人一邊聊著走過觀音殿
・遠遠地發現壓在石井的大石頭上，端坐著一人，散髮披肩
同（雞鳴寺）・石井邊

・走近一瞧，發現是一個大約七旬的蓬頭垢面老者，一襲破衣，雙目精炯，絡腮鬍滿頰漫爬
・果老一看清楚，甫地即拜
果老：師父！師父！
・我們三人愣在一旁
・我注目千翻，不覺大吃一驚，也甫地而拜
我：師父！
果老：師父！想得我好苦！
徐倩（驚呼）：原來他是失蹤多年的宗慧師父呀。
・書記茫然愣在一旁，不知何適
・宗慧師不語，伸出嶙峋瘦骨的右手
宗慧：起來，起來！我都知道，我一直都不曾離開。
・果老與我同時站起
・眾人狐疑對望，不解卻又不敢問
宗慧：我尚有一件因緣未了，待此一完，自當離去。
同（雞鳴寺）・往觀音殿的甬道
・宗慧語音一落，立即牽著書記與徐倩走至觀音殿的平臺上
同（雞鳴寺）・觀音臺上
・果老與我引頸望著觀音臺
・四周靜謐
・臺上倆人雙雙跪在宗慧法師面前，哭聲哀淒
・宗慧法師雙手撫著倆人的頭頂，嘴中喃喃

• 宗慧輕飄飄抽身而退，下了臺階，渾不著力地飄至石井邊
• 宗慧法師向著果老與我深望一眼，一言不發
宗慧：老衲現在可要走了！
果老（哽咽地叫道）：師父……
宗慧（暗嘆一口氣）：一切莫要強求，順緣隨緣罷。該放下的時刻，切勿抓得太緊，畢竟諸境空幻，早一刻晚一刻都沒多大差別。雞鳴寺的一切就不要太執著了罷！
• 說完即往大勢至菩薩的石碑走去
• 果老與我即刻趨前相陪
同（雞鳴寺）• 大勢至菩薩石碑前
宗慧：要注意若飛，儘量在他走時，能令他沒有牽掛……
• 果老聽著，撲地一跪，我趕緊也跪了下來
宗慧：你們沒事，你們沒事……
• 宗慧法師說著說著，突然轉往大勢至菩薩石碑後，倏忽一閃不見人影
• 我們一跳而起，追了過去，卻已不見蹤影
• 此時，石碑上方紫金耀目，光明普現，整間亭閣上下震動，石龜蠕蠕前爬
• 宗慧舌綻蓮花的詞句在大勢至菩薩的石碑前，迎空飄落，字字清晰：

幽坐石井斷乾坤　靜觀擎天覺曉春
驚聞雞鳴破渾沌　偶掀遮簾窺初魂
古井無波心自忖　石碑高顯照全村
二十寒暑知迴路　不定自定吐芳芬

同（雞鳴寺）・大勢至菩薩石碑前
・詩吟縈縈繞繞，近飄遠盪，最後盤旋在石碑的上方，久不見散去
同（雞鳴寺）・觀音臺上
・書記趴在平臺上，哭得死去活來
・徐倩在一旁拉都拉不起來
・我一見，兩股眼淚順著鼻腔上湧

淚光在詩吟裏凝聚
・近焦距的淚光
・飄逸的詩吟
・近焦模糊，逐漸拉遠

密室
・詩吟在空氣中盤旋
・密室全景。遠景凝聚。闃黑的角落，束光
・我在束光下滿面淚痕
聲音（以省委沙啞的聲音呈現）：我希望你沒有欺瞞！
我（壓抑著哽咽）：我沒有欺瞞呀……
聲音：但是我們相信唯物論！
我：不管是甚麼論，真是這麼一閃，宗慧法師就進入了大勢至菩薩的石碑……

聲音：我無法瞭解這個！

我（哽咽停歇）：我不指望您瞭解，不過菩薩化身千百億，本無定形……

聲音：我只希望知道宗慧的下落！

我（轉動起佛珠）：宗慧法師是大勢至菩薩的應化身。

聲音：他現在人呢？

我：在石碑裏……那石碑真是活的，活菩薩呀，您拜拜看，它硬是活的……

聲音（嗤之以鼻）：我希望你沒有欺瞞！

我：您不信？佟書記在石碑前誠心地膜拜，硬是把宗慧法師拜得現出身形……

聲音（發怒）：我希望你不要把宗慧的蹤跡與佟書記牽扯在一起！在我面前玩甚麼七俠五義的花招？

我：不，不，怎能跟七俠五義相扯呢？

聲音（動氣地）：那就是妖言惑眾！

我（洩氣地）：啊……妖言惑眾？您甭這麼懷疑我嘛……扯哪兒去了？……我只是實話實說呀，免得惹您不痛快……

聲音（動氣地）：那你是故意隱瞞宗慧法師的行蹤！

我：這哪話？哪是故意隱瞞宗慧法師的行蹤？

聲音：那你是知情不報？

我：喲，哪敢知情不報呢……

公安：坦白從寬！你不要不知好歹，更不要諷刺首長。

我：唷！您這可說遠了，我哪敢諷刺您？是罷？

聲音：我們不管你的信仰，只要真實的經過。

我：是真實的呀，再怎麼講，這都是真實的經過嘛。

聲音：只要你不造假就行。
我（佛珠轉動加快）：怎敢造假呢？……

佛珠在轉動裏碰撞
・近焦距的佛珠
・沉穩的佛珠碰撞聲
・近焦模糊，逐漸拉遠

雞鳴寺・首次法會・在雲堆裏鳥覽全景
・沉穩的佛珠碰撞聲在空氣中盤旋
・雞鳴寺全景。遠景凝聚。人影走動
同（雞鳴寺）・首次法會・寺外停車場
・四月八日佛誕日，正值春盛，一早浮雲翳日，涼風習習
・四、五輛大型的觀光豪華巴士停在擁擠的停車場裏，格外顯眼
同（雞鳴寺）・寺院圃徑，寺院三大殿交錯
・四處賓客雲集，喜氣洋洋地走動在簇擁著灰墻紅瓦的亭臺樓閣之間，一時有若往日的香火興旺
・香煙再次繚繞在幽靜明秀與蒼松環繞裏，竟是引人輕縷空思
・我徘徊人羣之間，只見院落裏蒼鬱樹木，扶蘇竹影，夾和著迴廊間的樹聲盈耳，令人聽了滌心洗塵
・四天王殿、觀音殿與大雄寶殿內，到處可見失業員工穿梭於四處懸掛的幔幅之間，勞苦堅毅的臉龐閃爍在光鮮亮麗的織錦綢緞的掀角裏，顯得莊嚴素穆・菩薩前人頭鑽動，爭相供上鮮花與香果，一時顯得滿堂繽紛灼灼，盤果纍纍

同（雞鳴寺）・大雄寶殿・法會
・吉時一到，宗普法師寶相莊嚴地走入佛堂，幻如法師在旁法鼓三咚，四下寂靜
・隨而引磬一敲，維那師喉音一拉，四眾接著即頌起爐香讚
同（雞鳴寺）・大雄寶殿・法會・四眾
・佟書記陪同淨心法師列位在前
・四眾肅穆。爐香讚唱頌持續
・書記雙眼閉上，雙手前伸，竟自合十，行音至香雲蓋菩薩摩訶薩時，卻忽然哭倒在地，久不能起
・果老趕緊從後面人羣中趨前攙扶著他，步履蹣跚地到後面的會客室休息
同（雞鳴寺）・會客室・爐香讚頌中
・書記哭得老淚縱橫
・我與徐倩見狀，立刻跟了進去
・不多時，兩名公安人員尾隨而至
同（雞鳴寺）・會客室・阿彌陀經頌中
・佟書記握住我的肩膀，徐倩在旁
・書記倚躺在果老臂彎裏
・書記傾聽著起伏有致的頌經聲，不覺淚流滂沱
・兩名公安探著頭關心地詢問
書記（哭得氣若游絲地）：真沒想到，存孝投湖的前天晚上皈依了宗慧師父；更沒想到，存孝投湖的剎那，宗慧師父也隱身古井。
書記（氣息漸弱地）：存孝求仁得仁，續我賤命；師父隱身古井二十年，卻只為了引導我這個迷魂。我佟若飛何德何能？何德何能……（聲音突轉哀戚、逐漸狂嚎）

同（雞鳴寺）・會客室・阿彌陀經頌中

・書記哀嚎

・慘嚎之聲到了最後，嘶嘶啞啞，夾雜在佛堂內的梵音迭起，卻若獅吼震耳

・良久，絲絲繞繞的哭聲漸杳

・書記躺在果老臂彎裏的軀體變得僵硬

・忽而書記睜開眼睛，臉上顯露出一種安祥而舒緩的神情

書記：果老，我真高興能成為您的師弟，我走了以後，請將我火化，將骨灰撒在大勢至菩薩石碑前。

・果老哀傷地點頭

書記（乾澀地嚥了一口水）：另外答應我，替我好好經營雞鳴寺，替我照顧失業員工；大家都是失離的遊魂，真不堪等待那未成熟的機緣。

・果老再點頭

・兩名公安人員對望一眼，轉身往警衛班長飛奔而去

佟書記（輕嘆一聲）：又添麻煩了！

書記（轉頭對著徐倩一笑）：我看見存孝了，一身金黃色的僧袍，就飄在彩虹的邊緣……

・我攙扶著滿臉淚痕的徐倩，抬眼望著雲堆

・漠不著邊的天際忽然聚合存笑的身影，猶若身行天際

・六字大明咒的梵音唱誦彷彿融和了清瑩瑩的淚珠

・在透亮的大雄寶殿裏，飄曳，盤旋，越盪越遠……

六字大明咒在梵唱裏凝聚

・梵唱飄盪在雲層裏
・雲層破裂，射出陽光
・陽光逐漸赤烈

密室
・六字大明咒在空氣中盤旋
・全景。凝聚。闃黑的角落，束光
・我在束光下滿面淚痕
我（淒苦、斷續地）：同志，就是這麼一個荒老的故事，佟書記談不上反動，更不是畏罪自殺，只是一個共產黨老幹部晶瑩剔透的情操……
聲音（深沉、老邁地）：唉……
・嘆息聲音裊裊繞繞，歷久不衰，充盈整間密室，與六字大明咒交融在一起
聲音（感慨、沙啞地）：廣邈的心聲呀，曠古的悲腸……
・「腸」字拉長，轉為「阿」音
同（密室）
・束光啪吥一聲熄滅，屋內重現闃黑
・窗外雨聲停歇，屋簷雨滴久久落下一滴，聲碎清晰
・嘆息聲音轉為嗡音，充斥室內
・佛珠再度撥動
・屋外曙光初露
・嗡音裏雞鳴不已……

（劇終）

注：〈這家鄉鎮企業……〉在《大方廣學刊》刊登了一段有若「楔子」的段落以後，受到廣東電視臺的著名導演沈憶秋女士的激賞，詢問我是否能夠將之改編為一部電影劇本。她說，自從《古國悲風》在《央視》開播以來，她就一直在尋找一部「宗教電影」的劇本。我聽了以後很興奮，幾度考量，將小說改寫為一個在密室裏受審的回憶記錄，但不為沈導所接受。真可謂弄巧成拙罷。或許我對國內的政情一無所知，所以不知「宗教」與「政治」掛鈎，在大陸的政治氛圍裏實為禁忌。這個劇本就這樣一直藏匿在沈導的檔案裏，至今沒有下文，但其原文則輾轉在《國際日報》副刊連載了三個月。